







## CONTENTS

### 第一章

神明搞錯了

009

### 第二章

崩毀

194

DESIGN  
TANIGOME KABUTO  
(miscellaneous)

*Character*

紙木咲馬

主角。  
高二。  
朋友很少。

棚木汐

咲馬的童年玩伴。  
在班上人緣很好。

星原夏希

很有活力的少女。  
在班上很受疼愛。

西園亞里沙

說話毒辣。  
班上的女王。

真島凜

有自己步調  
的少女。  
軟式棒球社社員。

椎名冬花

個性認真。  
吹奏樂社社員。

世良 慈

來自東京的  
轉學生。

八目迷 illust KUKKA  
銀荊的告白

第一卷 第一章 神明搞错了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轻之国度 × 天使动漫录入组

图源：拉菲 & 公子夜殇

扫图：公子夜殇

录入：勤奋的懒惰的羊

修图：不会修图的 kid

【mimosa】豆科相思树属与含羞草属的常绿乔木的总称。

花为黄色小球状花簇。

——出自《大辞泉》

「老师有重要的事要说。」

班导师伊予说完这句话，原本吵闹的教室变得鸦雀无声。

伊予老师是个个性爽朗的年轻女性，总是笑咪咪的，对学生的态度就像对朋友一样，很受学生欢迎。

这样的伊予老师，在早上的班会时间突然以严肃的语气这么说，大家当然都会集中精神听她说话。

重要的事，是指什么呢？我脑中闪过各种猜想。

「我要结婚了。」「我要辞职了。」「老师们在男厕发现菸蒂。」

总觉得都不太对。

该不会是那件事吧？我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性。心中充满「希望是那样，但又希望千万别是那样」的复杂心情。

「进来吧。」

伊予老师朝门的方向出声。门被拉开，一名学生走进教室。

「咦？」有人惊呼。感觉得出来全班都傻住了。

我怀疑起自己是否眼花看错，但同时，也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他没有把那件事当成没发生过呢。

&#10045;

时间回溯到十天前。

春天只留下余痕，盛夏气息即将接近的六月中旬。

我一如往常地在固定的时间出门，骑著脚踏车朝学校前进。湿热的空气阵阵地拂过脸颊，应该是不久前下过雨的关系吧。路上到处都是水洼，潮湿的柏油路发出的特殊气味钻入鼻腔。我抬头向上看，青空中仍然零星地散布著宛如污渍般的乌云。

我穿过住宅区，从公寓旁经过，前方是一整片的稻田。柔和的风摇晃著稻叶，运来青草与泥土的芬芳。我轻快地在稻田中笔直的道路上前进。

椿冈是个乡下小镇。到处都可以看到贴了※四叶标志的小货车，时常可以听到某某家讪闻的镇上广播。地方的商店街不只变成铁卷门街，几乎能算是废墟了。新盖的建筑物几乎都是老人日托中心。（译注：日本的高龄驾驶标志。）

这座小镇迟早会只剩老人吧——我事不关己地想著这种事时，从后方超过我的小货车辗过水洼，溅起大量的泥水。

「呜哇！」

我来不及闪避，整条右腿被喷湿，连忙停下脚踏车。

泥水从大腿流到小腿。幸好污渍不太明显，可是应该不会马上乾吧。至于肇事的小货车，已经头也不回地远去了。

我忍不住叹气。这时，身后传来「唧！」的煞车声。

我回头，见到一名和我穿著相同的制服，骑在脚踏车上的男生。这个有著自然卷，看起来很阴沉的家伙，是我的同班同学莲见。

「纸木。」

「干嘛？」

「你的脚湿了。」

「我知道。你不是也看到了？」

干嘛？挖苦我啊？

我不想湿著裤子上学，推著脚踏车走了起来，想在进入学校前风乾裤子。结果莲见也下了车，走在我身边。

「笑死，一早就这么衰。」

「笑屁啊。那条路烂死了，什么时候才要把路上的坑疤填平啊？」

「不可能啦。那条路从我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是那样哩。」

「唉……乡下地方就是这样。」

我忍不住啐道。从以前起，我就很不喜欢这小镇。

虽然是乡下，但椿冈只不过是半调子的乡下。稻田虽多，可是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车站前也算热闹。但是就某方面来说，半调子的乡下比真正的乡下更惨。假如是真正充满大自然的土地，就算生活不方便，也能以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自豪；但椿冈只不过是农地多，离真正的大自然很遥远。空气不怎么清新，也见不到满天星斗，只会养成住在穷乡僻壤的自卑感而已。

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一定要离开这座小镇。

我一面对生长的土地感到不满，一面推著脚踏车前进，离开稻田区。前方是灰色的校舍。

是我们就读的椿冈高中。

我和莲见一起来到鞋柜区。虽然裤子还是湿的，但水痕已经不明显了。

校舍内的空气又湿又闷，而且人多又吵。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已经换穿夏季制服了。

也许因为离班会时间近了吧，大家都急著进入教室。我也得快一点才行。

我朝二年 A 班的鞋柜前进，见到一名有著明亮发色的学生。

呃！我差点发出声音。为了不让那学生发现我，我安静地从自己的柜子中拿出室内鞋，却不小心让鞋子掉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对方发现我，与我对上视线。

「咲马，早啊。」

敲响鼓膜的磁性嗓音。

槻木汐以能吹散湿气般的清爽笑容，向我打招呼。

汐是日俄混血，与其说是帅哥，不如说是美少年。假如他不是生长在这种乡下地方，就算成为模特儿或演员也不奇怪吧。而且汐不只长得好看，运动神经也非常优秀，甚至能参加田径的全国大赛。除此之外成绩又好，不论对谁都很亲切，是无可挑剔的高中生。

可是，我有点不太擅长和他相处。

「啊、嗯、早。」

「咦？你裤子湿了。是摔倒了吗？」

「没有，我在上学时被车子溅起的水泼到了……」

「咦，运气真差。要不要换成运动裤？这样会感冒吧？」

「没关系啦。很快就乾了。」

「是吗？那就好。」

就在这时，我在汐后方发现一名显眼的女生。她漂染过的头发绑成双马尾，裙子短到令人不知该把视线放在哪里。她正朝著这边挥手。

「汐——你在做什么？不快点会迟到哦。」

是西园亚里沙，她今天也把故意把制服穿得很邋遢。她是与汐不同意义上的，我觉得很难相处的对象。

「嗯，我现在就过去！」

汐立刻回应她，「再见。」他对我这么说后，就朝西园那里走去了。汐一走过去，数名學生跟著出现，看来等著他的人不只西园而已。

我沉默地看著与朋友们谈天说笑，渐行渐远的汐的背影。

「纸木。」

突然被叫名字，我吓了一跳。换好室内鞋的莲见正站在我背后。

「听说你和槻木从小就认识了？」

「嗯，是啊。怎么了？」

「我看你们挺要好的。虽然类型差很多。」

「什么叫类型差很多啊？是说我们没有多好啦。应该说……我有点受不了他。」

「受不了？」

「不是汐有什么问题。该怎么说呢，和他说话时，会觉得自己很废吧……」

「呜哇，自卑鬼。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没朋友啦。」

「吵死了。你不也一样？」

「对不对，我朋友一定比你多。」

呜！的确。和没有参加社团的我不同，莲见是桌球社的，所以朋友不算少，也时常看到他与其他学生待在一起的场面。

见我无话可说，「不过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啦。」莲见体贴地帮我缓颊。

「和槻木在一起时，确实会有自卑感呢。感觉起来，他和我们就像不同世界的人。」

「是吧？如果你和汐是童年玩伴的话，就知道了。」

我换上室内鞋，与莲见一起走向二年 A 班的教室。

「好了好了～大家坐好——」

班会开始。站在讲台上的伊予老师和平常一样穿著裤装。衬衫笔挺，没有任何皱褶。她长长的黑发绑在脑后，笑容很灿烂，看得到漂亮整齐的牙齿。

「首先是学校的近况。最近因为肚子痛而到保健室的学生变多了。这个时期的湿气高，食物容易腐坏，带便当的同学要小心哦。顺便说，老师都是在合作社买午餐的。啊，当然不是因为觉得准备便当很麻烦——」

我漫不经心地听著伊予老师的话，瞄了一眼汐。

只见他背脊挺得笔直，专心地听老师说话。包含我在内，大部分的學生都显得懒洋洋的，所以汐看起来更鹤立鸡群。就像莲见说的，感觉真的像不同世界的人。

尽管如此，直到小学毕业为止，我和汐都很要好，甚至可以说是死党。

每天玩在一起，也曾对方的家过夜。小时候的我，一直以为就算长大成人，也都能维持那样的关系。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国中后，我开始躲著汐。

汐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运动万能，人缘又好。至于我，不但长得普通，没有任何特长，又很内向。随著年纪增长，两人的能力差别愈来愈明显，我开始觉得自己不配站在的汐身边。

躲著汐的理由，不只是那样而已。

国二时发生的某件事，是关键性的原因。

当时，有个女生和我很好。她常找我说话，放学时也常和我一起回家。我喜欢上她，豁出去地向她告白。

「对不起……那个，其实我是对汐同学……」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不论是接在「汐同学」之后的话，或是她接近我的理由。

爱情是盲目的。尽管听起来像虚浮的陈腔滥调，不过是千古不变的事实。我早该在她对汐看的电视

节目、对汐玩的游戏特别感兴趣时，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

那天回家后，我自我厌恶了整晚。由于是人生中第一次的告白，因此打击更大。

从那天起，她当然不用说——就连和汐见面，我也觉得尴尬得不得了。

不是汐不好。我心里很清楚。她也是。虽然另有目的，可是没有恶意。不好是擅自产生期待，并因此觉得被背叛的自己。所以我才会觉得更痛苦。因为不是任何人的错，所以只能怪自己，不断地自我厌恶。

在那之后，我开始拒绝找我去玩，或找我加入小团体的汐。久而久之，汐和其他人相处的时间变多了，我成为安静地在教室角落看书的学生。

由于乡下地方的学校不多，我和汐上了同一所高中。可是情况还是和国中时一样，汐是班上的风云人物，而我只是不起眼的学生 A。

这样就好。至少，很符合自己应有的样子。

顺便提一下，甩了我的女生，似乎在几天后向汐告白，被汐拒绝了。虽然我觉得她有点可怜，可是又很快地觉得全都无所谓了。自从被她甩了之后，我们就毫无交集，我甚至连她读哪间高中都不知道。

「——所以，因为鸡肉坏掉而食物中毒的话会很痛苦……咦？话说夏希呢？」

伊予老师中断原本的话题，令我回神。

我把目光从汐身上移开，看向星原的位子。座位上没人，她似乎还没来学校。

迟到了吗？伊予老师低声自语，下一瞬间，教室的门被猛地打开。

「呼～赶上了～！」

一名女孩冲进教室，微卷的发丝轻轻摇晃著。是伊予老师刚才提到的星原夏希。她似乎是跑过来的，因此不停地喘气。

星原调整呼吸，接著对伊予老师露出软呼呼的笑容。

「老师早！」

「早。辛苦你一早就用跑的。不过快迟到了哦，是睡过头了吗？」

「没有啦，我不小心在电车上睡过站……真是急死我了。」

「不是急死了的问题吧。真是的，下次要小心哦。」

「是～」

星原在同学的轻笑声中走向自己的座位。

她和汐一样，在班上都很有人缘。假如说汐是拉著班上同学前进的领导者，那么星原就是被大家疼爱的吉祥物。该说是天然系呢，或是疗愈系呢，她能自然地让人展露笑容，因此朋友很多。就我这种见光死的人来说，她也同样是遥远的存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顶多只和她打过招呼而已。

星原坐下后，「糟糕，时间到了。」伊予老师说著，急忙地结束了班会。

&#10045;

第一节课结束后的下课时间。

由于第二节是化学，得换到理化教室上课。班上同学们纷纷整理起课本和文具，接连起身。正当我也开始做移动的准备时，不经意地瞄到在教室正中央说笑的五、六人男女集团。

「呿，惨了。忘了带课本。」

说话的是集团的中心人物，西园。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恶劣心情大声咂舌。星原苦笑道：

「我和你一起看吧。反正我们同组。」

「真的吗？谢啦夏希！得救了～」

星原腼腆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看向抽屉。根据刚才的对话，她应该是要拿出化学课本吧。只见她一本一本地确认封面，却没有挑出想要的书。

「欸嘿嘿。」星原抬起头，露出困扰的笑容。

「我好像也忘了带。」

「笨蛋！」

西园立刻骂她。确实有值得吐槽的感觉。

「两个人一起忘记，还真好笑。」

附近的男生打趣地说著，西园恶狠狠地眯起眼睛。

「啥？一点也不好笑好吗！」

她厉声说道。「对、对不起啦。」男生缩起身体道歉。

好凶哦——我看著那场面，心想。正因为西园一向这么呛，所以我才受不了她。虽然她个子比星园稍微矮一点，但是论气势的话，不输班上的任何人。

正当周围的人因西园的凶恶模样而胆颤心惊时，「真没办法。」也在集团中的汐开口：

「你们一起看我的课本吧。虽然得挤一下，不过应该没问题吧。」

西园与星原眼神发亮地凑到汐身边。

「不愧是汐！真可靠！」

「谢谢你，汐同学！」

「好好好，以后别再忘了哦？」

汐笑著叮嘱，「好～」两名女生异口同声地回答。

看著他们的互动，我有种吃了满嘴砂子的感觉。我不是滋味地起身，把课本和铅笔盒夹在腰间，离开教室。

——如果我也能像那样的话。

羡慕的心情，在胸口泛起阵阵涟漪。

被女孩包围的汐、孤伶伶地前往理化教室的我。小时候两人明明常玩在一起、一起长大，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现这么大的差距的呢……虽然现在才思考这些，也已经太迟了。

我摇著头，想甩掉负面的思考。就在这时，有人突然从隔壁班的教室冲出，撞到我的肩膀。



「哇！」

撞击力道使我夹在腰侧的铅笔盒滑落在地上。匡当，铁制的盒身与盒盖分开，其中的文具全部飞了出来。

「啊、不好意思。」

撞到我的学生丢下这句话就跑走了。

我蹲下身子，开始捡起散落一地的笔和尺。

「用嘴道歉有什么用，不会帮忙捡吗……」

我小声地抱怨。虽然想当面向对方抗议，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下课时间的走廊上有不少人。一个人跪在地上捡文具，实在很羞耻。想到周围的人正以奇怪的眼神看著自己，我就忍不住脸红。总觉得所有来自头上的笑声，都是在嘲笑我。

啊混帐。真是衰透了。

我正想伸手拿眼前的橡皮擦，却已经被人捡起。是谁？我抬起头，见到右手抱著铅笔盒和课本的汐。

「我来帮你吧。」

「啊、嗯，谢了。」

汐在我正前方蹲下，把散落一地的笔集合起来。

我偷瞄了汐一眼。他若无其事地动手，彷彿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对，对汐来说，这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吧。就算掉铅笔盒的是其他人，他也一样会这么做。真的是个好人呢。所以和他来往时，我才会觉得对不起他。

「西园和星原，没关系吗？」

不说点话就无法冷静，于是我这么问道。

「嗯？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要借她们课本吗？」

「哦，亚里沙今天是值日生，要关教室的门，所以现在还和夏希一起留在教室。」

「原来如此……」

「好了。」

汐把橡皮擦与集合起来的笔交给我，我接过那些，收进铅笔盒。

「谢谢。」

我道谢完转身，正想向前走，「等一下啦。」却被叫住。

「干嘛一个人……我们一起走吧。」

啊，说的也是。

虽然我不是很想和汐走在一起，但他才帮过我忙，所以不好意思拒绝他。

「也是，那就一起走吧。」

汐大大地点头。

我们一起前往理化教室。虽然我无法保持平静，但是不缺话聊。应该说，由于汐单方面地和我聊天，所以我只要点头或应声就好。

「然后啊，操好像进入叛逆期了，感觉变得很暴躁。」

汐一面走上楼梯，一面说。

操……是汐的妹妹。今年应该升国三了吧。印象中是白白瘦瘦，很有礼貌的女孩。小时候我常和她还有汐玩在一起，但是很久见面了。不知道她还好吗？

「一直催我快点去洗澡——唉马？你有在听吗？」

糟了，我在发呆。

「啊、哦，不好意思。小操啊，实在想像不出来她叛逆的样子呢。」

「是吗？虽然她在外头还算安分，不过在家时说话可是毫不留情哦。」

「哦，我都不知道呢。」

「下次要来我家吗？」

「咦！」我惊讶地叫了一声，朝汐看去。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

「不不不，不用了啦。小操今年不是国三吗？打扰她念书就不好了。」

「放心，不会啦。」

「是、是吗……？」

唔，难以拿捏距离。难道是因为汐的朋友很多，所以不管是谁，他都能简单地邀到自己家里玩吗？

「是说操的第一志愿是我们学校，明年也许能在学校里看到她呢。」

「哦……如果能顺利考上就好了。」

「是啊。」汐点点头。

差不多快到理化教室了。虽然从班上走到理化教室用不著三分钟，但总觉得时间微妙地长久。

两名班上同学从理化教室走出来，是班上颇有人缘的男生。其中一人发现了我们。

「哦，汐啊？走，咱们去买果汁吧。」

那两人朝我们这边走来。

汐停下脚步等他们，我则向前稍走几步，回头对汐说：

「那我先走了。」

听见这句话，汐不满地皱眉。

「你也一起来啊？」

「不用了。和他们在一起，我会显得格格不入吧。」

「可是……」

「没关系啦。」

「再见。」我单方面地结束对话，加快脚步前进。

找汐说话的两名男生与我错身而过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眼中只有汐而已。那态度使我有点感到自惭形秽，但无所谓。反正汐应该也不想被人看到和我这种不起眼的家伙在一起吧。这样就好。

&#10045;

今天的课全部结束了。

时针指向四点，数学老师一离开教室，班上立刻充满「真不想去社团～」或是「要不要去唱歌？」等等的交谈声。

我也迅速地整理著书包。没参加社团的我不需要留在学校，可以直接回家。

走出教室后，我在走廊上与不少穿著运动服或队服的学生擦身而过。

椿冈高中以社团活动兴盛在地方上闻名。除了田径队之外，棒球社和排球社也年年在比赛中留下很好的成绩。

话是这么说，但我并不打算加入任何社团。国中时我曾参加过网球社，可是非常受不了运动社团特有的学长学弟关系，只待了一年就退社了。都是因为那时太不愉快，所以即使上了高中，我也不想加入社团。

我走下楼，来到鞋柜区，那里聚集了许多同样没参加社团的学生，相当热闹。我换上外出鞋，前往停车场。虽然已经四点了，阳光依然很强烈。

我沿著校舍走到停车场，跨上自己的脚踏车，缓缓地踩著脚踏板，在穿过校门后加快速度，于温暖的风中前进。

骑了一阵子，我在十字路口遇上红灯。

我茫然地转头，眺望著在田地上空来回飞舞的蝙蝠，突然惊觉一件事。

我伸手摸了摸裤子的右边口袋后，改摸左边的。都没有。

手机被我忘在学校抽屉里了。

「呜哇～麻烦死了……」

我在脚踏车上垂头丧气地叹气。现在已经离学校有相当一段距离了。

今天真的有够倒楣。不对，这次完全是我自己的疏忽。

没办法，只好回去拿了。明天是礼拜六，学校没开。整个周末都没手机可用也太不方便了。我无奈地调头，骑回学校。

我在无人的走廊上行走著。由于采光不佳，走廊有点昏暗。

快要五点了，没参加社团的人们早就离开学校，走廊变得很安静，足球队员的吆喝声与剑道社的呐喊声，有如隔著一层厚厚的膜似地，模糊地传入耳中。

我爬上楼，来到二年 A 班的教室，日光从半开的门射出，在走廊上形成四角形的光影。

我走入教室，在强烈的日光中眯细眼睛，走向自己的座位。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本以为无人的教

室中有人。一名少女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是星原夏希。

她将身体靠在窗边，以略带忧愁的眼神看著窗外。发丝因背光而白得发亮，由于将头偏向一旁，露出了细细的脖颈。

从她平常开朗的模样想像不出的惆怅感，使我不禁看呆了。

也许是发现有人吧，星原忽然回头。

「噢哇！？ 」

星原肩膀猛地一震，高声惊叫。那反应太夸张，「哇噢！」使我也忍不住发出愚蠢的叫声。

「对、对不起！因为我找不到出声的时机。我不是故意吓你的。」

我连忙道歉，星原松了口气。

「呼～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已经没人了呢。我刚才太大声了。」

「哈哈。」星原难为情地笑著，似乎没有生气。

「纸木同学，你怎么还在学校里呢？」

我再次吃了一惊。没想到星原居然记得我的名字。

「我忘了手机，所以回来拿。」

「啊～原来如此。没有手机真的很不方便呢。」

我点点头，走向自己座位。

教室正中央的最后一列，就是我的座位。我把手伸进抽屉，碰到坚硬的物体。这是……看到一半的小说。虽然不是我要找的东西，不过既然快看完了，就顺便一起带回家吧。

我把小说放在桌上，这时星原走了过来。

「这是什么？」

她对书有兴趣吗？我有点意外，把书套拿起来，让她看封面。

「这是前阵子很有名的——」

「月与人系列！」

居然！？我第三次对星原感到惊讶。她知道这部作品？

月与人系列是很红的奇幻小说。我手上的是第三集。异世界敌对国家的少年少女漂流到无人岛上，一开始水火不容的两人，随著时间经过逐渐互相理解，感情变得很深厚……是这样的故事。世界设定很扎实，故事本身浅显易懂，只要有出新的续集，我就会买来看。

「这部我也有看过哦。很好看呢～」

「原来你也会看小说啊。」

「啊，你是在小看我吗？」

星原不高兴地皱眉。糟糕，这样说的确很没礼貌。我紧张了起来。两人的距离太近，呼出来的气好

像会传到对方身上，也让我心跳不已。

「对、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有点意外……啊！」

这说法根本是提油救火吧。

果然，星原抬头瞪著我。正当我冷汗直流，思考该怎么帮自己辩护时——

「……不过你说的没错啦。」

星原说著，把脸撇开。

「我本来就不像会看书的人嘛。而且除了漫画，我确实很少看书……是因为国中要写心得感想时，指定的书中有月与人系列。虽然我觉得很烦，不过还是买来看，然后就迷上了。其实我只有看这个系列的小说而已。」

原来如此。这样就说得通了……吗？不知道。但是只看过这个系列，有点可惜呢。

「要不要看看其他作品呢？」

「咦？」

「这个作者的前一部作品也很好看哦，叫《针鼹之梦》，是以战争为主题的故事。和月与人系列不同的地方是，那部只有一集而已，而且不是奇幻，比较偏向科幻。虽然加入了一些哲学的成分，不过写得很浅显易懂，而且有很多黑色笑话，读起来不会有压力——」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正滔滔不绝。

我一下子羞耻了起来，同时又觉得后悔，自己应该会被星原当成烦人的阿宅吧。可是，与我以为的相反，星原眼神发亮。

「纸木同学，你对小说好有研究哦！是阅读家呢！」

「是、是吗……？」

太好了，星原没有因此对我退避三舍，而且反应似乎还不错？

「虽然我也想多看点书，可是不知道要从哪些书开始看……啊，对了！」

星原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盖子。

「我们来交换电话和信箱吧。这样你就可以推荐我书了。」

交换联络方式。有多久没做过这种事了呢？自从升高中后，交换的次数根本单手数得完。

「哦、哦，好。」

我对这重大的社交活动感到紧张，再次在抽屉中摸索。这次，我一下子就摸到目标物了。我掏出特地回学校拿的手机，打开盖子，按了主选单键……呃。

「……红外线通信，要怎么做啊？」

「咦？你不知道吗？」

「我忘记了，因为我很少和人交换联络方式。」

「哦～那你平常怎么交朋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呢……因为我的朋友本来就很少嘛，哈哈……」

说完，我才觉得这样不太好。就算说这种自嘲的话，也只会让星原感到困扰而已。

不过她似乎对我的说法没兴趣，只是「哦——」地回应，接著把手伸过来。

「可以借一下手机吗？」

「嗯。」

我把自己的手机交给她。

只见她迅速地操作起我的手机。不愧是现代女高中生，操作手机和打字的速度超快。

「好了。」

我接过手机，看向萤幕。联络人中出现新的名字。

『星原夏希』

简洁的记号。但是那名字，看起来非常耀眼。

我抬头，星原露出纯粹的笑容。

「这样你就多一个朋友了。恭喜你，纸木同学！」

「啪啪啪啪。」她轻声拍手。

「谢、谢谢。」

我笨拙地道谢，脸颊不由自主地发烫。为了不被对方发现，我把脸撇向一旁。因为难为情吗？总觉得胸口麻麻痒痒的。

星原无视我的动摇，拿起放在椅子上的自己书包，对我轻轻地挥手道：

「那我先回去了，掰掰。」

「嗯，掰掰……」

我回应著。不知为何，感染了她的说话方式。

教室安静下来。

即使星原离开了，我胸口的麻痒仍然没有消失。不只如此，心跳还逐渐加快。怦通怦通怦通，剧烈到似乎可以听到心跳声。

星原的笑容烙印在视网膜上，和她交谈过的每一句话，全都在脑中不停地重播。有看书的共通点、交换了联络方式。这两件事迟效性地渗入心中，使身体发热。

以后还有机会与星原说话。一想到这里，令人发麻的喜悦从脚底直窜脑门。我脑中全是关于星原的事，有种想无意义地大叫的冲动。

——啊，不妙。

我用力按著胸口，想让狂跳的心脏平静下来。这种感觉，以前也曾经有过一次。

吹奏乐社开始演奏，是会令人联想到宏大故事开场般的交响乐。其中还夹杂著棒球社的吆喝声，以及金属球棒清脆的打击声。



我可能，喜欢上星原了。

我站著骑脚踏车回家。

一回到家，我就扑到自己床上。

心脏仍然跳得飞快。我从口袋中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看著通讯名单中的『星原夏希』，忍不住眉开眼笑，觉得幸福万分。

『恭喜你，纸木同学！』

星原灿烂的笑容与银铃般的声音，回荡在我脑中。

「～～！」

我无意义地胡乱踢腿，床铺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冷静下来，只好一直在房间里兜圈子。「砰！」隔壁房间传来用力捶墙壁的声音。

「吵死了！去死啦！」

如此大吼的，是我今年国二的妹妹彩花。叫人去死也太过分了吧。

不过我确实太兴奋了，还是冷静一下吧，我在床铺上坐下。

深呼吸，深呼吸……好，冷静了。

星原……星原夏希。升二年级后才第一次同班的，很有活力的女孩。直到不久之前，我都只把她当成可爱又开朗的女生而已，可是实际说过话后，发现不只那样。就连傻笑般的笑法，和对任何事反应很大的部分，全都变得令人喜爱。明明同班了这么久，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发现她的魅力呢？这样一来，会期待今后上学的日子呢。啊，不过在那之前，必须把推荐书单传给她。既然她说自己几乎没有在看书，应该挑页数少一点的——啊。

我把拳头抵在自己的额头上。

「你在浮躁什么啊？笨蛋……」

我拳头抵著额头，摇起脑袋。

只不过是交换了联络方式而已，有什么好兴奋的？你未免太好搞定了吧。没有从国中那件事学到教训吗？

我现在正处于盲目的状态。只看到星原好的部分，把星原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往好的方向解释。必须更客观、更冷静地看清现实才行。

听好了。星原确实长得很可爱，个性开朗，而且友善温柔。但正因如此，一定有其他人喜欢她。虽然没听说过星原的感情八卦，但她即使有男朋友也不奇怪。就算没有男朋友好了，可能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像国中时那样。

善意与笑容的背后，充满心机。忘了国中时的教训吗？

……好。我冷静下来了。

总之要谨慎小心。对星原的好感，可能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因此绝对不能做出晕船告白的事、不能对她抱有过度的期待。必须牢牢记住这点。

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时，被我扔在床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我打开手机，看到一封讯息——是星原寄来的。

『我买到你说的《针鼹之梦》了！因为我看书很慢，所以要花不少时间。等我看完再告诉你感想哦！』

而且还附上了貌似在自己房间拍的书皮照片。

没想到她会在我推荐的当天就买书！

我再次激动起来，跳到床上，双腿不由自主地乱踢。

隔壁再次传来捶墙声。

「去死啦！」

所以说，叫人去死也太过分了吧。

在那之后，我和星原又来回传了几次讯息，结束对话。

光是思考要怎么写讯息，就消耗了我许多精神；等待回覆时，又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漫长。虽然也会懊恼应该把内容写得更幽默风趣，但是充满全身，几乎要涨破胸口的欢喜，让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回过神时，嘴角已经上扬了。「你在怪笑什么？真恶心。」晚餐时甚至被彩花这么说。不过彩花讲话本来就很难听，所以我根本不在意。

晚上八点。

胸口的激动仍然无法平息。我整个人毛毛躁躁的，没办法安静下来。但无意义地在房间里绕来绕去的话，又会惹彩花生气，还不如去散步好了。

我向父母报备后，走出家门。

与闷热的白天不同，外头清凉舒适。温柔的晚风吹拂著，虫鸣声震耳欲聋。

我穿过住宅区，沿著※国道前进，转弯后是※一级河川。我在河边的堤防上悠然漫步。（编注：由日本政府在《道路法》规范下指定的干线公路。在日本《河川法》的划分下，由国土交通大臣指定，对日本的国土安全及国民经济有相当重要性的水系中的河川。）

从前这儿有许多萤火虫，可是如今却成为非法倾倒废弃物的绝佳地点。放眼望去，只看到大型废弃物，没有半点萤火虫的踪影。不过，生锈的脚踏车、裂开的映像管电视、长满杂草的沙发……沐浴在月色下的各种腐朽人造物，也有一种现代的风情。

我仰望上空，月儿呈弯勾状，边缘十分清晰。周围星光闪烁，还有薄薄的云层飘过，是很美的夜色。

抚著脸颊的夜风宜人，我走路的速度自然而然地快了起来。

回过神时，我已经来到离家很远的场所了。我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已经超过晚上九点了。这么晚了？该回去了。

「……嗯？」

正当我想转身时，听到奇妙的声音。

「呼、呼。」短促的呼吸声。那是在打嗝……吗？

我停下脚步，环视四周。靠国道这侧的堤防下方有个小公园。似乎有谁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那人背对著我，头垂得很低。虽然看不到脸，但是藉著路灯，可以明白那人身上穿著水手制服。仔细一看，那人的身体正微微发抖。我以为是打嗝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人发出的吧。

从现况看来，那个人应该有什么复杂的内情吧。像我这种刚好路过的人应该帮不上忙，而且出声询

问的话，又有可能被当成可疑人物，所以还是无视对方好了。

……尽管我那么想，但还是有些挂念。

那人穿的应该是我的母校，彩花现在就读的国中——椿冈中学的制服。也就是说，对方算是我学妹。虽然我对学长学妹之类的关系没兴趣，如今却在意了起来，忍不住去担心她。

我犹豫了一会儿，走下堤防，朝公园前进。

从公园的入口，可以看到女孩的正面。她正垂著头，以双手掩面。尽管看不见表情，不过有件事我很在意。

就是她的发色很明亮。

是与日本人不同的、色素很淡，近乎透明的头发——不，说不定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吧。但如果真的是那种发色……如果真的是，又怎么样呢？

不会吧？我苦笑起来。

总之，再靠近一点观察吧。

我朝长椅慢慢地走近。近看的话，会发现那个人的打扮很奇妙。上半身是水手制服，下半身是裙子。只有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可是衣服的尺寸明显太小，肩膀周围的布料被绷得很紧，而且长度也短到可以看见腹部一带的肌肤。不只如此，对方不但没有穿鞋，连袜子也没有穿。似乎是光著脚走来这里。

每走近一步，我的心跳似乎就会加快几分。绝不是因为兴奋或期待，而是近乎不安的感觉。面对异质的、难以理解的事物时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不加以确认。

三公尺、两公尺，我愈走愈近。沙沙，我故意发出声音，停下脚步。

坐在长椅上的人猛地抬头，头发有短短的一瞬，飘扬了起来。

事情发展成这样，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那头发，是我见惯了的银发。

坐在长椅上的——

「……汐？」

是我的童年玩伴。

汐有一头遗传自俄国人的母亲，近乎透明的银金色头发。就我所知，整个椿冈只有汐有这样的发色。汐的母亲在我小学时就过世了，汐的妹妹小操的发色则是遗传自父亲，是普通的黑发。

当然，只要去漂染，不论是谁都能变成汐的发色。可是我眼前的那张脸，毫无疑问是汐本人。

汐似乎惊讶到发不出声音。原本就白皙的皮肤如今变得毫无血色。他刚才应该是在哭吧，红肿的双眼被惨白的脸色衬托得更明显，灰色的眸子充满不安。

为什么哭呢——原因一定与他身上的服装有关。虽然明白这点，但不明白的是，汐为什么要穿女生的服装？难道他有这种兴趣？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装作没看到了。

「你……你是汐没错吧？这、这是怎么回事？」

我战战兢兢地发问，汐的眼睛睁大到极限，嘴巴也张开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动摇成这个模样。

「咲马——这是、不、不是——」

从听惯了的低沉声音中，可以痛切地感受到汐的狼狈。

尽管汐努力地想挤出什么话，但从口中发出的，只有空气而已。每当他想开口说话，呼吸的间隔就会愈来愈短，到最后，甚至像索求氧气似地用力喘了起来。只见他按著胸口，表情十分痛苦。这……糟了，是呼吸困难！

「汐！你还好吗！？ 」

就在我发问的瞬间。

「——呜恶！」

汐弓起身体，张口狂吐。呕吐物哗啦哗啦地洒了一地。吐到后来，即使只剩胃液，汐仍然不停地呕吐，彷彿想以全身的力气，把胃里的东西全部挤出来似地。从口中垂下的唾液丝线，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十分晶亮。

是童年玩伴，又是班上的风云人物。长得好看又聪明，个性又好的汐，如今穿著女装，在夜晚无人的公园里大吐特吐。眼前的光景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呕吐停止了，我还是说不出话，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汐失魂落魄似地发怔，最后，他摇摇晃晃地起身，飞也似地跑了起来。从我身边经过的瞬间，我清楚地见到他脸上的泪水。

我独自留在公园里。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虫鸣依然悦耳。

我……

我说不定，犯了什么无可挽回的错误。

&#10045;

一回到家，我立刻躺在自己床上。

没有真实感。就算是现在，也仍然觉得像在做梦。回想起来，在那公园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荒诞无稽，令人觉得很不舒服。

自己也许见到了不该见到的场面。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与罪恶感很相似。虽然明白不是自己的错，还是会有种奇妙的责任感。假如那个时间点，自己没有经过公园的话，汐就不会狼狈成那样，也不会吐成那样了。

我打开手机，看著通讯录上『槻木汐』的名字。仔细想想，我第一次加的联络人，就是汐呢。因为高一时，汐说「我们来加好友吧」。

假如我有那个意思，可以立刻打电话问汐是怎么回事，或是与他一起讨论这件事。可是，我不知道那样正不正确。而且汐应该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穿女装的模样吧。既然如此，绝口不提那件事，也是选项之一。

把今晚看到的一切，全忘了吧。

「……这样应该比较好。」

我凝视著天花板，喃喃自语。

我忽然想起以前在书中看过的句子。

『一道雷打在没有任何人存在的山上，那道雷，有发出声音吗？』

答案是『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人听到雷声。

不留在任何人的记忆中、不留下任何痕迹的话，就算是事实，也能当成「不存在」。谎话没被拆穿就不算骗人，是和这差不多的歪理。

汐应该会想把今晚的事当成不存在吧。所以我也该把今晚的事彻底忘记。只要两人一起忘记，女装与呕吐就不存在。

礼拜一到学校时，态度要和平常一样。不能对汐有特别的顾忌或顾虑。一切照常，汐依然是班上的风云人物，我则是坐在角落的不起眼学生。不论对汐或是对我，这一定是最好的做法。

好。就这么做吧。

先说结论。礼拜一汐没有来上学。请假的理由是感冒。

班上有几个人或是担心汐，或是拿汐来开玩笑，不过到第二节课之后，大家就不再提汐的事了。知道他穿女装的，应该只有我而已。

毕竟发生了那样的事，请假个一天也不奇怪。我心想。明天之后，汐一定会若无其事地来上学吧。

可是隔天，汐还是没有来上学。

隔天的隔天也一样没来。

隔天的隔天的隔天也是……

汐没来的日子每增加一天，担心汐的同学就会增加几人。特别是平常与汐交情很好的那些人，开始变得很不安。每当知道汐又没来时，小团体的成员就会露出沉重的表情。「到底怎么了？」「是得了什么严重的急病吗？」「听说他也没有去社团。」如此讨论汐的事。

尽管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没人联络得上汐。听说就算直接到汐的家拜访，也见不到人。班上同学会不安，也是当然的。

我很烦恼。

果然该打个电话或传讯息给汐才对。或是直接去找他？

我很担心汐的事。假如他再也不来上学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心痛又后悔。那天晚上，自己不该出门散步的。

日子在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不断地流逝。

十天后。六月下旬的某一天。

「老师有重要的事要说。」伊予老师在早上的班会时，严肃地如此说道。

&#10045;

「进来吧。」

伊予老师的声音，回荡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

一拍之后，教室的门在全班的注目下被打开，一名学生走入教室。

同学们一阵哗然。可以听到「咦？」「怎么回事？」之类困惑的声音。有人惊讶地瞪大眼睛，有人皱紧眉头，也有以为是在搞笑而笑嘻嘻的人。坐在教室最后方的我，可以看到各种反应。尽管惊讶，但心中早就猜到有可能是这样的，在整个班上，应该只有我而已吧。

我吞了吞口水，再次看向走进教室的学生。

站在讲台上的学生，是槻木汐。

穿著椿冈高中女生制服的，槻木汐。

老实说，细瘦白皙的汐很适合穿女生制服。不是在公园见到的那种不符合尺寸、紧绷的制服，而是合身的女生制服。百褶裙下穿著黑色丝袜的修长双腿，会令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再加上汐原本就是美少年，假如是不知情的人，应该会以为他是女孩子吧。

可是，同班的我们当然知道汐是男的。体育课时，汐都是和男同学一起换体育服的，而且汐加入的是男子田径队。所以大家才会很困惑，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

汐在不安的气氛中开口：

「请假的这段时间，没能回覆大家的讯息或接电话，我感到很抱歉。」

虽然是理所当然，不过就算换成女生制服，声音还是男人的。

汐面无表情，背稿似地说下去。

「突然穿成这样，我想大家应该会很惊讶吧。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的性别感到疑惑。上礼拜和家人谈过之后，我下定决心，从今天起，要以女生的身分生活。请大家多多指教。」

汐说完，班上陷入沉重的沉默之中。

一名坐在前面座位，总是爱讲无聊话的男生举手。

「咦？也就是说你变成女生了？不是汐同学，而是汐妹妹？」

轻浮的声音打破沉默，教室中泛起轻笑。

汐微微皱眉。

「……要这么想也可以哦，大家想怎么叫我都行。」

「那上厕所时怎么办？你要去女厕尿尿吗？」

「这……」

汐说不出话。只见他尴尬地咬著嘴唇，垂下眼帘。

「是说～」另外一名男生故意慢吞吞地出声。

「气氛也太沉重了吧？这是整人游戏吗？演得太像了，害我吓一跳哩。」

「对吧？你也吓到了吧？」男生徵求邻座同学的同意。

「是啊，真的吓到了呢。」「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是开玩笑的。」「不过真的很适合耶。」

以那男生为中心，开玩笑的说法开始成形。看得出他们是绕著圈子要汐「快点这么招认吧」。那些人没有恶意。应该说，正因为他们为汐著想，才会那么说。为了不让班上的风云人物汐出更多糗。

可是汐却摇头。

「我没有开玩笑。」

不大，但是带著坚定意志的声音。



班上同学说不出话，教室再次陷入沉默。

「我不是开玩笑。」

汐以极为认真的表情强调。

班上的空气冻结了。

从隔壁班传来其他老师的说话声，在死寂的教室里，显得特别响亮。

「——总之就是这样！」

原本只是旁观的伊予老师拍了拍手。

「好了，汐快回位子上吧。要开始上课了哦～今天有汉字的小考，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

伊予老师吆喝著，同学们总算想起似地从抽屉中拿出课本。

汐对伊予老师点头致意后，走向自己的座位。

全班有如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似地。

第一节课结束后，许多同学围绕在汐的座位旁。

「这制服是特地买的？」「你从以前就想当女生了吗？」「连内裤都换成女生的了？」

那些人毫不客气地发问，「嗯。」「大概就是那样吧。」汐则是以暧昧的表情含糊地带过那些问题。

「不得了了呢。」

我看向说话的人，是莲见。他站在我附近，看著汐这么说。

「是啊，吓了我一跳。」

「他从以前就有那种感觉了吗？」

「才没有。这是第一次。虽然说因为长得好看，小时候会觉得他有点像女生……不过他都是以男生的身分上学的。」

「该不会他其实是女生吧。」

「哪有可能……应该吧。」

「咦？你没信心？」

仔细想想，我没亲眼确认过汐的性别。虽然曾经到彼此的家过夜，不过没有一起洗澡。再说小学时，汐经常在游泳课时请假。不对，其实是因为身体不好和怕强光之类的理由，从来没有上过游泳课……

咦？咦？难道说，汐真的是女人……

不对。小学低年级时，我常和他一起去上厕所。我记得那时他是站在我旁边的，虽然没有看过那里就是了。嗯？可是没有那边的话，应该没办法站著上厕所……吧？

正当我对汐的性别感到疑惑时，「反正一定是男的啦。」莲见说道。

「为什么你敢这么肯定？」

「你是认真问的吗？怎么可能伪装性别去参加全国大赛啊。」

啊，说的也是。毕竟男女天生的体能不一样，再说如果有参加社团，应该没办法隐瞒原本的性别吧。特别是田径队的队服，几乎都很贴身。

「是吗……所以说，他果然是身体是男人，内心是女人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有点合理呢。」

「咦？」

莲见的话令我很吃惊。

「因为啊，槻木明明那么有女人缘，可是从来没和哪个女生交往不是吗？该不会是因为，从以前起就有那种想法的关系吧。」

「哦——原来如此……」

我佩服起莲见。刚才提到全国大会也是，这家伙还挺敏锐的呢。

的确。汐虽然很有女人缘，可是从来没听过那类的八卦。我本来以为一定是他眼高于顶的关系，但说不定是因为对女生完全没兴趣的缘故。话是这么说，不过就算心是女人，喜欢的也不一定是男人，吧？

我看向汐。

他仍然像开记者会的明星似地，被众人问各种问题。只见他脸上稍微出现疲倦的神色。

『从今天起，要以女生的身分生活。』

我脑内重播著汐的话。

站在讲台上时的，汐的眼神，可以感觉到非比寻常的决心。和那天晚上在公园哭泣的汐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让汐愿意做到那种地步呢？

「喂！这到底怎么样！」

突然响起的大吼，使我的心脏猛地一跳。

我和汐——不对，全班同学都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教室门口站著一名晒得黝黑，个子很高的男生。我记得他是田径队的能井风助。之前曾在全校集会时，和汐一起上台领奖。

能井大步地走进我们班教室里，停在汐的面前。

「喂，不要开玩笑好吗！」

他的声音中带著怒气，班上同学不敢出声，静观事情的发展。

「我没有开玩笑。」

汐坐在椅子上，抬头看著能井，明确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来团练？感冒什么的是骗人的吧？全国大赛的预选都要开始了……你无所谓吗？」

「我已经退出田径队了。」

「啥？」

同学们吵嚷起来。看来惊讶的不只能井。

一年级就优秀到能参加全国大赛的汐，宣布退出田径队。就算没参加社团的我，也知道这是多重大的事。二年级时退出社团，等于放弃了高中时代累积的经历与信任，过去所有的努力与时间，这些所谓青春的结晶，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汐是在明白这一切的情况下，退出社团的吗？

汐一脸抱歉地说著：

「对不起，没有事先和大家商量。可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退社申请书也已经在今天早上交出去了，我不会再回田径队了。」

「开什么玩笑！」

能井揪住汐的领子，硬是把他拉起来。「呀啊！」女生们尖叫起来。

其他男生紧张地想阻止，汐却若无其事地举手制止他们。汐冷静地——应该说做好觉悟似地凝视著能井：

「你可以揍我。」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给我正经回答。听说你在今早的班会上说，要以女生的身分生活，你是认真的吗？所以才退出田径队？」

剑拔弩张的氛围充满整间教室。同学们紧张地看著事态发展。

至于汐——

「嗯。我是认真的。」

「是吗？算了。」

能井甩开似地放开汐的衣服。

汐缓缓地坐回椅子上，理了理歪掉的领子。

能井转身，背对著汐。

「我看错你了。」

他说完，安静地离开教室。

一时半刻，没有任何人说话。

&#10045;

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时，我发现一件事。

不只伊予老师，其他老师似乎也都知道汐要以女生身分生活的事。假如不知道的话，在看到汐穿著女生制服时应该会说什么吧。可是没有任何老师因汐的制服而动摇。

应该是因为校方早就知道汐的事了，所以老师们才全都绝口不提汐的制服。该说是准备得宜呢？还是做得非常彻底呢？就如汐宣称的，他是认真的。真心要以女生的身分生活。

「……搞不懂。」

我不小心自言自语起来。声音很小，应该不会被人听见。

长得好看又聪明，个性又好，而且运动万能，还非常有女人缘。老实说，我觉得不当男生超可惜

的。但是对汐来说，似乎不是那样的问题。

「果然无法理解……」

「嗯？纸木同学？刚才的内容很难吗？」

糟了！被英文老师听见了。是说我明明坐最后一排，还被老师听见，我的自言自语到底有多大声啊？

「对、对不起。我没有问题。」

「是吗？那就好。」

同学们讶异地看著我。好、好糗啊。

得专心一点。仔细想想，第一节的国语课时，我也是在心不在焉中度过的。期末考快到了，之后的课得专心听讲才行。

——之后的课。

这么说，下一节是体育课呢。

下课铃响起，英文老师离开教室。我看向汐。

体育课前，男生会在班上，女生会在更衣室换运动服。已经有不少女生离开教室了。

至于汐，要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是像过去一样在班上换衣服。不过既然他打算彻底以女生的身分在学校生活，那么就该去女更衣室……是这样吗？

和我有同样疑问的人似乎不少。只见他们一面和朋友聊天，一面偷看著汐。

汐把学校规定的体育服夹在腰侧，起身离开教室。

欸？真的吗？

有人这么说。我也这么想。

几名衣服换到一半的男生，把头探出教室的门，我也若无其事地混在他们之中。

汐朝著与女更衣室相反的方向前进，经过楼梯后停下脚步，进入楼梯旁的多功能室。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是汐专用的更衣室。

「不是去女生更衣室啊？」「真没意思。」看热闹的男生们说著，继续换衣服。我也对看热闹的自己感到羞耻，很快地退开，和那些人保持距离。

「是说，汐说的那些，是认真的吗？」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听到附近男生的对话。

「是吧。都做到那种地步了，不可能是在开玩笑。」

「就是啊——而且老师们好像都知道。真是吓人耶。」

「不过从以前起，汐就有点……该说像女生吗？有点那种感觉呢。」

「啊～我懂。是说我在想啊，汐喜欢的是男生吗？」

「咦？应该不会吧。」

「可是啊——他不是对自己的性别有疑问吗？换句话说，就是内心是女生，这样一来，喜欢的对象应该是男生啊。」

「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他以前换衣服时，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呢。」

「你要是有一堆异性的裸体可以看，不会觉得很爽吗？」

「有道里。」

白痴。哪可能啊。

那些人的垃圾话使我忍不住想摀住耳朵。尽管如此，愈是不想听，愈是忍不住听下去。

主动去看或听讨厌的事，会令人上瘾。虽然知道那么做会让心情变差，但我还是无法不做。对嘲笑汐的那些人的愤怒、对只在旁边听，什么都做不到的自己的自我厌恶、对被奚落的人不是自己的安心……各种感情混杂在一起，在胸口成为令人不快的黑色团块。

「是说喜欢男人的话，就是那个吧。」

「那个是什么啊？说清楚啊。」

「那个就是那个啊，不用说也知道吧？」

直到此时，理性总算战胜好奇心。我迅速地换好运动服，离开教室，一个人前往体育馆。

一群没救的家伙。小学生吗？

我在心里唾弃那些人，想起小时候的事。

小学二、三年级时，上学的路上有一间破破烂烂的平房，有两个中年男人住在里面。一个秃头，一个微胖。每天早上，他们总是会站在门外做收音机体操，因此在小学生之间很出名。当然不是受人欢迎的意思。在这个椿冈，他们被贴上失败者与性别错乱者的标签。

由于镇上的大人总是说：「不可以和他们说话。」所以小孩子一看到他们，就会立刻别过脸，或指著他们嘲笑。在椿冈，那是很普通的事。当时的我，也对那种场面没有任何的疑问。

所以当高年级学生朝他们家里丢空罐，或是朝窗户丢生鸡蛋时，除了「呜哇……」之外，我也没有其他感想。

那两人早就搬到其他地方了，只有破破烂烂的空屋，依然留在原地。

现在的我，已经懂了。『排他性』三个字，一定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椿冈的土地上。所以生长在椿冈的人，才会以偏见看所有与「普通」不同的人，并瞧不起那些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那样，不过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洁。

这全都是因为椿冈是穷乡僻壤的错。

那天的体育课，男生是打排球，女生是羽球。汐两边都没有参加，只在一旁见习。他穿著运动服，抱著大腿坐在角落，安静地写著报告。我偶尔会偷看汐的模样，整节体育课，汐都没有抬头。

体育课后的下课时间，在回教室与换回制服中度过。

第四节的数学课一如往常地进行，在下课铃响起时结束。

午休来临。

假如在平时，铃声一响，立刻会有五、六名同学围绕在汐的身边。可是今天，没有任何人接近。觉得出来，所有人都把汐当成烫手山芋了。那个汐居然会在午休时一个人，直到不久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

「你很在意槻木嘛。」

莲见拿著便当走了过来，借了前面座位的人的椅子，在我对面坐下。

「因为他变成那样嘛……」

「是说槻木的朋友们还真无情，一知道他变麻烦人物，就立刻保持距离。」

莲见辛辣地批评著，打开自己的便当，拿起筷子。

他说的没错。不过我也算是「槻木的朋友」，所以没办法坦然地点头。

我以苦涩的心情拿出便当。就在这时，一名学生朝汐走近。

「也不完全是那样哦，莲见。」

莲见嘴里含著食物，朝夕的方向看去。

去和汐说话的，是星原。

「汐同学，要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吗？」

星原含蓄地笑著，捧起被午餐巾包起的便当。

见到那场面，我不由得开心了起来。星原就是这样，不会在意流言蜚语，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我就是喜欢她那博爱的温柔。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汐拿著便当起身，看起来好像有些开心。

汐跟著星原，来到四张被排在一起的桌子旁。那是星原所处的小团体。除了星原，还有西园亚里沙与两名耀眼的女生。一头短发，肤色偏黑，看起来很活泼的是真岛；黑色长发，看起来很稳重的是椎名。她们都是西园小圈圈的基本成员。

汐有些生分地打开便当，真岛一手拿著波萝面包，发问：

「呐呐，你真的退出田径队了？」

也许不想被提及这件事吧，汐的表情僵硬了几分。

「……嗯，是啊。」

「那要不要加入女子软式棒球社？你的话，一定能立刻成为正式选手哦。」

汐瞪大眼睛。我也有点惊讶。

没想到真岛是会说这种话的人。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西园的跟班。突然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啊，可是没办法参加比赛？不过又不用做体检，应该没问题……？」

「真凛，你不要一下子跳太远。」

椎名插嘴。



真凛是真岛的外号。真岛凛，所以是真凛，大概觉得这么叫有时髦感吧。

「噢～？可是我觉得汐很适合打软式棒球啊——他短跑很快，可以当盗垒王哦。」

汐苦笑起来。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打算再加入任何社团了。」

「哎呀，真可惜～」

接著换椎名开口：

「槻木同学，你是不是有化妆？」

「呃——是啊……因为我爸妈说还是化一下妆比较好，所以稍微化了一点。」

「哦，挺好的嘛。不会觉得奇怪，而且和女生制服也很搭哦。」

「嗯！窝也遮么想！」

吃到一半的星原开口。

「小夏，你口水喷出来了。」

真岛叮嘱著星原。

星原拿起装茶的宝特瓶，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呼出一口气。

「小椎说的对！汐同学瘦瘦的，皮肤又好，化起妆来很好看哦！比我好看多了！」

「哈哈……谢谢。不过我当然比不上夏希啦。」

「才不会！和我比好看多了！」

星原激动地夸著汐，汐似乎也乐于被称赞，表情柔和了下来。

虽然就普通的高中生来说，这对话似乎有点不自然，不过远远看去，就是一群长得好看的女生聚在一起谈天说笑而已。是很普通的日常光景。

——大家还满能接受汐的嘛。

我心想。

早上的班会、能井的兴师问罪，都让班上的气氛很尴尬。我本来担心会再次变成那样，不过似乎想太多了。只要西园小圈圈的人能接受汐——

「亚里沙，你也这么觉得吧！」

就不需要担心了。虽然我这么想，不过忘了最重要的那个人。

西园亚里沙。

应该是这班上最难惹的学生吧。

个性高傲，而且很好胜。之所以能那么呛辣，都是因为她以实力说话的缘故。不论漂染头发，或是在上课时睡觉等问题，她都能以全校前几名的成绩，让老师们闭嘴。虽然很容易因为汐太耀眼而没注意到她，不过西园也是相当聪明的学生。

究竟班上的实力派女王能不能接受汐呢？没有确认这点的话，还是会令人担心。

被星原发问，西园停下筷子，懒懒地抬头。

「嗯？对不起我没听你们说话。什么事？」

「真是的～要好好听啦。我们在讲汐很适合穿女生制服的事。」

「哦，汐啊……」

西园以狐疑般的眼神看著汐。

自从汐加入后，她就一直没过说话了。四个人都等著西园的反应。

等了一会儿，西园终于开口。

「嗯，很适合。」

星原开心地笑了起来，汐也松了口气似地微笑。

「果然亚里沙也这么想呢！」

「汐本来就长得很端正，当然适合穿女生制服了。好好化妆的话应该会更好看吧。」

「啊！好耶！」

「还有就是衣服吧～应该选可以掩饰骨架的衣服。」

「原来如此～也要想想便服该怎么穿呢！」

「是说啊，汐。」

嗯？汐转头，西园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下去：

「你什么时候才要放弃穿女装？」

星原的笑容冻结。小团体的气氛瞬间变得紧绷。

汐的脸上失去笑容。

「……我不会放弃的。」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决定要这样活下去了。」

「什么啊？在这之前你不是都以男生的身分生活吗？那就继续下去啊。」

「不行。以前的我是错的。从今以后，我要以正确的身分生活。」

「正确？什么是正确？以男人的身体装成女人的样子，是正确的生活方式？现在的你看起来才是错误连篇呢。」

「才不——」

「没有不是哦。你完完全全错了。我不是说你不能穿女生的衣服哦。想穿裙子或丝袜都都行。不过，要嘛在开玩笑时穿，要嘛自己偷偷摸摸穿。大模大样地穿著女装在外头走动，大家都会很困扰哦。事实上，光是今天早上，大家就尴尬过好几次了。做这种事，就是给其他人找麻烦哦。而且话说回来，明明用男人的身分活到现在，突然说要变成女人，这样太不负责任了吧？」

「呼！」西园叹了口气，露出谆谆教诲似的温柔表情。

「所以啊，从明天起还是换回男装吧。继续穿女装下去，大家都会以为你是认真的。你也不想被人以珍禽异兽的眼神对待吧？还是早点放弃。现在还来得及，可以当成只是在开玩笑。」

「亚里沙。」

汐的声音比平常低了几分。

他以近乎瞪视的眼神，笔直地看著西园。

「希望你可以忘了身为男生的槻目汐。」

一听到这句话，西园的脸逐渐染上厌恶与拒绝的色彩。以彷彿见到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东西或弑亲仇人……般的眼神看著汐。

「太恶心了。完全不能接受。」

西园拿著自己的便当起身。

「刚才说很适合什么的，全是客套话。你可别当真。」

她说完，加入其他的女生群，若无其事地与其他女生谈天说笑。

午休时喧嚣的教室，只有汐的周围弥漫著沉重的气氛。

&#10045;

一天的课结束了，放学时分。

汐沉默地整理书包，既然退出社团，放学后就是回家了。但是没人对他说「一起回去吧」。

我想起几个小时前的事。

午休——西园离开后，星原拚命地想炒热气氛，可惜徒劳无功。铃声在尴尬中响起，到了第五节下课，连星原都不找汐说话了。

班上的风云人物在一日之间成为被排挤的存在。只要想像汐的心情，我就不禁胃痛。他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明白周围人们的困惑，可是没人有权利批评汐，更没有嘲笑汐的权利。

……愈来愈烦躁了。

这烦躁，不是针对班上同学，而是对虽然同情汐，却不敢和汐说话，更不用说对他伸手的，冷酷无情的自己感到烦躁。

仔细想想，汐之所以以女生的身分上学，说不定我也有责任。假如那天晚上，我没有撞见他穿水手服的模样，也许就不会兴起任何风波，汐也不会主动公开自己的秘密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既然有那种可能，我就该做点补偿。

我把书包搁在肩上，朝汐走去。

汐发现我，我在他的座位前停步。

班上同学的视线集中在我身上。我忍住想逃的冲动，尽可能地挤出自然的笑容。

「呃——那个……要、要不要一起回去？」

我很少这样约人，所以说这些话时，语气很生硬。

汐眨了眨眼，但是很快地露出柔和的笑容。

「嗯，回去吧。」

汐背著书包起身，和我一起走出教室。尽管感受到身后的视线，但是我没有回头。

外头的空气潮湿，很有六月的感觉。

我推著脚踏车，和汐一起走在铺装过的田间道路上。那是与我平常上下学的路不同的小路，虽然走这条路会稍微绕点路，但是路上很少汽车或脚踏车，很适合一边聊天一边走回家。

我转动眼珠，打量著汐。高挺的鼻梁、明显的双眼皮，银色的头发随著步伐轻柔地晃动著。由于汐一直垂著眼，长长的睫毛也跟著下垂。

我把视线向下移，见到微微突起的喉结，「果然是男的呢」，我心想。这应该是性徵的问题吧。话虽这么说，但也有从大部分男人身上感受不到的部分。皮肤又白又细，被黑丝袜强调的腿部线条，老实说看起来甚至有点性感。不管怎么看，都像女孩子。

「……唉马，你看得太用力了。」

「咦？啊！对、对不起！」

我连忙道歉。对像是在品评汐的自己，感到极度羞耻。

汐不安地垂下眼帘。

「果然……很奇怪吗……？」

「一点也不！就算说自己是女生，也会有很多人相信。一点也不奇怪。我认真的。」

「是、是吗？那就好。」

我松了一口气。汐在学校已经受够了，我不想让他更加困扰。

「今天很难熬呢。明明刚回学校，却发生了这么多事……」

「是啊……今天真的很累呢。我都快站不住了。就算跑完全程马拉松，也没有这么累。」

托福，今晚应该可以睡得很好。汐苦笑起来。总觉得有很多年没听到汐说示弱的话了。今天就是这么痛苦的一天吧。我也不禁感到心痛。

「回家后要好好休息哦。」

「嗯，我会的。」

汐点点头，对话到此中断。

忽地，我想起十天前的那晚——穿著水手服坐在长椅上的汐的身影。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十天来，我一直对此烦恼不已。可是我并不发问。就算是现在，我仍然觉得双方都忘了那件事比较好。

我思考其他的话题，看向稻田。苍鹭正慢慢地行走在田里，偶尔从泥中啄起虫子。最后张开双翼，振翅飞翔。蔚蓝的天空，有两道交错的飞机云。

「很久没有和你一起回家了呢。」

我把想到的事说了出来。「是啊。」汐回应完，抬头看向远方。

「从国中之后吧？就没有一起回家了。」

「是啊。因为社团不一样……而且有很多事。」

所谓「很多事」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故意用含糊的说法带过，使我产生了一点罪恶感。但汐似乎不在意，安静地开口：

「很多事都出现变化了呢……如果能一直停留在小学的时光就好了。」

「是吗？我倒想早点毕业，快点离开这种鬼乡下呢。」

「你从以前就一直这么说。」

「住在这种地方，和坐牢根本没两样嘛。一个不小心，所有人全陷在泥巴里。」

「哈哈哈，什么啊。」

汐笑了起来。既然他还能笑，我就放心了。虽然我有一半是认真的。

田中小路即将来到尽头，正前方是公寓。五、六名貌似椿冈国中的女孩正愉快地在公寓前方聊天。

见到那些女孩，汐的表情变得忧郁，轻轻叹气。

「怎么了？」

我发问，「什么？」汐有点慌张地回问。

「你刚才不是在叹气吗？」

「啊，被听到了吗……对不起。我只是想起我妹的事而已。」

「她怎么了？」

「最近，她都不和我说话了。」

那个小操？虽然听说她进入叛逆期……难道和汐的装扮有关吗？

「那个，我可以问原因吗？」

汐的表情一僵。但因为只有短短的一瞬，说不定是我看错了。

「可以啊。虽然不是什么愉快的话题。反正我本来就在想，早晚要让你知道的。」

「我？」

「就是十天前的事。」

我心脏猛地一跳。汐打算提那晚的事吗？尽管我故意不问……不过老实说，我很在意。

我以沉默催他说下去。

汐放慢走路速度，这是说来话长的意思。

「那天桌上放了纸条，说会晚点回来。」

团练完回到家时，应该是七点左右吧。

那时候，只有操在家里。爸爸本来就很晚回家，所以我不怎么在意。可是这个时间雪姨不在，就很稀奇了。所以我问在客厅的操——啊，雪姨是我继母……对，国中时我爸再婚的对象。

然后操说：

「桌上。」

就只讲了那两个字哦。我走过去一看，发现刚才说的纸条。雪姨说，因为她要参加公司的餐会，所以会晚点回来。晚餐在冰箱，要我们加热后吃……好像是先煮了晚餐才又出去的。

还有这样的啊？我一面想著，先去洗澡。一身清爽地走出浴室时，发现操换了外出的衣服。

「你要去哪？」

我问她。

「和朋友开读书会，去一下家庭餐厅。」

可是那时已经八点了。八点了哦？一个国中生在那种时间单独外出，不是很危险吗？而且想念书的话在家也能念。虽然我这么说，但操完全不理我。

「吵死了。十点我就会回来了啦。」

她说完就出去了。明明以前那么爱黏我……果然是叛逆期吧。

总之就是这样。家里只剩我一个人。

吃完饭、拉完筋后，就没事做了。那天没有作业，所以我看电视打发时间。我随意转台，看到全国的厉害高中生特辑的节目。穿著水手服的女生开心地弹著吉他，唱著动漫歌。

看著那画面……该怎么说呢，我有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我和那女孩，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是说当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一下子就消沉了。

然后，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与其说是念头，不如说是冲动。

我想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穿水手服。

第一次做这种事，我心脏跳得很快。我上楼，打开好多年没进去过的操的房间。她的制服就挂在墙上。

我迷惘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豁出去地穿上制服。虽然衣服很小……不过我还是把自己塞进去了。裙子也扣得上。领结的话，因为不知道怎么打，所以就没绑了。

我看著旁边的穿衣镜，「这样应该还行吧？」我这么想。那时候我身上应该充满肾上腺素或是多巴胺什么的吧，觉得都穿成这样了，乾脆连袜子都穿上好了。现在想想，我那时根本失去理智了。

就算是那样，我还是不想打开妹妹的衣柜。操应该也有不想被人见到的东西吧……虽然说擅自穿了她的衣服的人，事到如今才那么想也很矛盾就是了。

后来，我想起客厅有已经洗完摺好的操的袜子，所以走出房间下楼——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家的楼梯就在玄关旁，想去客厅的话，一定得经过玄关。

没错……操就是在那时候回来的哦。

我太大意了。她离开家，还不到三十分钟。

我和操都僵住了，大概有整整一分钟，两人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什么啊？」「你为什么穿我的制服？」一开始，操那么问。



可是我无法说明。因为根本没有穿妹妹的制服的正当理由。

操看我回答不出来，就……该怎么说呢，就抓狂了。完全控制不住，一直骂我。那些骂人的话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惊人到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我就……逃走了。连鞋子也没穿就跑出家门了。跑著跑著，我觉得自己很悲惨，所以尽全力跑……最后到了那个公园。

之后的事，就不用说明了呢。

后来我回家，和爸爸还有雪姨开了家庭会议。我们谈了很多，决定好今后要怎么做，暂时请假在家休息。

至于操……从那之后就不跟我说话了。她偶尔会用很凶的眼神看我。总之，这全是我的错。

……虽然说来话长，不过大概就是这样吧。

「呼——」汐喘了一口气。

我脑中一片混乱。虽然已经有了觉悟……可是事实比想像中的还要沉重。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想，汐应该是藉著坦承一切，希望我能不再介意那件事吧。说不定他希望我能一笑置之。

可是，别说笑出来了，我连「辛苦你了」都说不出来。总觉得不管说什么，都只是空泛的安慰。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该说点什么才行，嘴巴因此愚蠢地半开著。

汐自嘲似地笑了起来。

「唉～不行啊。本来以为说出来能轻松点，结果还是很难受。」

汐停下脚步。

回过神时，我们已经离住宅区不远了。我和汐的家，分别在这三岔路口的不同方向。

「对不起啊。你特地找我一起回家，结果气氛变这么沉重。」

「不会。没那种事。如果我一开始就问清楚……」

「没什么。反正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了。」

汐淡淡地笑著。虽然笑得很自然，但一定是在强颜欢笑。

「……别太逞强哦。」

「才不会。」

汐有点抢话似地回答。向前走了几步后停下。

「呐，唉马。」

他回过头。虽然是看著我这边，但双眼没有聚焦在我身上，彷彿看著很远的地方。

「是我错了吗？还是——」

说到这里，汐轻笑起来。

「没事。对不起。谢谢你和我一起回家，再见。」

汐骑上脚踏车，以穿著丝袜的腿踩起脚踏板。

我站在原地，望著汐的背影，直到见不到他的身影为止。

&#10045;

和汐分开时，他那悲伤的表情，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中。

那时候，什么才是正确的回答呢？回家后，我连制服都没换，直接倒在床上，不断地思考著。但想了一个小时，还是想不出好的回答。就算真的想得到好了，事到如今也不能怎么样。即使如此，我还是不住烦恼。

仔细想想，自己今天整天都在想汐的事呢。明明直到不久之前，都还觉得他是不同世界的人，为什么要为他烦恼到这种程度呢？我也不知道。

「唉……」

我忧郁地眺望著天花板，门突然被打开。

「电子字典借我。」

是彩花。她已经换下椿冈国中的制服，穿上老土的居家服了。

我藉著反作用力起身。

「我不是说到嘴都酸了吗。进别人房间前要先敲门啦。」

「不要。」

为什么不要啊？只不过是敲两、三下门而已，到底有多困难？这样早晚会出意外哦。真的。

应该好好念她一顿才对……我本来这么想，但是又算了。假如我发脾气，彩花会针对我的弱点或不想被提及的部分，毫不留情地进行攻击。不论是细长的眼睛，或是及肩剪齐的头发，这妹妹全身上下从内到外都很尖锐，即使我是哥哥，也违抗不了她。

「真拿你没办法……我记得是收在哪个抽屉……」

我下床走向书桌，照顺序一一打开抽屉找电子字典。

「……问你哦。如果你朋友向你倾诉秘密，你会怎么做？」

我一面找，一面问出刚才的烦恼。

「朋友？你有朋友？」

「真没礼貌。那种事不重要啦。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要看是什么秘密。电子字典呢？」

「不要那么急啦……啊。」

找到了。在侧边柜的第三格抽屉里。

「找到了？借我。」

彩花朝我伸手。但我不直接把电子字典交给她。

「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啥？真麻烦。」

「拜托啦。」

我双手合十请求。彩花啧了一声，「烦死了……」小声嘟哝。

「哪种秘密？丢脸的？还是做了坏事？」

「呃——不能告诉别人的。」

「秘密不都那样。」

说的也是。汐的那件事，算是哪种秘密呢？擅自穿了妹妹的制服，被妹妹发现……

「丢脸……的吧。」

「那种的话，只要说这种程度的事大家都有过哦，不用在意～就好了吧？只要知道不只自己丢过脸，就可以安心了。」

「唔……可是这次的情况很特别，应该不能那样安慰。」

「烦死了～那你不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这样就扯平了。」

「不是那种问题……不对，是这样的问题，吗……？」

是吗？我正在思考，电子字典已经被抢走了。

「够了吧？我回去了。」

彩花单方面地结束对话，离开我房间。

我呆立原地，回想彩花的话。交换秘密，扯平。虽然这理论很粗鲁，不过似乎有点道理。

「秘密，吗……」

我看向书柜。正确来说，是书柜深处。

——不、可是……那个未免太……唔……

我沉吟起来，脑中的天秤左右摆动不已。

思考了一会儿后，我做出觉悟。虽然非常不愿意，但正因为非常不愿意，所以才是等值的内容。

好。把那个拿给汐看吧。

正当我下定决心，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电话。这种时间，是谁打的？我拿起手机，发现是星原打来的。

「呜噢！」

我惊讶地发出怪叫。女生打来的电话。罕见的情况使我陷入恐慌。该、该怎么办？不对没有怎么办啦，快点接电话啊白痴。我在动摇中接起电话。

「喂、喂？我是纸木。」

『我是星原！不好意思突然打来，现在方便讲电话吗？』

即使隔著电话，还是可以听到开朗的声音。我内心雀跃，不自觉地眉开眼笑。

「没问题哦，我现在很闲。」

『是吗，太好了～那个啊，你推荐的那本书，我已经看完了哦。可是我不太会写文章，想说比起传讯息，不如直接讲感想比较快。』

「是、是吗？其实讯息或电话都——」

可以哦。我正想这么说时，墙壁被「咚！」地用力捶打。糟了，彩花又生气了。

不想又被她骂「吵死了」或「去死」，我急忙地离开房间下楼，穿上外出拖鞋，从后门走到户外。在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喂？你有听到吗？』

「啊，对不起。我刚才在移动换地点。在自己房间讲电话，会惹我妹生气。」

『哦～你有妹妹啊！真好，我是独生女，所以一直很羡慕有兄弟姊妹的人哦。』

「一点也不好，她每天不是嫌我烦，就是骂我恶心。」

『噢～会这样喔？』

「是啊，有时候还会拿东西砸我。」

『欸——！还真夸张耶。』

顺带一提，彩花扔的是面纸盒。因为我不小心吃了她的冰淇淋。不过会选择丢不坏而且不会打伤人的东西丢，表示她还有一点理智吧。

『不过我还是会觉得羡慕吧。因为我爸妈都要上班，放学回家后，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很寂寞呢。』

的确。就算是那种妹妹，如果她不在，我可能也会觉得寂寞吧。

星原之所以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朋友又多，也许是因为寂寞导致的吧。

『啊，怎么沉重起来了！快点回去吧！关于那本书——』

星原热烈地说起我推荐的《针鼹之梦》的感想。

因为内容有点难懂，我本来有点担心星原可能看不下去，但星原似乎挺喜欢的。不但提到各种剧情，还率直地讲了许多感想。

令人意外的是，她看得很认真。「那是主角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吧？」「那句话是从爷爷那边学到的吧？」之类的，连细微的伏笔也都有发现。说不定她看得下更长的小说呢。

『如果有其他好看的书，也推荐给我吧！』

「没问题。我列一张清单寄给你好了。」

『谢谢！能和我聊这些的，只有纸木同学了呢～』

虽然知道星原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听她这么说，我还是开心到快飞起来。手机的通话能事后录音吗？

「反正我很闲，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或传讯息给我哦。那个，能和我聊这些的，也只有你了……」

呜哇。说到一半才开始觉得超难为情。

『好！我会的！』

太好了。她好像没听见。我不去思考那句话被忽视的可能性。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时，晚上六点的铃声响起。我抬头向上看，傍晚的天空红得像正在燃烧似地。

「那我晚点再把清单寄给你。」

『好——啊，还有。』

「什么？」

『今天放学时，你不是和汐同学一起回去吗？』

话题转变得太突然，我有点惊讶。

「是啊，我和汐一起回去……怎么了吗？」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你会那么做呢。』

「呃，因为我挺担心他的……好歹我们是童年玩伴嘛。」

『咦！是吗！？』

星原声音拔得老高，我不禁把手机拿远。有那么值得吃惊吗？

「我们以前常玩在一起。虽然最近很少说话了……他变成那样，我很在意，所以就豁出去了。」

『这样啊……纸木同学很为朋友著想呢。』

「没有啦，那算不上——」

『不，我觉得你很厉害哦。不像我……虽然以前能普通地和汐同学说话，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再加上汐同学和亚里沙闹得不愉快，我已经没有和他说话的勇气了……人际关系真难啊。』

真意外。没想到星原会说这种话。

我知道的星原夏希，是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简单地打成一片，天生受人喜爱的角色。不过，这种看法说不定该修正了。就算是星原，也会烦恼人际问题呢。

「……其实我也一样，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汐。虽然离得远远的会很轻松，可是那样一来，就没有然后了……而且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很难忍受，所以我打算试著再和汐多做一点接触。」

隔了一拍，我继续说下去：

「虽然朋友很少的我，说这个也挺好笑的就是了。」

『……不会，我觉得你果然很厉害哦。』

「是、是吗？」

又被星原称赞了，我觉得很开心。

『总觉得轻松多了。纸木同学谢谢你！能和你聊，真是太好了。』

「我才是。很高兴能听到你的感想。」

『不会不会～那就等你送清单过来了，再见！』

「再见。」

通话结束。

我在原地伸了一个懒腰。夕阳很美。和星原说过话后，总觉得各种景色都鲜明了起来。想和星原说更多话，同时又自我警告著，不能陷得太深。该听哪个声音呢？虽然不知道，但我现在不想思考太难的事，只想沉浸在刚才的余韵里。

「好。」

回房间吧。得挑选要推荐给星原看的小说才行。

还有，得准备好要给汐的那个。

&#10045;

隔天。我比平常早出门，骑著脚踏车在晴朗的天空下奔驰。进入椿冈高中，在鞋柜区换上室内鞋后，我看了看汐的那格。没看到鞋子，表示他还没来吧。我靠在墙边，等汐来学校。

我有东西要交给汐，所以才会在这里等他。

这个时间的鞋柜区很宁静。再过十分钟，学生就会一口气涌进学校里，变得非常吵闹。希望汐能在上学的尖峰时间前到校。

五分钟，十分钟。汐一直没出现。即使过了上学的尖峰时间，还是没见到他。

平常的话，汐早就在教室里了。是因为退出田径，所以连作息时间都改变了吗？

「你在干嘛？」

「哇！」

有人说话。我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是莲见。虽然从以前就有点这种感觉，不过这家伙的存在感真的很薄弱呢。

「别吓我啦……我在等汐。」

「槻木？还真稀奇。」

「嗯啊。可是他一直没来。睡过头了吗？」

「……他会来吗？」

莲见自言自语地说著，我不禁皱眉。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啊，他昨天不是和能井还有西园，都闹得很不愉快吗？而且大家都开始躲著他。如果是我，当然不想来学校了。」

「那种事……」

虽然我想反驳，但是做不到。

莲见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应该说，是很有可能的情況。昨天发生了那么多消耗心神的事，汐一定很累吧。而且事实上，放学时我确实听到汐难得的示弱之声。不只那样，我们之间的气氛也很尴尬。如果我是汐，一定会烦恼要不要继续上学。

「不过那只是我的想法啦。你应该比我瞭解槻木的事，如果觉得他会来，就再多等一下吧？」



「嗯。我是打算等到快上课啦……」

我开始感到不安。虽然汐今天没来上学是无所谓，但假如演变成拒绝上学，我会很愧疚的。

该打个电话给他吗？我正如此盘算时，就见到星原慌慌张张地冲进鞋柜区换鞋，接著发现我和莲见，跑了过来。

「纸木同学、莲见同学，早啊！」

她露出明亮的笑容，我也跟著笑了起来。

「早。」

「早安，星原同学。」

星原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糟了。」自言自语起来。

「我昨晚没写数学作业～得快点进教室写才行～我先走了！」

星原说完，彷彿可以听见「咻！」这音效似地迅速跑走，留下微微的甜香。是说数学是第一节，现在写得来得及吗……？

「纸木，我也先走了。」

「哦，好。」

莲见也跟著星原，朝教室前进了。

我向时钟，离班会开始只剩五分钟，我也该进教室了。反正那个也不是非立刻交给汐不可，大不了还可以直接拿去他家给他。

没办法，先走吧。

我正想迈步时，眼角余光瞄到银色的头发。

是汐。太好了，他仍然愿意来学校，而且穿著女生的制服。虽然被其他人投以好奇的目光，虽然有人对他失望，有人开始躲著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他普通地走进学校，我就觉得很感动了。

我朝汐轻轻挥手，他显得有点惊讶。换了室内鞋后，汐朝我走来。

「早。你在等谁吗？」

汐的脸上带著疲倦的神色。眼睛下方有淡淡的黑眼圈，声音也不是很有活力。也许昨天的疲劳还没完全消除吧。

「嗯。我在等你。有东西要给你看。」

「我？」

我点点头，从自己书包中拿出一叠总数超过一百张，沉甸甸的 A4 纸。

「这是？」

「我国中时写的自创小说。」

小说？汐讶异地皱眉，将目光放在手中的稿纸上。

「呃……《终末的瓦——」

「啊——不要念出来。快点收进书包，回家再看吧。不对，就算不看也可以。」

「什么……？」

「边走边说吧。待在这里会迟到的。」

我说完，两人快步朝教室前进。

「为什么突然给我看小说？想听感想吗？」

「不是。因为写的很烂，所以我不是很想知道感想……」

「那为什么要给我看？」

汐有点烦躁地发问。我老实招认：

「因为那是我的秘密。」

「秘密？」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其实我曾经梦想成为作家。国中时，还写了小说投新人奖。可是在第一关就被刷下来，而且被评审批评得很难听，害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就像垃圾一样，觉得不自量力地想成为作家很丢脸……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

汐微微点头，我继续说下去。

「你昨天不是把自己的事告诉我吗？我想，那应该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所以我也应该告诉你同等程度的秘密才行，所以告诉你小说的事。这样就扯平了。」

我引用完彩花的话，发现一件事。

这么做，完全没有帮到汐吧？

对汐来说，我的小说根本可有可无。就算说那是我的秘密。大概也只会得到「哦，这样啊」的感想而已。而且仔细想，把自己觉得是垃圾的东西拿给别人看，说这叫「扯平」，也未免太奇怪了。只不过是用的比较体面的方式，把垃圾交给别人处理而已。

糟糕，我开始担心了。汐会不会不高兴啊……？

我偷瞄著汐，只见他傻眼似地叹气。

「你还真好玩呢。」

「呃……这算夸奖吗？」

「是啊。没想到昨天回家时说的那些事，对你来讲和成为黑历史的小说差不多。」

「啊、不是。我没有要笑你的意思——」

「我知道。我没有生气哦。我只是觉得自己想得太严肃，反而有点傻而已。」

汐说完，笑了起来。

「谢谢你。我会认真把小说看完的。」

「嗯，那就好。但是不用认真看啦……」

就结果来说应该没问题吧？是的话就好。而且汐也笑了。如果能让他稍微有精神一点，其他就不重

要了。我也有种释怀的感觉。

抵达教室时，铃声正好响起。我和汐急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

班上的情况和昨天没两样。

没人和汐说话，汐也依旧保持孤独。除了上课时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之外，他完全消除了自己的气息。

虽然我好几次想和他说话，可是都只有想想而已。在班上和汐说话，一定会引起所有同学的注意。对于一直不起眼地度过校园生活的我来说，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

虽然没必要硬找话题和汐聊天，可是看著孤伶伶的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无情，无法保持平静。

一整个上午，我心中都是这种焦躁的心情。

午休到来。我正在整理桌上的东西，见到星原拿著便当走到汐的位子。

昨天明明那么尴尬，还是愿意找汐一起吃饭吗？不愧是星原，我忍不住佩服起来，同时也觉得只敢旁观的自己真是逊毙了。

星原来到汐面前，和昨天一样捧起便当。

「要不要一起——」

「夏希。」

西园冷冷地插嘴。

星原战战兢兢地回头。西园在几名女生的簇拥下站在门口。真岛和椎名也在其中，她们尴尬地把眼神瞥开。

不确定西园原本是否知晓星原跟汐正在对话，她接著说道：

「我们今天想在学生餐厅吃饭，你也会来对吧？」

尽管语气平淡，却有种不容反驳的感觉。

星原困扰地交互看著西园与汐。也许是看不下去吧，汐朝西园的方向微微扬了扬下巴，似乎在说「快去吧」。

看得出星原用力捏著便当。最后，她豁出去似地用力转身，看著西园。

「我、我今天想在教室吃饭呢——哈哈。」

她硬是挂著笑容回答。

星原的微弱反抗，使西园微微挑眉。应该是没想过自己会被拒绝吧。她不高兴地眯起眼睛，凝视著星原。

「是吗？那就随便你了。」

说完，她和其他女生离开教室。

本来以为西园会有其他动作，没想到会这么乾脆地退让。但是那种乾脆的态度，反而给人更可怕的感觉。星原似乎也是那么想的，即使在汐对面坐下，仍然有点紧张。

「没问题吗？」

汐担心地发问。「没问题！」星原以开朗的声音回应，但应该只是强颜欢笑而已。就算两人开始吃便当，星原还是显得很不安。

不只汐，星原可能也会与西园对立。假如真的变成那样……我该怎么做呢。话说回来，有我能做的事吗？

放学时分，班上弥漫著懒洋洋的氛围。

我整理著书包，若无其事地看向汐。他也朝我看来，两人眼神对上。但是汐很快地别过脸，把课本塞进书包，离开教室。

——今天不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有种又是放心，又有点可惜的复杂心情。我把没装什么东西的书包搁在肩上，慢慢地走出教室。

我来到鞋柜区，看到汐靠在墙边，就像今早的我似地。还以为他已经回去了，待在这里做什么呢？但是我又不好无视他直接经过，只好发问：

「怎么了？」

汐看著我，露出有点困惑的表情。

「不，没什么。」

「是吗？」

「……那我回去了。」

汐背对著我说道。到底是怎么回——正当我这么想，又突然惊觉。

难道说，他在等我？

「汐。」

被我呼唤，汐回过头。尽管觉得有点难为情，我还是开口：

「……如果没有别的事，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去？」

汐睁大眼睛，但是又立刻若无其事地点头。

「嗯。一起回去吧。」

……该说兜圈子吗？虽然不知道汐在想什么，不过总觉得这样有点像闹剧。总之，我们一起走向鞋柜。

我们换好外出鞋，走出玄关时，身后传来「等一下！」的叫声。我回头一看，是星原。难道我们忘了东西？

只见星原穿著室内鞋朝我们跑来，战战兢兢地发问：

「那个……我也可以，和你们一起回去吗？」

真的吗！我差点叫出声。可以和星原一起回去？我按捺著涌上心头的欣喜，假装平静地回答：

「当、当然可以了。汐，你也没问题吧？」

「嗯。有夏希在一定会很热闹吧。」

星原的表情亮了起来。是会把情绪立刻表现在脸上的人呢。

「那就回去吧！」

星原说完，直接朝外走。明明她还穿著室内鞋。就连这种粗心的部分感觉起来也很可爱，我可能已经陷下去了。

昨天和汐一起经过的田间小路，今天多了星原，三人一起前进。我们打横排成一列，星原走在中间。

星原是同时以脚踏车与电车上学的。先从家里搭电车到最近的车站，再骑脚踏车到学校。由于椿冈高中离车站有一段距离，有不少学生是这样上学的。真不方便啊，星原感叹著。

「对了，汐同学和纸木同学是童年玩伴？」

星原发问，我点头。

「是啊。是小学时吗？」

我向汐做确认。

「不，应该从幼稚园就认识了。不过是上小学之后才经常一起玩。」

星原佩服似地「哦——」了起来。

「那你们已经认识超过十年了呢。你们小时候是什么感觉？」

她直接了当地发问。我回溯起往事。

「唔……我应该和现在差不多吧，是很不起眼的小孩。」

「咦？」

出声的是汐。他以难以置信的表情看著我。

「不是吧。你小时候是孩子王哦。」

「咦？是吗？」

「是啊。和喜欢欺负人的小孩吵架、跑到学校屋顶，被老师骂……很引人注目哦。你不记得了吗？」

「啊——这么说来是有那些事呢……」

我有点怀念，又觉得难为情。不过和喜欢欺负人的小孩吵架，只是嘴上吵吵，跑到屋顶单纯是因为通往屋顶的门没锁。全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变了很多哦……虽然也有没变的部分。」

汐以微妙的表情这么说。

星原一脸奇妙地歪头，继续发问。

「那汐同学呢？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孩子？」

「我的话，反而是咲马说的那种不起眼又安静的小孩。那时候我身体不好，而且很软弱，常常哭呢。」

这我倒是记得。以前的汐比现在内向很多。是直到小学四、五年级时，才变得愈来愈活泼。

「哦～看著现在的汐同学，完全想像不出来呢。」

汐腼腆地笑著。

「如果想像得出来，就伤脑筋了。我为了改变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呢。」

「是这样啊……」

我都不知道，星原说著。我也有同感。明明从小看汐到大，应该知道这些的，可是我却一直认为，汐的领袖魅力是与生俱来的。

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呢？因为想那么认为吗？把原因全部推给才能，是最简单的卸责方法。

「……话说回来，从昨天起，我就一直有点在意。」

星原突然以认真的表情看著汐。

她顿了一顿，缓缓开口道：

「汐同学，你还想继续用※『仆』自称吗？」（译注：在日文中，第一人称有「俺（ore）」、「仆（boku）」、「私（watashi）」……等等说法。女性通常以「私」自称，男性在非正式场合，通常会以「俺」或「仆」自称。）

我吃了一惊。

虽然我没有很在意，但是听星原一说，我确实也产生了这个疑问。虽然汐宣布要以女生的身分生活，也换了女生制服，但第一人称一直是「仆」。

被这么一问，汐露出苦涩的表情。

「……这样果然很半调子？」

「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改变第一人称才行哦！我只是觉得，你想怎么自称就怎么自称……」

星原连忙补充说明。汐缓缓摇头，露出柔和的表情。

「因为我的声音有点低，而且又沙哑不是吗？突然改成『私』，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怪吧。虽然我曾做了一阵子发声练习，但不是很有效……」

不过也因此，我在外表下了不少功夫哦。汐含糊地笑著。

但星原仍然以担心的表情看著汐。

「可是电视上有很多声音比你还低的女演员哦。不会很奇怪的……」

重点是——星原继续说下去：

「你想怎么自称呢？」

对于这个问题，汐尴尬地抿著嘴唇。

对话中断，沉默降临。

我和星原一起等著汐的回答。总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被随便打发。

最后，汐看开似地开口：

「老实说，我确实有想改变第一人称的想法，但是还在犹豫。突然把一切彻底改变……我会有点害怕。」

「原来如此……」

星原安静地回应。

我也不是不明白汐的心情。应该说当然会害怕了。光是穿著女生制服上学，就要做出很大的觉悟，如果连第一人称都改变，精神上可能会非常疲劳吧。

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我正在思考时，星原为了打破沉重的气氛似地大声说：

「不然这样好了！汐同学可以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时，才用『私』自称！等到说得很习惯之后，一定能自然地用女生的语气说话哦！」

这是好点子对吧！星原眼神闪亮，仿佛在这么说。

虽然我没有异议，但是汐会怎么想呢？

「那……我就尽量试试吧。」

尽管含蓄，汐还是有点欣喜地点头。星原笑容满面地催著：

「好啊好啊！那就立刻切换吧～！」

「咦？现在吗？」

「嗯！」

星原天真地回应。会不会太急了？我心想。至于汐——

「我、我……」

汐有点紧张地张口，星原以充满期待的眼神看著他。

最后——

「——对不起，我还是暂时用『仆』好了。」

「哦、哦！不是啦，我才该说对不起！好像变成硬逼你了！！」

汐面带歉色，星原也慌张地道歉。

「慢慢来就好，用不著那么急不是吗？」

我帮忙缓颊，「嗯嗯对啊！」星原连连点头，汐也同意似地浅笑起来。

星原在和乐的气氛中停下脚步。

「我要往车站那边走，所以就到这里了。」

田间小路的尽头，离我和汐分头回家的三岔路口几公尺之处，有个十字路口。

星原看著我们，再次笑了起来。

「今天说了很多话，我很开心哦！明天再一起回去吧。」

我有种快要飞起来的感觉。明天再一起回去吧，多美好的一句话。

「嗯。我也很开心哦。」

「明天见，夏希。」

「掰掰！」星原很有活力地道别，骑著脚踏车潇洒地离去……又突然转弯，回到我们面前。怎么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最后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我和汐互看一眼。

星原下了脚踏车，朝汐走近。

「那个，汐同学……我以后可以叫你小汐吗？」

汐先是一怔，接著「噗哈！」地噗哧一笑，觉得有趣似地点头。

「可以啊，你高兴怎么叫都行。」

「太好了～！那……小汐。哈哈，感觉好新鲜！那么小汐、纸木同学，掰掰！」

星原再次跨上脚踏车，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昨天，我和汐一起回家时的沉重气氛，就像假的一样。心情变得非常轻松，忍不住期待起明天三人一起回去的时光。

「那我们也回去吧。」

我向前走了几步，但是发现汐没有跟上来。

怎么了？我停下脚步，只见他站在原地，凝视著我。

「咲马……如果我以女生的语气说话，你会怎么想呢？」

这问题很突然。可是汐的表情非常认真。

我再次打量起他。

就算只以手指随便梳，似乎也不会卡住手的柔顺银色短发、长长的睫毛、明显的双眼皮。

先不说穿著女生制服或裙子的情况。光是看外表，就算说汐是女生，不认识他的人应该也会相信吧。有这种外表的人，就算以女生的语气说话，应该也不会很奇怪吧。想到这里，我老实地阐述想法：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哦。」

「是吗……我知道了。」

对不起，我只是想问问，汐说完，浅笑起来。

那是足以令人忘了他生理是男性的……极为甜美的笑容。

&#10045;

汐开始以女生的身分上学的第三天早上。

天气很晴朗。离开家门之前，我听到气象主播说，今天的降雨机率是零。由于我是骑脚踏车上学的，不会下雨是再好也不过的事。

到校时，离第一节课只剩十分钟了。一直碰上红灯，害我比平常晚到。

我赶往教室时，看到数名其他班级的学生站在自己班级外的走廊上。他们一面看著教室内，一面交头接耳地说话。

怎么了？我有点心神不宁，加快走路速度，从后方的门走进教室。

几乎所有同学都看著教室前方。

我也跟著移动视线。

「什么？」

只见黑板上大大地写著：

『槻木汐是XX』『变态』『XXX』『偷窥狂』『XXXXX』

我说不出话。脑子像是泡在冰块中似地冷到发疼，身体因困惑而发抖。

——是谁写的？

我环视教室。见到快哭出来的星原。她一和我对上视线，就咬著嘴唇低下头。其他同学不是和旁边的朋友说悄悄话，就是露出尴尬的笑容。不行，光是用看的，没办法找出犯人。

汐还没来。得在汐到教室前做点事……做什么事？我能做什么？总觉得脚下地面摇晃不已。冷静点，首先是擦掉那些字。

我把书包放在自己椅子上，绷紧神经，做了个深呼吸，下定决心，通过桌子间的走道，快步朝黑板前进。

走到教室中间时，一条腿突然从旁伸出，我来不及闪避，跌倒在地上。

「好痛……」

「逊毙了，可以好好看著脚边走路吗？」

我跪在地上，抬头看向说话的人。改得极短的裙子、漂染过的头发。西园亚里沙正拄著脸颊，低头看著我。

明明是你突然把脚伸出来的吧——我差点这么说。为什么西园要做这种事？彷彿想妨碍我擦掉那些字似地……难道？

我想起前天午休时发生的事。汐与西园的对峙。西园看著汐时，那种憎恶的眼神。

我起身，低头看著西园：

「黑板上那些，难道是……」

「难道是什么？你以为是我写的？不是哦。没有证据就别乱说哦。」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把脚伸出来？」

「我想伸就伸，不行吗？是你走路不看路才摔倒的哦。你在激动什么？」

怎么可能有那种偶然？西园肯定是故意的。但我确实没有证据。

正当我找不到话反驳时，西园突然想到什么似地，露出扭曲的笑容。

「难道你们搞上了？」

「啥？」

「你昨天不是和汐一起上学吗？前天也找汐一起回家。什么啊，老实说不就好了。你喜欢汐对吧？」

教室中泛起轻笑。令人不快的窃窃私语声钻进耳中。

全身的血液冲到脑门。

「——哪有可能啊！」

回过神来，我已大声吼道。

西园表情紧绷了一下，但是又立刻以凌厉的眼神瞪著我。

我们正僵持不下，门口又传来骚动。我也忍不住朝门口看去。

汐站在那里。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有听到那些话吗？只见他面无表情地走上讲台，拿起板擦，开始擦掉那些字。

我也离开西园的座位，走上讲台。汐不看我，安静地擦著那些字。总觉得他的脸色很难看，而且还有点发抖。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咦？」

「不用你帮忙。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我傻住了。没想到汐竟然会对我这么说。

我无法直接回自己座位，也无法帮忙，只能呆呆地站在讲台上，看著汐擦掉那些字。擦完所有的字后，汐用丢的似地放下板擦，回到自己座位。

铃声响起，伊予老师走入教室。

她看著站在讲台上的我，讶异地皱眉。

「怎么了么？」

包含我和汐在内，没有学生把黑板的事告诉老师。

即使开始上课，老师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那些话有如从大脑表面滑过去似地，无法留在记忆中。占据我所有思考的，是该怎么解释汐的话。

冷静下来后，我多少明白为什么汐会那么说。他应该不是真的对我感到厌烦，而是为我好。担心连我都被西园盯上，所以故意说出违心之言，想疏远我。

所以，我没有被他讨厌。不必把那些话当真。

我努力地这么想。

「今天的体育课，汐还是只有在旁边看呢。」「如果我也改穿女生制服，是不是就不用上体育课了？」「你不会试试看？」「开玩笑的，我才不要咧。」「是说如果是你，会想和汐交往吗？」「当然不可能。」「就算长得再好看，还是男的啊——」

午休时，我听到不少拿汐当消遣的对话。虽然前天就有那类发言了，可是次数与程度都明显增加。



也许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让班上的人觉得「拿汐来开玩笑也没有问题」吧。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星原还是继续和汐一起吃午餐。她真的很厉害。

每当星原去找汐，我就会有一种微妙的罪恶感，涌起自己也该做点什么的焦躁。可是想起今天早上的事，想到自己可能被拒绝，就又提不起劲去做什么。

不行。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等放学吧。放学时，再找汐一起回家。忘了黑板上那些话，聊些可有可无的事。汐一定也是那么希望的。

可是，情况与我预期的相反。

一放学，汐立刻抢在其他人之先离开教室。仿佛不想被我叫住。

不过，他还是有可能像昨天一样在鞋柜区等我。我微微抱著期待，追了上去。可是没在鞋柜区看到汐，而且他的格子里也没有外出鞋了。

「为什么先走了啊……」

难道说，他真的讨厌我，不想和我一起回去了吗？想到这里，悲伤与愤怒一齐涌上心头。我明明那么地关心他，还把黑历史的小说给他看，那种态度是怎样？

算了，一个人回去吧。

我正想换鞋，星原小跑步地赶了过来。

「咦、咦？小汐呢？」

就算本人不在，你也那么叫他吗？我心想，摇了摇头。

「他已经先走了。我没追上。」

「怎么这样……」

见星原一脸难过，我心头涌起对汐的忌妒之情。

「他现在应该不想和别人说话吧，让他一个人静一静也好。」

「……嗯。」

星原有如被雨淋湿的小狗似地，无精打采地走向鞋柜，换上乐福鞋，以脚尖轻轻敲地，把脚跟套进鞋子里。

接著她转头看我：

「你不回去吗？」

「咦？啊，我也要回去。」

我换上外出鞋，跟著星原走向停车场。两人分别牵著自己的脚踏车，走出校门。

烈日之下，我和星原两人走在昨天与汐一起走过的田间小路上。

虽然是顺其自然地变成一起回去，但这样真的好吗？由于心中挂著疑问，即使是与星原独处的梦幻情境，我却没有半点喜悦之情。不如说相当尴尬。星原一直低著头不说话，两人之间只有脚踏车链的转动声不停作响，我的胃开始痛了起来。

「那个，我想，汐不是因为不想和我们一起回家，才先走的。」

忍受不了沉默的我开口。

「不管是谁，都会有想独处的时候嘛。现在的汐一定是那样。等到明天，我们还是能三个人一起回去的。」

星原无力地点头。虽然反应很小，但我不肯放弃。

「对了，上次的小考，你考得怎么样？就是现代国语的。我觉得还满有自信的。果然多看小说，阅读能力就会变好哦——……」

这次连点头都没了。

什么嘛。真是的。你说点话啊。还是我误会了？那个「你不回去吗？」其实不是「一起回去吧」，而是「你杵在那里干嘛」的意思吗？是我太自我感觉良好了？该死。我愈来愈不安了……

总觉得回家的路变得非常漫长。说起来，为什么要用走的啊？用骑的啊！不行，已经错过骑车的机会了。现在才说「我们用骑的回去吧」，听起来只想早点离开而已。不对，事实上就是这样没错。

总之要打破沉默才行。正当我努力思考新的话题，旁边突然传来「嘶！」的声音。

我转头一看，吃了一惊。星原哭了。

「等、什、怎怎、怎么了？你还好吗？」

我舌头打结地发问，星原擦了擦眼泪。

「对不起……我想起早上的事。」

「早上……黑板的事？」

星原点头。

「我走进教室，看到那些字时，什么都做不到。虽然心里知道得快点把那些字擦掉才行，可是我不敢动手……只能在一旁看著。小汐一定生气了吧。虽然嘴上没有说，可是他一定希望我们能把那些字擦掉。一定是那样。」

「……也许吧。不过我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哦。午休时，你不是和汐一起吃饭吗？」

「一开始，我确实是为了小汐好，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咦？」

「昨天中午之后，亚里沙就不和我说话了……所以不和小汐一起的话，就得一个人吃饭……我根本是为了自己而已。」

是这样吗？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汐身上，没有发现星原的情况。虽然昨天起就感觉得到两人有疙瘩，没想到亚里沙直接使用了无视大绝，真阴险。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很棒哦。一般来说，不会为了其他人难过成这样。光是有这心意，我想汐也会确实地回应你的。」

「是、吗？」

「这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说的，不会有错。」

我对星原露齿而笑，星原也微笑起来。

「……谢谢。纸木同学，你人真好。」

「没有你那么好啦。」

「真、真会说话！好难为情哦。」

星原以手对脸颊煽风，从头发之间微微露出的耳尖有点泛红。

我安心地松了口气。虽然刚才有点胃痛，不过现在的感觉还不错。希望能持续到最后。

我正这么想时，星原突然停下脚步。我也跟著止步看她。

「怎么了？」

只见星原红著脸，彷彿想倾诉什么似地凝视著我。

「……那个，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

「商量？」

怦通。我的心脏猛地一跳。

不知为何，我有不好的预感。

「可以的话，那个……希望你能帮我保密。」

「哦、嗯、好。」

我屏息以待。一阵强风从东方吹来，田里翠绿的稻叶摇晃不已。

风停时，星原大大地吸了一口气。

「其实我以前很喜欢汐同学。」

不好的预感成真了。

我有种身体被留在原地，意识掉到黑暗深渊的感觉。现实一下子变得遥远，心脏碎成一片一片——在陷入绝望之前，我撑住了。

「……以前？」

「其实，直到小汐穿著女生制服来上学为止……我都是单单、单恋著他。」

星原满脸通红地看著地面，似乎可以看到她头上出现白色的蒸气。

「那现在呢？」

「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

「呃、那个，该怎么说呢……」

星原视线游移著，思考该怎么说明。她正想开口，身体却突然一晃，似乎头晕了。

「你、你还好吗？」

「对不起，因为很热……」

仔细一看，星原正在流汗。几绺发丝黏在额头上。是因为阳光太强烈呢？还是因为话题的缘故？

「换个地方说话吧？」

「好……」

我跨上脚踏车，星原也一样。

——单恋，吗？

我吞下叹息，踩起脚踏板。

只要骑个十五分钟，就能抵达有家庭餐厅与速食店的车站前。但是考虑到星原的状况，还是别花太多时间比较好。所以我们来到附近的商店街。两人走在因为被大型购物中心夺去客群而失去活力，大多数店面都拉下铁门的商店街中走了一会儿，来到一间小咖啡厅。

叮铃叮铃。我们推开门走入店里，在里面的座位面对面坐下。我们先点了饮料。星原的脸仍然很红，但是已经不再流汗了。

一名驼背的老太太，把我们点的冰咖啡与柳橙汁端了过来。星原一口气喝掉半杯柳橙汁，「呼！」地喘了口气。

「好点了吗？」

我发问。星原面带歉色地笑了起来。

「哈哈……对不起。我好像有点中暑。」

「没关系。比起那个，刚才的……」

「嗯。我会好好说明的。」

我把奶油球和糖浆倒入咖啡里，以吸管搅拌。

「因为是谈男生时的事，所以用汐同学来称呼吧——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我一直……单恋著汐同学。可是汐同学不是很受女生欢迎吗？像我这种人，就算喜欢他，他也不会喜欢我。我本来想放弃的。」

喀啦，咖啡中的冰块发出声音。

「就在那时，汐同学——不对，小汐在大家面前说，要以女生的身分生活。老实说，我放心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真的死心了。可是之后和小汐说话时，该怎么说……怎么说呢……虽然有点难说出口，不过……」

我一面听星原说话，一面喝著咖啡。

「就是有一种很想抱紧他的感觉。」

咖啡跑进气管。我连忙以纸巾按著嘴，剧烈地咳了起来。

「还、还好吗？」

「咳咳、咳、呜咕——呃、简单地说，就是你现在还是喜欢汐？」

「唔——不清楚……」

「想抱紧的，是男人的汐？还是女人的？」

「不、不知道啊！所以我才想和你商量嘛！」

生气了。

不过，这问题太难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得听喜欢的女生讲自己的恋情啊？但既然是星原拜托的，虽然我实在没劲，但还是认真地帮她思考看看吧。

我双手抱胸，思考起来。

想抱紧汐。主动的欲望。人在什么时候会想抱紧他人呢？因为产生情欲？星原的话不可能……我想这么认为。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小婴儿或小动物之类可爱的对象时吧。这么说的话——

「你对汐的感情，可能是保护欲或母性之类的吧。」

「保护欲……母性……」

「也就是说，你是因为觉得汐很可怜，所以想保护他。」

「那……和喜欢的感情不同吗？」

「很难说呢。」

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想肯定那说法。你对汐的感情是基于善意而来的同情，和恋爱不同哦。如果这么说，汐可能不会再是星原的恋爱对象，我也可以少一个情敌。

可是，来自心底的罪恶感，使我无法说「对」。

「……是不是喜欢，由你决定。」

星原沉思似地盯著桌面，「我知道了。」过了一会儿，她如此回答。

「我会再想想看的。」

「这样很好。太急著下结论，不是好事。」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与切身之痛。

杯中的咖啡还剩三分之一，再稍微深入问问吧。

「话说回来，你喜欢汐的哪些地方？」

「很多地方……主要是温柔吧。没有什么特别的起因，就是和他说话后，不知不觉被吸引……还有就是，跑步的样子，很好看吧。」

星原红著脸，腼腆地笑著。完全是少女怀春的表情。不该问的。我在心里后悔不已。

是说，跑步的模样啊。她会去看田径队的练习吗？……啊！难道说，我和她交换联络方式的那天，她之所以留在教室，就是为了看汐练习吗？呜哇……我不该发现的。

为了排遣忧郁的心情，我把剩下的冰咖啡一口气喝完。明明加了奶油球和糖浆，为什么还是觉得苦呢？

「纸木同学，你从以前起就和小汐很要好对吧？」

与其说从以前起，不如说只有以前。不过我现在没心情订正，「嗯。」所以随意地点了点头。

「那你一定比其他人知道更多小汐的事吧？」

「这就难说了。如果是小学时代，应该比其他人知道多一点啦。」

「例如呢？」

「例、例如？这个嘛……」

我双手抱胸，回想小时候的事。

「……如果问汐『你会说俄语吗？』他就会露出很不高兴的表情。之类的。」

「噢～～～！是这样啊……！」

星原眼神发亮，似乎很感兴趣。接著她突然打开手机，开始打字。是想把刚才说的事记下来吗？还真有心呢。我以冰冷的心情想著。

咚——墙上的老钟响了起来。已经六点了。

「……该回去了吧。」

星原阖上手机，抬起头。

「嗯，说的也是。谢谢你听我说这些。」

「没什么啦。」

「这些话，只能说给你听呢。」

说完，星原露出天真单纯的笑容。

该高兴吗？我不知道。

&#10045;

听了星原的烦恼的隔天，一早就下著大雨。

对骑脚踏车上下学的人来说，雨是敌人。穿著雨衣很闷热，到学校时，头发会因汗水与湿气黏在额头上，衣服也会贴在身上，很不舒服。

今早，也是这种感觉。

学生们在鞋柜区排著队，或是抖落伞上的水珠，或是把雨衣折起来。我也混在其中，把雨衣上的水珠拍落。

就在这时，一名撑著伞的女学生朝门口跑来。她来到我身边，把伞收起。

「啊。」我轻轻叫了一声。是汐。和我不同，他几乎没有流汗，头发乾爽柔顺，制服也没有黏在身上。

我想起昨天黑板上的字，还有星原和我说的话，各种感情在心中旋绕。该和他打招呼吗？还是别说话好呢？我迷惘了半晌，选了前者。

「早、早啊。」

我含蓄地开口，汐转过头，以惊讶的表情看著我。他跑过来时，似乎没发现是我。

「你……嗯，早安。」

汐僵硬地回答。既然这么巧凑在一起，我试著继续聊天。

「你今天不是骑车？」

「嗯。因为……不想被淋湿，所以是家人开车送我来。」

「是吗？我也希望下雨天时有人能送我上学呢。全身黏答答的烦死人了。」

「……嗯。」

汐看起来不是很有精神。而且心神不宁。他不停地张望四周，似乎很在意他人的目光。

汐迅速地把伞收好，扣起扣子。正想走进门内时，「那个——」我开口，他停下脚步。

「今天，要不要三个人一起回去？星原好像也很想和你回去哦。」

汐转过头，说道：

「我的家人会来接我。」

「啊，说的也是。」

「……咲马。」

突然叫我的名字，我紧张地提防起来。汐以怜悯的眼神看著我。

「不必硬是找话和我聊哦。你也不想因为和我在一起而被误会吧？」

我说不出口。下一瞬，胸口有一种被纸割伤手指般的剧痛。

「才没——」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汐打断我的话，露出一看就知道是硬挤出来的笑容后，不等我回话，就径直走进校舍里。

才没有那种事。我恨起没有立刻这么说的自己。

这天的空气又闷又湿，感觉很不舒服。不只湿度，西园亚里沙的言行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原因之一。

「老师——槻木同学可以不上课吗——」

西园在体育馆里大声发问。「槻木的话没关系。」体育老师露出困扰的表情，如此回答。「他那样根本只是在偷懒吧？」可是西园仍然不肯罢休。明显的恶意，使汐局促似地垂著眼帘。

下课时，西园也不断说著类似霸凌的话。

「是说啊——那个谁的内裤不知道是男用还是女用的呢？有没有人要去确认一下？」

「男人穿女生制服没有违反校规吗？我觉得这是扰乱秩序的行为呢。」

「不是有男人和男人搞在一起的漫画吗？那个谁看到那种漫画会兴奋吗？呜哇——恶心死了。」

起初，其他人只是苦笑，但随著时间经过，开始有人附和起西园的话。

我想，真心想找汐麻烦的，应该只有西园而已。其他人只是想以取笑汐来打破沉重的气氛吧。与其整个班死气沉沉，不如找个人来取笑比较热闹。那种对沉默过敏的家伙，在国中时代就很多了。

其实我也不是不明白那些人的心情。不管是谁，都不喜欢难堪的气氛。如果刚好有适合炒热气氛的话题，就算内容不妥，就算不是真心那么认为，也会随波逐流地跟著说他人的坏话。话是这么说，但我不想肯定那些人的行为。

还有，西园小圈圈的成员中，一开始对汐态度友善的真岛与椎名，虽然没有跟著挖苦汐，可是也不

敢否定西园的话，只能尴尬地沉默旁观。别说汐，最近她们也不和星原说话了。

情况缓慢地恶化著。

我以黯淡的心情上完整天的课。和星原一起回去的话，总觉得有愧疚感，所以独自回家。

下雨的日子持续著。

西园对汐的攻击不断升级，不但会大声毁谤汐，还会在经过汐的位子时，故意弄掉汐的课本或铅笔盒，变成直接动手。最过分的是，甚至故意把纸盒装的奶茶，泼在汐的肩膀上。

汐一直默默地忍耐。装成没听到那些毁谤的话，静静地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汐的反应，使西园变得更加暴躁了。

尽管星原会和汐一起吃午餐，可是对于霸凌的事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以快哭的表情看著一切。虽然如此，还是比什么都没做的我好太多了。

必须想点办法才行。我心想。

再这样下去，汐在班上会待不下去的——虽然我如此担心，但同时也有「反正不关我的事」的风凉想法。

就算以女生的身分生活，汐还是汐。长得好看又聪明，个性又好，是什么都会的优等生。尽管现在忍气吞声，但私底下肯定正在盘算著该怎么打破现状。而且还会以我和星原都想不到的方法，再次成为风云人物……这种可能性不是零。

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我之所以会这样想，都是因为前天在咖啡厅和星原聊过的关系。星原喜欢汐的事实，使我对汐的同情心减少许多。

这样不好。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没办法简单地割舍那种感情。

&#10045;

周末结束，星期一到来。

汐以女生的身分生活，已经一个礼拜了。直到昨天还在下的雨停了，天空非常晴朗。

第三节的体育课结束后，男生们回二年 A 班换衣服，并准备第四节的上课内容。不久之后，在更衣室换衣服的女生们也鱼贯地进入教室。

第四节的铃声响起，还是没见到汐。我明明看到他把报告交给老师后就离开体育馆了，为什么还没回班上呢？

中年的男性教师走进教室，是数学老师。他走上讲台，摸著胡渣，懒懒地把课本放在桌上，正想拿起粉笔时，教室的门被打开了。

汐站在门口，已经换好衣服——不对，虽然上半身穿著制服，但下半身不是裙子，而是运动裤。

汐的脸色很苍白，神情憔悴，而且呼吸似乎很急促。

「对不起，我迟到了。」

老师看著汐的运动裤，讶异地皱眉，但是没有特别说什么，只是简短地催他快回座位。

汐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快步地走向自己的位子。

怎么了？

由于正在上课，所以没有人发问，但所有人应该都这么想吧。

到头来，数学课在没人提汐及的裤子的情况下结束，午休到来。

数学老师一离开，众人的疑问立刻爆发，开始议论纷纷。

「怎么了？」「该不会被泼了什么吧？」「谁去问问看？」「你不会自己去问。」

汐在各种猜测与奚落声中，一如往常地与星原吃午餐。虽然星原也很在意，但是似乎觉得不问比较好，所以故意不提。

就在这时，教室的门突然砰地被打开。

意气风发地走进教室的，是西园亚里沙。只见她走上讲台，彷彿展示战利品似地高举右手的东西。

「这是我刚才发现的。有人知道是谁的吗？」

此时此刻，包含我在内，大部分的人都明白真相了。

被西园高举的，是女生制服的裙子。

「我想应该是班上谁的吧。有没有人要出来认领？」

西园露出残酷的笑容，不当一回事似地摇晃裙子。只要回想她对汐做过的各种事，不难猜到那肯定是汐的裙子。

她八成是在体育课时藉口上厕所之类的。离开体育馆，溜进汐换衣服用的多功能室，偷走汐的裙子吧。只要趁著早上没人时进入多功能室，偷偷打开窗户的锁，要溜进去并不难。

所有人应该都猜到真相了，可是没人出面指责西园。大家心里明白，就算出言质问，也会被她闪躲。不只如此，甚至有可能被她盯上，一起被她霸凌。西园应该也是明白这点，才敢这么做的。

我用力握拳，对这种阴险又卑鄙的手法感到恶心。可是身体动不了。尽管心脏剧烈跳动，但是无法从椅子上起身。

「……」

汐低著头，肩膀微微发颤，看起来像是拚命忍耐快爆发的什么似地。

「呐，这是不是你的？」

西园走下讲台，来到汐的桌前，端详他似地歪头。

「好歹可以确认看看吧？喏，快点看这边？」

西园威胁似地说著，汐缓缓抬头，脸色苍白地点头：

「是啊，那是我——」

「不是吧。」

西园挥下冰冷的屠刀似地打断汐的话。

「你不是男人吗？不需要裙子吧。」

西园说完，把裙子扔在地上，践踏起来。宛如想把沾在鞋底的口香糖弄掉似地，用力捻著裙子——

「！」

汐站了起来。他以带著愤怒的眼神，低头瞪著西园。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三十公分，只要汐有那个

意思，可以立刻击中西园。但是西园脸上毫无惧色。

「怎么？你生气了？」

「……收起你的脚。」

「为什么？」

汐用力咬紧嘴唇，收起眼中的怒意，改以恳求的眼神望著西园。

「那条裙子……是我的。是我第一件……女孩子的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是有多爱裙子啊？以为只要穿上女生的衣服，就能变成女人吗？」

「恶心！」西园暴躁地啐道。

「怎么可能呢？你家没镜子吗？不管外表长得多好看，也不可能真的蒙混过去啦。」

汐听到污言秽语似地皱眉，不再说话。

也许对汐的反应感到火大吧，西园露出狰狞的表情道：

「说啊！你有没有老二！」

她咆哮完，突然做出惊人之举——把手伸向汐的腹部下方约十公分的，大腿之间的部分，一把抓下去。

汐的头发似乎全部倒竖起来了。

「——不要这样！」

他大叫著，用力推开西园。西园重重地撞上后方的桌椅，摔倒在地上。

班上的空气似乎结冰了。有如凶杀案现场似的，整间教室，只听得到汐的喘息声。

汐的脸上逐渐浮现憎厌与后悔之色。

西园发抖著，不知是因为盛怒，或是在哭。其实两者都不是。只见她低著头，浏海遮住表情，「哈哈哈！」地发出愉快的笑声。她跳针似地不断笑著，最后摇摇晃晃地起身，拨开乱掉的浏海，露出挂著扭曲笑容的脸。

「什么嘛，想说的话明明做得到啊……就是这样，就是刚才那种感觉！让我看看你充满男人味的那一面！因为你是男人！」

「不、不对……刚才是……」

汐难以置信地摇头，沉痛地挤出声音。最后忍受不了一切似地捡起裙子，跑出教室。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回过神。

我刚才到底在做什么啊？不对，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眼睁睁地旁观汐被强大的恶意攻击，有如在全班同学面前被脱光衣服似地，任人羞辱。

我满心后悔。

尽管明白已经太迟了，我还是起身离开教室，朝著走廊另一端的背影全力奔驰。

我一面跑著，在心中懊恨不已。自己真是无药可救的人渣。不但是人渣，还很愚蠢。我不是相信汐的能力。只是害怕被西园盯上，怕被周围的人当成珍禽异兽。所以找了那种烂理由旁观而已。



尽管我脑中只有自私自利的想法，汐还是顾虑著我，不想把我卷入霸凌之中。他明明是最希望得到帮助的人，我却践踏了他的好意。

「可恶……！」

我很想狠狠地揍不久之前的自己。

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冲下楼梯，在走廊疾奔，直接穿著室内鞋来到体育馆后方——汐总算停下脚步。我气喘吁吁地从跑步改成走路，慢慢朝汐走近。真没想到自己有机会追上田径队的王牌，这就是所谓火灾现场的异常发挥吗？

体育馆后方没有任何人。校舍栋的喧嚣仿佛来自极为遥远的世界。

「汐。」

我唤著汐的名字。汐肩膀一颤，回过头。

他正在哭。泪水从不断从眼角滚落，就算擦了也继续流下。溃堤似地，止也止不住。

我胸口发疼，不希望再次看到汐的这种表情。

「汐，对不起……我什么都做不到。真的很对不起。我只顾著自己，所以装成没看到你被西园欺负的事……关于这点我没什么好辩解的，可是以后不一样了。」

我朝汐前进一步。

「我再也不会装成没看到了。不管任何事，只要我做得到，我都会帮你。这和男人女人什么的无关，因为对我来说，你是重要的童年玩伴。」

说到后来，我觉得脸颊发烫。这是什么陶醉在自己的真诚中的台词啊？我不禁自嘲。但这毫无疑问是我的真心话。

「呜～」听我那么说，汐抽噎得更厉害了。他大力摇头道：

「……那样，不行……」

「为、为什么？」

没想到会被拒绝，我不禁动摇了。

「因为……」

汐泪流不止，正面看著我。

「因为，我喜欢你。」

他明确地这么说。

第一时间，我无法理解汐说了什么。脑中一片空白。

汐直勾勾地凝视著我。最后死心似地低下头，跑走了。

我只能呆立原地，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就算追上去，就算追上了，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我现在仍然很混乱，无法思考。

只有一件事，我是明白的。

就是汐说的「喜欢」，绝对不是对朋友的「喜欢」。

&#10045;

那天，汐早退了。

班上陷入与过去不同的尴尬之中。最明确的变化是，从午休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汐的事。原本会拿汐来取笑的家伙们，也因为本人不在，不再提到他。

虽然西园也一样，可是在她脸上见不到反省的神色。应该是单纯因为汐不在，所以安分下来而已。假如汐来上学，说不定又会开始大肆抵毁他。

总算捱到放学时间。

我整理好书包，离开教室。

白天上课时，我一直想著汐说的那些话。老实说，我现在还是很混乱。被直到不久之前一直当成男性看待的童年玩伴告白，不管是谁，都会这样吧。

可是，现在的汐不是男生。话虽这么说，但他也不是普通的女孩。汐的身体是男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我，不论身心都是男性，也和大多数的男性一样，喜欢女性。

我不讨厌汐。他很适合穿女生制服，看起来也很可爱。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办法把他当成女生。所以……

那告白，我无法说 OK。

可是也无法说 NO。

因为，太痛苦了。在众人面前自曝从小到大一直隐瞒的秘密，因此被人歧视，受到霸凌。在落入悲伤的深渊时，还被告白的对象甩了……那种情况，光是想像我就心痛。是我的话，绝对会很想死。

如果不明确地回答，就无法帮上汐的忙。虽然明白，可是我做不到。至少现在，我没办法放著汐不管。

今后该怎么面对汐呢？想到这个问题，心情就很沉重，不过还是必须好好面对汐才行。因为我已经决定再也不装作没看到了。这个想法，现在也没有改变。

「要振作点啊……」

我鼓励自己似地说著，从鞋柜区走到校舍外。

——不过，该怎么说呢。

我喜欢星原，星原喜欢汐，汐对我告白。

就像资源回收标志，完美的三角关系。没想到居然会有这种事，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我以事不关己的感觉回顾著自己的状况，来到停车场。在我解开脚踏车的锁，握住把手，想把车子拉出来时，脚踏板勾到旁边的脚踏车，使其翻倒。倒下的脚踏车压倒其他的脚踏车，接二连三……

「呃啊……」

八辆脚踏车像骨牌一样成排翻倒。

不能放著不管。我只好一一牵起他人的脚踏车。就在这时，一名女孩从对面走来。

「嘿咻。」

星原出声，帮我拉起脚踏车。

「谢谢。」

「没什么，因为我的脚踏车也倒了。」

「是、是这样吗？对不起。」

我一面道歉，一面拉起脚踏车。

最后一辆被拉起后，星原以认真的表情看著我。

「可以一起回去吗？」

我和星原默默地走在田间小路上。

这是我们第三次一起回去了，虽然已经没有紧张或兴奋到快飞上天的感觉，但老实说，还是很习惯。不是次数的问题，是因为星原的话太少的缘故。

星原之所以显得没有活力，应该是因为午休的事吧。

「……小汐今天很惨呢。」

果然是这样。

星原看著下方，喃喃说著。「嗯。」我同意她的话。

「纸木同学，中午小汐离开时，你不是有追上去吗……后来怎么了？」

「我勉强追上他，在体育馆后面跟他说了一些话。」

「什么话呢？」

「我对汐说，他是我重要的童年玩伴，所以我以后会尽可能地帮他。」

被告白的部分不能说。那不是能随便说出去的事，特别是喜欢汐的星原，更是必须对她保密。

「这样啊……你们有好好说开了呢。」

「才没有。老实说，那连对话都不太算吧。」

「……我啊，从午休起一直在想。」

星原顿了一顿，继续说下去。

「我必须向小汐道歉才行。对不起，之前一直只在旁边看著而已。还有，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在意周围的人的目光，我会陪著你的，这样……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星原笔直地看著前方，眼中带著坚定的意志。

我很开心，星原也和我一样。不是只有对过去感到懊悔，还想为了汐，有所行动。这样的星原看起来很可靠，很耀眼。

「我也会帮忙的。」

「谢谢你，纸木同学。那就马上开始吧……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我想去一个地方，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

「想去一个地方？」

「嗯。」星原点头，脸上稍微带著点腼腆的神色。

「就是，小汐的家。」

我和星原站在住宅区的一隅。

我们眼前是一栋两层楼的气派平房。这里就是汐的家。

虽然感受到星原「想成为汐的力量」的强烈意志，但是没想到她会立刻行动。我对打算明天再开始行动的自己感到羞耻。

我们停好脚踏车，从篮子里拿起书包。

有多少年没来汐的家了呢？我有点紧张。再说，如果汐提起告白的事，该怎么办？想到这里，又有点不安。虽然说星原也在，他应该不会在这时候催我回答……就算想这些也没用。

「我要按电铃了哦。」

「嗯、嗯……！」

星原比我还紧张。只见她僵著脸，身体紧绷。不久之前的决心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看起来很不可靠。

「你、你还好吗？」

「哈哈哈……有点紧张呢。因为我是第一次去男生家……啊，小汐不是男生哦！？刚才只是口误！小汐已经是女生了哦！」

「嗯、嗯。」

用不著那么拚命否认吧。我知道星原心中还有一些部分，仍然把汐当成男生。不过那也是当然的，本来就不可能那么简单地割舍原本的感情。

我们并肩站在门口，按了电铃。不到十秒后，『哪位？』对讲机传来声音。

「呃，我叫纸木，是汐——同学的朋友，还有同班同学的星原也一起来了。我们有点担心他。」

『……稍等一下哦。』

嘟。对讲机结束通话。不久之后，玄关的门被打开。

从门后探出头的，是一名黑发的女性。看起来大约三十出头，身材修长，即使穿著白衬衫与牛仔裤也很有模有样，而且长得很美。就连旁边的星原也「哦——」地小声叹息。

这个人应该就是汐的继母雪姨吧。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你是咲马对吧？」

「啊、是。」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她应该是从汐那边听说的吧。

雪姨露出亲切的笑容。

「我看过相簿哦。你以前和汐很要好对吧？谢谢你那么关心他。」

「没有……」

我忍不住瞥开视线。虽然关心汐是真的，但是被人道谢，就有种难为情的感觉。

「快进来吧。」

我和星原向雪姨致意后，踏入屋内。

他人的家的气味钻入鼻腔。充满了汐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气味。之所以觉得有点怀念，是因为小时候常来这个家玩的缘故吗？

我脱下鞋子，正想踏上走廊时，「啊，等一下。」雪姨突然叫住我们。

「我有话想问你们，方便聊聊吗？」

我和星原对望了一眼，总之先点头再说。

雪姨笑得有点生硬，问道：

「汐在学校……有没有被欺负？」

我的胃像被灌了铅一样沉重。

该怎么回答才好呢？说出事实吗？或者说当然没有那种事了？雪姨的话，应该比较希望听到后者的回答吧。可是说谎会有罪恶感。再说，雪姨之所以那么问，应该是有什么根据吧，就算说谎，应该也会被看穿……我还在思考，星原已经开口了。

「小汐……在班上被某个同学找麻烦。」

星原选了前者。让她帮我说出难以启齿的事，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已经没办法说谎了，所以我也跟著点头。接著雪姨大大地叹了一口气，搔了搔头发。

「是吗～～～果然啊。那种事……唔～还真困难呢。」

「不、不过！我们绝对不会再那种事发生了！以后我和纸木同学会保护小汐的！」

「真的吗？」

我和星原连连点头。

雪姨双手抱胸地看著我们，浅笑起来。

「好。那就拜托你们了，要多多关照汐哦。」

「是！」我和星原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了好了，快进来吧。」雪姨说著，我们这才进入屋里。

「对了，咲马，听说你以前常来玩？」

「啊、是的。小时候常来。」

「那你知道汐的房间在哪吧。」

「呃——是上楼后的第一间对吧？」

「对对对。说不定你比我对这个家还熟呢。」

「没这回事……」

不要说这种让人难以回答的话啦……我正心想，发现星原正以羡慕的眼神看著我。常来汐家玩，很值得羡慕吗……？

「啊，不好意思叫住你们。快去找汐吧。」

「是。」我和星原再次致意，准备前往汐的房间。

就在这时，玄关的门又被打开了。

我回头，见到一名穿著水手服的女孩。外表白皙纤瘦、留著黑色的妹妹头。是汐的妹妹小操。

「欢迎回家。」雪姨对小操说道。但小操并不回应，而是讶异地看著我们。

「……咲马哥？你有什么事吗？」

「哦，我是来找汐的。是说好久没见到你了呢。」

「唉，是这样啊。」

小操的回应称不上有礼貌，似乎不怎么欢迎我们。

她关上大门，脱下鞋子，走进屋内时，「啊，对了。」想起什么似地看著我。

「呐，咲马哥，可以叫我哥别穿女装了吗？看起来真的很恶心耶。」

直接又尖锐的措词，使我非常错愕。那很明显是违背汐的想法的要求。

妹妹不跟我说话。虽然听汐那么说过，可是两人的关系似乎比我以为的更糟。

我正感到迷惘时，「你啊！」雪姨斥责起小操。

「不能说那种话。汐已经是姊姊了……」

「烦死了。外人插什么嘴。」

小操恶形恶状地啐道，消失在走廊的另一头。光是一句话，就能窥见槻木家的复杂情况。

「哈哈。」雪姨困扰地笑著。

「让你们看到难看的场面了。好了，快点去找汐吧。太慢的话，汐会担心哦。」

尽管在意楼下的情况，我和星原还是爬上楼梯。老实说，我很担心她们，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到。现在还是别干涉太多家务事吧。

我来到二楼，汐的房间与记忆中的位置相同。有那么一瞬，我有种回到小学时光的错觉。没有星原在场的话，这种错觉说不定会持续更久吧。

我敲了敲门，「请进。」听到汐的声音。我打开门。

「……欢迎。」

汐穿著连帽衫与短裤，坐在床上，以似乎相当疲惫的眼神看著我们。

午休时对我告白的汐的身影，与眼前的汐重叠在一起。我按捺著动摇的心情，走进房间。

「我进来了哦。」

「打、打扰了。」

星原紧张地跟在我身后。

汐的房间和以前没有太大不同，乾淨清爽。书架上有一些主流的少年漫画，但是书背看起来很漂亮，似乎不常翻阅。不过也许只是因为他爱惜物品而已。

「随便坐吧。」

我把书包放在床边，照著汐说的，坐在地毯上。星原也在我旁边坐下。

「你们在楼下说了什么话吗？离按门铃有一段时间了呢。」

星原还在紧张，所以由我开口：

「哦、呃……我们和雪姨还有小操聊了一下。」

「是吗。和操说过话了啊。」

汐不再说话，眼神看起来有点忧愁。

沉默降临。

我对星原使了使眼色。你不是有话要说吗？星原吞了吞口水，看著汐。

「呃、其实，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道歉？」

「今天午休时……我什么都做不到，对不起。你应该很难受……但我只是在旁边看著……可是，以后我不会再装成没看见了。我是为了说这件事，才来找你的。」

星原断断续续地说著，汐安静地点头，听著星原说话。无法从表情判读他现在的感情。与其说被星原的话感动，更像要装成有在听星原说话的样子。

「你人真好。」

汐事不关己似地说著，露出柔和的笑容。

「的确，今天真的很难熬……老实说，我不想再去学校了。」

「咦！」星原小声惊叫。

「乾脆转学好了。去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隐瞒以前的经历，以女生的身分生活，这样也不错。」

「不、不行！」

「为什么？」

汐从床上起身，沙沙，发出衣物摩擦的声音，挨著星原坐下。两人的肩膀几乎碰在一起，

汐以微微向上的角度看著星原，嘴边挂著浅笑，感觉有点冶艳。

……距离是不是太近了一点？

那个，好像有种快要接吻般的气氛？

星原有如石像般僵住，连耳根子都红透了。感觉得到她的紧张，我也跟著心跳不已，不对，是心惊胆颤。尽管觉得汐应该不会做什么，可是看起来很令人不安。但又不能硬是把两人分开，只能在一旁乾著急。

汐的视线突然从星原身上移开，朝我看来。他露出惋惜般的表情，从星原身边离开，隔著矮桌，坐在我们对面。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的。我不会转学，也会去上学的。」

「对对对对啊！太好了～吓我一跳，哈哈……」

我也若无其事地松了一口气。那种事会让人不安的，希望他别常做。

咚咚，有人从外面敲门。「是。」汐应声后，雪姨端著托盘走进房间。

「这是请你们吃的。」

她说著，把三人分的苹果汁和泡芙放在桌上。可以随时端出这种时尚的点心，果然和我家不同呢。我心想。

雪姨离开后，汐拿起泡芙，立刻吃了起来。

「你们也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谢招待。」

我们默默地吃著泡芙。该怎么说呢，是很奇妙的时光。

汐第一个吃完，正想把包装纸拿去垃圾桶丢时，我注意到一件事。

「汐，你鼻子上沾到鲜奶油了哦。」

「咦！」

汐摸了摸自己鼻子，发现鲜奶油后，迅速地抽了张卫生纸，擦起鼻子。看他那么慌张，我忍不住笑了。

「你难得有这种失误呢。」

「少、少啰唆。这种事谁都会发生啦。」

汐不高兴地瞪著我，脸上带著难为情的神色。也许是在自己房间，所以松懈了吧。上次见到他这么粗心的模样，应该是小学时吧。

我把吃了几口的泡芙扔进嘴里，一面咀嚼一面看向身边。星原拿著泡芙，正在张望四周。

「小汐的房间，东西很少呢。」

我也这么想。虽然没有特别在意，难道有什么原因吗？

汐苦笑著刮起脸颊。

「我常被这么说。我从以前起就没什么物欲了。」

「咦～是这样啊？我的话，因为看到什么都想要，所以房间里一大堆东西，老是被妈妈骂说要好好整理房间呢。」

「哈哈，很像你的感觉呢。」

的确。虽然这么说对星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星原的房间感觉起来就是乱乱的吧。似乎会有很多可

爱的抱枕。

我正如此想著，星原突然「啊！」了一声，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起身走到书架前。

「这是小学的毕业纪念册吗？」

她指著书架下层的格子发问。那儿有一本红色的精装书。就如星原说的，是我和汐的母校，椿冈西小学的毕业纪念册。

「是啊。要看吗？」

「可以吗！？我想看！」

星原立刻抽出毕业纪念册，放在桌上打开，唰唰地翻了起来。

「呃——槻木，槻木……啊！找到了！哇～好可爱！」

星原喜孜孜地看著毕业纪念册，在一堆大头照中找出汐。只有他是银发，所以相当显眼。那是小学六年级时的照片。

这样一看，小时候的汐真的就和女孩子一样。大大的眼睛，就男生来说头发很长。仔细回想，从以前起，汐的头发一直都留得不短。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成为女生的？」

我不经意地问出闪过脑中的疑问。「这个嘛……」汐歪著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懂事时就这么想了吧。」

「这样啊。」

「不过，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同，应该是小三时。」

小三，是男女开始有别的时候。体育课时男女分开换衣服，应该是小三时没错。

汐喝了一口苹果汁，露出回忆往事般的神情。

「那时候有话剧表演，班上要演灰姑娘。有王子、灰姑娘、魔法师、坏心的姊妹等等的角色。老师说想演灰姑娘的人举手时，我举了手。」

我默默地点头，星原也认真地听起汐说话。

「然后老师笑了。说槻木同学是男生，应该要演王子才对哦。大家也跟著笑了。那时候，虽然我也配合大家一起笑，但心里其实大受打击，原来我不可以演公主。」

汐继续说下去。

「在那之后，我就注意著要装出男孩子的样子。因为我不想被嘲笑，也不想害妈妈担心。」

汐的生母在我们小时候生了难治的病，长期住院。我常常和汐一起去探病，每当我们聊起学校的事，汐的妈妈就会笑得很开心。

汐说不定是不想造成母亲的负担，所以才会一直伪装自己，扮演令母亲骄傲的儿子吧。那么做有多辛苦、多纠结，我实在想像不出来。

「小汐从小就很辛苦呢。」

星原沉痛地说著，汐安慰似地微笑著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啦。我不讨厌和男生们一起活动身体，而且虽然想成为女生，也不等于所有兴趣都很女性化。不是有比起穿裙子，更喜欢穿裤子的女生吗？就是那种感觉。」

不过——说到这里，汐脸上出现阴霾。

「和男生一起上厕所或换衣服时，就会觉得很讨厌……特别是一起去上厕所的习惯。」

我心脏猛地一跳。我当年常拉著汐一起去上厕所。但那是小学低年级的事，说不定他已经忘了……但还是道个歉吧。

「……对不起。」

「啊，你还记得吗？不过那不是任何人的错，所以没关系啦。」

汐似乎也记得。幸好有道歉……

我偷偷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又产生新的疑问。

「这么说来，你——」

说到一半，我又住了口。因为问到一半才惊觉，我想问的，对汐来说应该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你不会在发问前先想想吗！我在心里骂著自己。

「我怎么了？」

「啊、没什么啦。对不起。」

「话只说一半会让人很在意，你就直接说吧。」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说的话也许会留下祸根。我一面后悔自己说话不经大脑，一面战战兢兢地发问：

「那个，你在学校时，要怎么上厕所……」

汐以女生身分上学的第一天，其他同学有问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汐露出明显困扰的表情。

今天，汐也是同样的反应。不过和上次不同的是，他不情不愿地开口了：

「……没有上。」

「咦？」

我和星原同声惊呼。星原以手撑著地板，把上半身凑近。

「一、一直忍著吗？」

「……嗯。虽然老师说可以用教职员的厕所，不过我觉得对老师们很抱歉……」

「不、不行啦。不能忍的。不然会生病哦？」

「我知道……不过我本来就很少在学校上厕所，其实没有那么困扰啦。」

「可是……」

星原担心地皱眉。我也很担心。

如果只有在学校憋尿，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还是对健康不好，而且一定有忍不住的时候。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但厕所是相当私密的空间，我完全无法介入……



就在我烦恼著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星原小心翼翼地开口了。

「不然，你想上厕所时，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脑中浮现大大的「！？」。

当然，星原所谓的一起去，应该只是跟到门口而已。尽管如此，那发言还是极具冲击性。

但是汐并不惊讶。

「不用啦，又不是看了恐怖电影的小孩……」

他有点傻眼地说著。「啊呜……」星原低下头。

「……但还是谢谢你。我很高兴你这么为我著想。以后我会尽量不忍耐的。」

汐温柔地笑著。星原神情一亮，露出灿烂到令人目眩的笑容。

「嗯！那样比较好哦！」

哦，这样就解决了……吗？不，应该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但如果能稍微减轻汐的负担，我发问就值得了。

我把剩下的苹果汁喝完。看向墙上的时钟，已经超过五点了。

「该回去了呢。」

我提醒著。「说的也是。」星原有些惋惜地说著，把毕业纪念册放回书架。

「我送你们到门口吧。」

我和星原起身，拿著书包离开房间下楼，在玄关穿鞋。

星原认真地看著汐，似乎想藉由眼神倾诉些什么。

「明天要来哦。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去。」

汐微笑著，轻轻点头道：「嗯。」

「那就明天见了。」

我说完，和星原一起离开汐的家。

外头还很明亮。太阳主张著自己的存在，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牵著车，踏上归途。

「呼——有来这一趟真是太好了。」

星原彷彿完成什么大工作似地，吁了一口气说道。

「是啊。虽然汐有点消沉，不过看样子，明天应该会来上学。」

「嗯。明天起要加油了。必须坚定地对亚里沙说清楚才行……！」

听到那名字，我心中充满苦涩的感情。

「西园啊。如果能搞定她就好了。」

「是啊……比起领袖，亚里沙更像头目。只要能说服她，班上的气氛应该就会好很多了。不过她很强呢。」

很强。确实如此。虽然西园看起来那个样子，但是很能言善道。想辩倒她没有那么容易。

「她有什么弱点吗？」

「亚里沙吗？唔——怕辣，之类的？」

「知道那种事能做什么啊……我说的是类似把柄的弱点。」

「把柄……」

星原皱著眉，沉吟起来。

「……亚里沙，以前喜欢小汐哦。」

隔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来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也许是因为那样，所以才会一直欺负小汐，想逼小汐变回男生吧……」

不会是那么幼稚的理由吧？但似乎也不能一股脑地否定。

喜欢的异性突然宣布改变性别。面对那种状况，不管是谁都会受到打击吧。虽然有人会因此放弃，不过应该也会有试图说服对方，希望对方改变想法的人。就西园的个性，她不是说之以理或动之以情，而是以逼迫的方式想让汐回心转意。这么一想，就会有点同情她。

不过，她做的事已经超过可以原谅的范围了。就算失恋，有些事还是不能做的。

「这确实算弱点，可是我不想利用呢……」

「我也是。总觉得不该说这个……」

不论西园是多过分的家伙，我还是不想拿喜欢他人的感情作为反击的手段。这件事就收在心里深处吧。

我们来到 T 字路口。

「那我要往这边走了。」

「嗯。明天见。」

「明天见。」我语毕便跨上脚踏车，朝家的方向前进。

骑了大约十公尺后，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简讯。我停下脚踏车，拿出手机。自从和星原交换联络方式后，我就养成了立刻看讯息的习惯。

我打开手机。

『对不起。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可以再过来一趟吗？』

是汐。

老实说，我很不想再去汐家一次。

因为内文提到的「想说的话」，不管怎么想，都是关于白天的告白，而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应那告白。假如他要求我回覆，我该怎么办？光是想像，我就觉得胃痛。但是既然已经看到讯息，就没办法无视了。

我回完『知道了』后调头，慢慢骑著脚踏车。脑中想的全是如何拖延回覆的时间，可是想不出好的说法。因此，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抵达汐的家。

「该怎么办……」

我停下车，忍不住自言自语。

我背著书包站在门口，都已经来到这里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按电铃。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雪姨走了出来。她肩上挂著购物袋，似乎要出去买东西。

「咦？唉马？怎么了？」

「我被汐叫回来……」

「是吗？汐在他房间，你直接进去吧。」

请。雪姨帮我开门。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回头了。我向雪姨致意后，踏入屋内。

我脱了鞋走上楼梯，在汐的门口做了一个深呼吸，敲了敲门。听到汐的回应后进入房间。

「不好意思，把你叫回来。」

我和与星原来时一样，汐还是坐在床上。他的表情很安宁，看不出想法。

「没关系啦。比起那个……你想说什么？」

我假装平静地询问。但背上流著冷汗，心脏跳得飞快。

汐一言不发地打量著我，突然噗哧一笑，问我「你不坐吗？」。

「咦？哦，也是。」

我放下书包，跪坐在地毯上。汐露出傻眼的表情。

「你也未免太紧张了吧。我又没有要说什么恐怖的话，放轻松点吧。」

「是、是吗……？」

跪坐确实太夸张了，我改成盘腿而坐。汐起身，打开书桌的抽屉，背对著我说：

「我看完了哦。小说。」

「咦？」

「你写的那个。」

隔了一拍，我才理解汐在说什么。对了，我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汐看了嘛。脑中只有告白，完全忘了这件事。

汐从抽屉中拿出我写的小说，放在我手上。稿纸的重量压在我的双手上。

「我想，还是说一下感想好了。」

「所以才叫我回来吗？」

汐点头。

我偷偷松了一口气。幸好不是要问告白的事。

在放心的同时，我又涌起其他感情。我知道这种麻麻痒痒的感情是什么。是期待。汐看完了我的小说，打算告诉我感想。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别人看，听别人说自己作品的感想，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

经验。虽然那小说有可能被说得很难听，但我还是忍不住感到兴奋。

「原来如此。你看完了……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心跳不已地询问，汐有点尴尬地别过头。

「该怎么说……可以写这么长的故事，很厉害呢。我的话，顶多只能写五、六张稿纸的文章而已吧。但是内容……」

汐看了我一眼，继续说下去：

「可能有点，不太合我口味吧……」

我感觉气管开始抽筋。那是尽可能地以委婉的方式说「不好看」的意思。

「是、是这样啊……哪些部分不合口味呢？」

我努力不让自己表情过于僵硬，发问。

「……首先，我不是很懂青梅竹马的女生死掉的话，世界就会灭亡的设定。虽然有量子什么的说明，可是不太好懂……也许是我的阅读能力不足吧。还有，故事中期出现太多角色，让人觉得有点混乱。一口气出现六个新角色，光是记名字就很吃力了。而且有些角色登场完就没戏分了，直到结局都没有再次出现……至于其他比较细节的部分——」

汐花了几分钟，有条有理地把小说本身的缺点、设定的矛盾之处、角色个性不连贯的部分列举出来。

听到一半，我就没办法认真听了。虽然我也觉得那小说很幼稚而且不有趣，可是从其他人口中听到缺点，还是比想像中的更难受。而且汐只是仔细又有条理地把问题列出来，没办法找藉口反驳。早知道就不问感想了。

「——大概就是这样……唉马？你还好吗？」

「咦？哦，对不起。我只是有点，受到打击……」

「咦！」汐紧张起来。

「对、对不起，我说过头了。这只是外行人的感想，你不用在意啦。」

「没关系。就算你为了帮我做面子，特意称赞这小说，我也只会觉得空虚……谢谢你这么诚实地告诉我感想。」

其实我还没从打击中恢复。但那种事，就算说了也不能怎么样。

汐以欲言又止的表情看著我脚边的小说，也许他是在回忆内容，想找出优点吧。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说话。

气氛尴尬了起来。不过还是比问告白的回答好多了。总之在气氛更僵之前回去吧。

我正想把可燃垃圾——自己写的小说收进书包时。

「啊！」

食指指尖传来剧痛。我忍不住收起右手，看向指尖，见到圆球状的红色液体。似乎是被纸割伤了，而且伤口有点深。

「怎么了？」

汐探头过来。

「被纸割到了。不过只要用卫生纸擦一擦就好了。」

「……你等一下。」

汐起身，从书桌的架子上拿出一个盒子，「这个给你」从其中抽出一片 OK 绷递给我。

「啊……谢了。」

我以卫生纸擦了擦手指，接过 OK 绷，撕下背纸，把棉垫的部分按在伤口上。可是光靠左

手，很难对准。也许看不下去了吧，汐从我手中拿走 OK 绷，说：「不要动哦。」

他在我身边坐下，缓缓地把 OK 绷缠绕在我的手指上。

「好了。」

汐有如完成了什么令人满意的工作似地点头。

我见状，不经意地开口道：

「你这样很像女生呢。」

汐瞪大眼睛。

咦？见到那反应，我说错了什么话吗？我紧张了起来。也许是「像女生」的说法有问题。不，一定是那样。既然把汐当成女生看待，就不该说「像女生」才对。而且话说回来，只不过是贴个 OK 绷，跟性别完全没有关系。

「不是，那个——」

我紧张地想辩解，却发现汐出现变化。

只见他微微垂下眼帘，轻咬嘴唇，似乎在忍耐什么。耳根泛著浅红，灰色的眸子微微晃动。

这是……什么反应？

看起来像生气，又像在忍笑。你怎么了？虽然只要问一句就能得到解答，但假如汐真的生气了，问了也只会尴尬。

我不知该怎么做才对，正感到狼狈时，汐玩著浏海，缓缓开口：

「……谢、谢谢……？」

为什么要用问号？在这么想的同时，我突然理解了。

汐是在害羞。因为被说像女生。

太好了，汐没有生气——明明该感到安心，胸口却莫名地躁动不已。

总觉得有好几种感情在胸口缠成一团。不是愉快或不愉快，而是很奇妙的感觉。因为被道谢而感到开心？因出乎意料反应而吃惊？因汐那像女孩的行为而心跳不已？应该都有。可是，最强烈的那种感情，我还没有办法说明。

该怎么说呢？这种空荡荡的通风感。

——失望？

我觉得失望？为什么？

喀嚓，楼下传来开门声。说不定是雪姨回来了。

「……我该回去了。」

我说著，小心不再被稿纸割到，把小说收进书包后起身。

「嗯，好。」

汐也跟著起身。和我对上目光时，他已经变成平时的淡然表情了。

我背起书包，正想走出房间，「那个。」汐叫住我。我回头，见到脸上略带不安的汐。

「如果写了新的小说，再给我看吧。不管内容怎么样，我都会看完的。」

「嗯。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再写……我下次会努力写出不会被给劣评的小说的。」

我开玩笑地说著，「不好意思啦。」汐也露出笑容。

我与汐道别后下楼，穿上鞋子走出大门。身体被闷热的蒸气包围。太阳开始西斜，西方的天空出现橙红色的渐层。

我骑著脚踏车，朝自家前进。

我一面破风前行，一面思考在汐的房间时的心情。我很快地明白了原因。为什么觉得失望？理由简单到令人傻眼。

也就是说，我觉得非常可惜。

如果汐真的是女生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心情。

长得好看，个性又好的童年玩伴，为我贴上 OK 绷。假如对方是女生，肯定是令人瞬间坠入爱河的事件。可是，汐是男的。正确来说，汐的身体是男的。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使我失落又失望。

我在心中叹息，为什么神要让汐有男儿身呢？假如心理与生理的性别相同，每个人都能幸福快乐。还是说，只能把身心性别不一致的情况当成生病，直接死心呢？

如果汐是不折不扣的女生，我早就……算了，就算想这些也没用。

我挺起上身，站著骑起脚踏车。

&#10045;

那天晚上，我做了梦。

我因为感冒，躺在床上，汐来照顾我。梦里的汐是普通的女孩子，靠近时闻得到香气，胸部也很有份量。她很担心我的情况，所以我很开心。

「呐，唉马。」

汐在我床边坐下，脸上带著甜腻的笑容。那是以带著能看透一切的余裕，盯著可口猎物的女人的表情。男人是没办法露出那种笑容的。

「——你要好好看著我哦。」

汐说著，开始脱下自己的制服。她把衬衫扔在地上，解开胸罩，露出白皙的上半身，以纤细凉冷的手拉起我的手，缓缓地按在自己的乳房上。柔软又温暖的触感与轻微的心跳，使我心脏跳得飞快。汐询问感想似地歪头，勾在耳朵后方的纤细发丝不敌重力，滑落下来——

就在这时，我醒了。

「……唉～」

我只能叹气。

因为是梦所以放心了吗？或是觉得可惜呢？我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心跳如今仍然跳得飞快。竟然会做那种梦……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把身体从床铺剥开似地坐起。阳光从窗帘的缝隙射入室内。

我朝著阳光举起右手，昨天的 OK 绷已经在洗澡后剥掉了。虽然按下去还是有点痛，不过伤口已经愈合。这就是年轻的力量吧。

我走下床。

做上学的准备。

夏日的气息愈来愈浓了。

我在一天比一天强烈的日照下，抵达椿冈高中。从鞋柜区进入校舍，经过走廊，在喧嚣中走入二年 A 班的教室。

我看向汐的座位。他已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把第一节的英文课本与笔记放在桌上，正无聊地玩著手机。我打横移动视线，见到西园正在数名同学的包围下聊天。星原还没来。

我为了让自己鼓起勇气似地收紧腹肌，朝汐走去。

汐发现我了。我尽可能自然地，但是以能让全班清楚听见的音量开口：

「早啊，汐。」

对汐说道。

包含西园在内，几名同学朝我们看来。虽然班上的气氛几乎没有变化，但是至少，朝我们看来的那些人，已经知道我是站在汐这边的了。

汐微微一笑，回道：「早。」

梦中的女孩闪过我脑中，我忍不住看向汐的胸口。又扁又平。那是当然的。你在干嘛啊？纸木咲马。

「咲马？」

汐歪头发问。我轻轻摇头，把梦中的场景塞到记忆深处。

「对不起，没事。昨天有好好休息吗？」

「有哦。大概爆睡了九个小时吧。」

「是吗？睡那么多的话，上课时就不会打瞌睡了。」

「就算睡眠不足，我也不会打瞌睡哦。我又不是你。」

「呵呵。」汐含蓄地笑著。

心里出现奇妙的麻痒感，就像从皮肤内侧被蚊子叮了似的。无法以手碰触到的身体深处的某个点，正微微发热。

「我、我去放个书包。」

「好。」

我从汐身边经过，走到最后一列的自己位子，把书包放在座位上。

心里那种麻痒感一下就消失了。到底是怎么了？有点像是我和星原说话时的感觉……不，是我的错觉吧。

我坐到位子上，把笔盒和课本摆到桌上，这时星原走进了教室。

「小汐早！」

她一见到汐，立刻大声寒暄。班上所有人全都看向星原。

星原看起来有点紧张，眼中带著少许畏惧之色。尽管如此，还是感觉得到她坚定的意志。

汐回应后，「最近愈来愈热了呢。」星原走到他身边，两人开始闲话家常。

星原贯彻了昨天回家时的宣言，我也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只有一张嘴而已。我一面想著，朝两人走去。

途中，我与瞪著我们的西园对上目光，但是我立刻瞥开视线。

在那之后，每节下课，我和星原都会去找汐说话。

聊什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让汐一个人。为了不让西园有机会找汐麻烦，我和星原都尽可能地陪在汐身边。虽然西园对著我们说了不少坏话，但我们都直接无视她。

西园显得愈来愈不高兴。起初只是在被我们无视时喷个一声，接著开始对其他同学发脾气。喂你去买饮料啊！喂你讲话真不好笑等等。应该是因此吧，班上的风向渐渐变了。

第三节下课时。

我上完厕所，正在洗手时，两名班上男同学边聊著天，边走进男厕。他们从我后方经过，开始上厕所，对话声还是传到了洗手台这边。

「那家伙有点过分了吧。」

那家伙。会被这样称呼的人，我只想得到一个。我一面洗手，一面竖起耳朵听他们说话。

「哦～你说西园啊。我懂。昨天那样还挺让人受不了的。」

「就是啊。不要管不就好了？一直在那边吵，老实说还挺烦的。」

「难道她是在眼红？」

「哦，因为槻木比她正吗？是的话就好笑了。」

两人笑了一阵子，把那当成结论似地，聊起其他话题。

从那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西园相当不以为然。除了这两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同学开始对西园反感吧。偷了汐的裙子，还当众羞辱他，看在其他人眼里，果然都太过分了。

虽然无法因此开心，但这样的趋势并不坏。假如西园引起班上大多数人的反感，说不定就不会再找汐的麻烦了。希望这风向能维持久一点。

第四堂课结束，午休时间。

星原一如往常地拿著便当去找汐。吃饭时间，西园也比较安分。现在应该不需要陪在汐身边吧。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打开便当，莲见和平常一样，带著自己的便当和椅子过来。

「你不去找槻木吗？」

「嗯。三个人一直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话好聊。再说，连午休都和汐在一起的话，你不就得一个人吃便当了？」

我还真是体贴人呢。正当我在心中称赞自己时，莲见露出退避三舍的表情。

「不，我会去找其他朋友一起吃啊。」

「啊，是这样啊……」

白担心了。

莲见打开便当，开始吃饭。「话说回来……」他一面把白饭送进嘴里，说道：

「你今天很挺槻木呢。因为昨天西园的关系？」

「大概就是那样吧。其他还有很多事，所以我很担心他。」

「哼，明明不久之前你还说很受不了他的。差真多啊。」

「因为情况不一样了嘛。」

不只不一样，根本是变太多了。原本一直当成男生看待的童年玩伴变成女生，光是这样就很惊天动地了，还被那童年玩伴告白，心情上完全没有变化反而很困难。

今后会变成什么呢……我思考著，正想夹起配菜时。

匡啷！有什么掉到了地上。

「亚、亚里沙！」

星原的声音响遍教室。

我朝星原与汐的方向看去。西园正双手抱胸，站在两人旁边。

「这样太……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星原颤声抗议，汐则是不甘心地低著头。

我挺直背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著在西园脚边发现翻倒的便当盒。没记错的话，是汐的便当盒。

「我又不是故意的。只不过是小心撞到而已哦。」

这对话，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她肯定是故意的。从桌子旁边经过时，故意伸手打翻汐的便当。从星原的反应看来，绝对是那样没错。

我觉得脑袋一阵发热。得生气才行。要大声斥责西园，让她道歉才行。就像昨天说的，要尽可能地帮汐——可是，假如西园真的是不小心的呢？而且话说回来，我介入的话能让事态好转吗？会不会让情况变得更麻烦？这些无法确定的因素，使我咽喉紧锁，斥责的话语无法宣泄，只能灼烧自己的喉咙。

「是说你干嘛那么帮他？」

西园不高兴的声音传入耳中。

「因为……因为我和小汐是朋友。」

「小汐！」

「哇哈哈哈哈！」西园大声嘲笑。笑了一阵子后，「呼！」地吐了一口气，「恶心！」最后冷冷地如此啐道。

「你们是白痴吗？就算周围的人把汐当女的，本人也以为自己是女的，他仍然是男人哦。还是说他动过手术了？已经切掉了？没做到那种地步的话，根本是在玩而已哦。」

「我不是在玩。」

汐抬起头，以悲痛的表情瞪著西园。

「那种事……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

汐加以反驳，西园以轻蔑的眼神回看著他。

「是吗？随便你说啦。是说夏希，我们基本上还算朋友，所以给你一个忠告，就算汐穿得像女人，你也别太没有防备哦。」

星原讶异地皱眉。

西园露出丑陋的笑容，继续说下去：

「因为汐是男人啊。你太没防备的话，他会趁机上你哦。」

「什……！」

露骨的低俗发言，使星原涨红了脸。

那些话是对两人的明确侮辱。不但直接否定了汐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不久之前还是朋友的人，会说那种话吗？

从肚子窜起的怒火，冲破了塞住咽喉的栓子。

「——你够了没。」

我总算出声。

西园朝我看来，以充满敌意的眼神看著我。

「你在跟我说话吗？声音太小，我听不到耶。」

我站了起来，用力踩著发抖的腿，瞪著西园。

「我说你够了没。那两人惹到你了吗？不要只因为你看不顺眼，就找他们麻烦好吗？」

「啥？和你有什么关系？是说当然有惹到我啊。班上的气氛这么差，都是汐的错。而且他还装出一副『请大家认同我～』的受害者模样。看了就火大。」

「那是你自己认为。汐什么都没做，他只是普通地上学而已。」

「听不懂吗？对我们来说，他普通地上学就是惹到我们。逼不想知道的我们知道他的性癖，但是我说自己的感想时，又要被嘴不要找他麻烦？这什么话？什么都他说了算？不想被人说闲话的话，就不



要把自己的性癖昭告天下啊。话说回来，既然要我们接受他的性癖，他也该接受我们的不爽吧？为什么只有他是特别的？这叫双标好吗？」

「你还真有脸那么说。什么叫你的意见啊？你根本只是在说汐的坏话而已。『你们应该接受因为不能理解汐所以攻击汐的我』？你是白痴吗？」

霏哩。我似乎听到西园身上发出玻璃裂开般的声音。

「你果然喜欢汐嘛。」

「啥？你在说什——」

「所以才会那么拚命帮他啊。最喜欢的小汐被笑了所以生气了？哈！真恶心，伤眼的事去别的地方做啦。」

我觉得脑袋正在啵啵沸腾。不行，生气的话就正中西园下怀了。

我按捺著怒气，用鼻子冷笑。

「又不是小孩子，讲输了就东拉西扯。这和那有什么关系？」

「不然你就说清楚啊，你喜不喜欢汐？」

「就说——」

「你才别东扯西扯，说清楚啊。」

混帐。虽然是幼稚到极点的挑衅，却戳中了我的痛点。

回过神时，全班同学全都默默地等我回答。就连星原与汐都是。似乎不能含糊带过。

我才没有喜欢汐。这么回答并不困难，但是那么说，等于对汐的告白说 NO。就算吵赢西园，也会伤害汐。既然如此，回答喜欢——也不对。别依周围的反应选择答案。纸木咲马，你是怎么想的呢？

只能老实地说出自己的心情了。

「快点说啊？」

「……啦。」

「啊？你说什么？」

「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喜不喜欢啦！」

我大声怒吼著：

「汐的外表看起来很可爱，而且老实说，和他说话时偶尔还会心跳加快。我不想伤害汐，想保护他，可是这到底是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女孩子喜欢……我也不知道。」

「这算啥？说清楚啦。」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为什么一定要分成喜欢或不喜欢啊？而且真的喜欢汐的人是你吧！」

话一出口，我立刻感到后悔。虽然是因为冲动脱口而出，但这问题太恶质了。

西园的脸上充满愤怒。她不甘心地咬著嘴唇，突然从汐的桌上拿起不锈钢水壶。

不会吧？我才心想，西园已经高举手臂了。

「亚里沙，这样不行。」

她应该是想丢向我，汐即时捉住她的手。

「放开我！你这个恶心的家伙！」

虽然西园用力挣扎，但还是甩不开汐的手。体力的差别相当明显。尽管如此，西园仍然不肯罢休，忘我地扭动手臂——

水壶撞上了汐的脸。

「啊！」西园惊叫，手一松，水壶落地，发出响亮的声音滚动著。

「呜……」

汐放开西园，蹲在地上。大量的血珠答答地从鼻子滴下。

「小汐！你、你还好吗！？」

星原从口袋拿出手帕，缓缓地按在汐的鼻子上。与染了血而变红的手帕相反，西园的脸上失去血色。

「我不是故意的……」

她小声辩解，可是没有人点头。不只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以刀刃般冰冷的眼神看著她。

孤立无援的西园似乎总算承认自己有错，担心地朝汐伸手。就在这时——

「怎么了？」

高亢的声音响遍寂静的教室。

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伊予老师正在门口。她脸上没有平时的笑容，而是以严肃的表情环视教室。

「听说有人吵架……」

看样子，有人去向老师报告这件事了。虽然不知道是我们班还是别班的学生，但是这时机太差了。如果能早点来就好，我不禁这么想。

伊予老师走进教室，发现蹲在地上的汐，瞪大眼睛。

「……发生什么事了？」

「西园同学用水壶打槻木同学。」

在伊予老师附近的女生打了小报告。那女生是西园的跟班之一，这可说是出卖西园的行为，使西园嘴唇发颤，似乎受到不小的打击。

「不是，我……」

伊予老师看了西园一眼，蹲下来看著汐的眼睛。

「汐，怎么了？」

汐以星原的手帕按著鼻子，摇头道：

「……只是不小心撞到而已。」

其实汐大可让西园负应负的责任，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就算变成这样，还要为西园著想吗？我看著汐，兴起一个想法。

汐该不会知道西园喜欢自己吧？所以才会对自己没有先告诉西园就改变生活方式——不再当男生的事，觉得对不起西园。这么一想，汐之所以不管被如何攻击都不会回嘴，就一切都合理了。

虽然不知这猜测是否正确，但我有股无处发泄的郁闷。只不过是想诚实地面对自己而已，为什么要如此卑微呢？

伊予老师认真地端详汐，接著发现旁边的便当盒，似乎察觉了什么，脸上出现愤怒与怜惜的神色。

「汐，这便当盒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偶然掉下去的？」

那便当盒几乎可以断定，是西园故意弄掉的。

汐迷惘了一下，点了点头。

看了汐的反应，伊予老师安静地起身。

「……谁带槻木同学去保健室。西园同学，跟我来。」

「不，我……」

「跟我来！」

伊予老师厉声喝道，西园吓得肩膀一颤。我也很惊讶，从来没见过伊予老师这么生气。

西园有如挨骂的小孩，步履蹒跚地跟著伊予老师离开教室。她眼中噙著泪水，完全不见先前的嚣张。虽然觉得她很可恨，可是看她变成那样，我却没有痛快的感觉。

「我们去保健室吧。」

星原陪著汐离开教室。

当事者们不在，班上的气氛缓缓松弛下来。这样一来，事情就解决了吧。我有种被丢下来的感觉。

三人原本的所在之处，只剩被打翻的便当盒。那无人理会的便当盒令我感到哀愁，我动手收拾善后。

在那之后，汐从保健室回来，一如往常地上第五节的课。鼻血当然已经止住了，由于没有以棉花塞鼻子，也没也贴纱布，伤势应该不太严重吧。

至于西园，则一直没有回教室。

「听说亚里沙被暂时停学了！」放学后，有个同学到处宣传这件事。根据那人的说法，其实昨天就已经有学生把西园偷裙子的事，告诉伊予老师了，再加上今天的骚动，因此学校直接开罚。

先不论消息是否正确，不过听起来很合理。尽管我不同情西园，但也没有叫好的意思，只希望她今后能改过自新，别再找汐麻烦。

我开始做回家的准备，就在这时，我见到四、五名男生把脸凑在一起，小声地讨论著什么。他们时不时地朝汐看去，有时皱眉有时贼笑，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最后，他们走到汐面前，其中一人脸上挂著讨好的笑容，对汐说话。我记得他叫歌岛。

「唷、汐，你也真惨。鼻子没有歪掉吗？」

除了我之外，很少有男生直接与汐说话。汐先是一惊，接著露出警戒的表情。

「我没事。」

「不用那么紧张啦。如果你放学后没事，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麦当劳？」

汐瞪大眼睛。这出乎意料的邀约，使我也有点惊讶。

歌岛有点难为情地搔著头说：

「仔细想想，我们完全不知道你的事呢。所以啊——那个，边吃薯条边聊聊吧？但是不勉强啦。」

这、这是……想接近、理解汐的，健全的交流。我胸口一热。

汐露出开心的微笑，但是又轻轻摇头。

「……对不起，已经有人先找我了。」

「没关系，那就下次吧。」

歌岛他们离开了。

汐把书包挂在肩上，站了起来。早已收好书包的星原跑到他身边，两人聊了几句后，朝我走来。我起身等待他们。

「回去吧。」汐对我说道，「嗯。」我点点头。三人一起走出教室。

班上已经没有以奇特的眼神看著我们的人了。

感觉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三人一起回去了。脚踏车链的转动声，今天听起来特别轻快。

「这个月过完，就是暑假了～！好期待啊！」

最近一直很忧郁的星原，今天开朗得不输耀眼的太阳，充满活力。看得出她很安心。她应该是认为，自从午休的事后，西园就不会再来找汐的麻烦了吧。虽然有点过于乐观，但我也有类似的想法。

「是啊。如果没有期末考就更好了……」

我不安地说著，「啊——！」星原轻声惨叫。

「怎么办？我最近都没念书！惨了～如果不及格，暑假就要来学校补习了吧……」

「没关系啦，我最近也都没念书。」

「到目前为止，所有说这种话的人，成绩都比我好哦。」

被星原以死鱼眼瞪著，我只能苦笑。

汐看著我们，微笑起来。

「啊，对了小汐，你鼻子没事了吗？流了那么多血，吓死我了。」

「这点伤没什么啦，虽然按下去时会痛，但是没伤到骨头的样子。」

「真的吗？希望能早点好起来……」

汐腼腆地点头。

我突然想到，虽然被找碴成那样，可是汐从来没说过任何一句西园的坏话。是单纯地不想讨厌西园，或者是因为，汐知道西园喜欢自己，所以同情她呢……不论如何，汐都太善良了。

「那个，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汐突然停下脚步，以认真的语气开口。我和星原也停下脚步，以紧张的心情看著汐。

「那个，很高兴你们愿意和我说话，为我生气。谢谢你们。」

还以为要说什么呢。我松了口气笑道：

「没什么啦。我们是自愿这么做的。」

「是啊！小汐可以尽量赖著我们哦！」

「……是吗？嗯，好。」

汐笑开了。他回味我们的话似地答应著，声音中有真正的暖意，表情中也有真正的笑意。看著他的模样，我也觉得心中有股暖流。

这样真好。我漠然地想著。有朋友，就是这种感觉呢。不需要迎合他人或故作虚荣，以纯粹的关怀与善意形成的人际关系。而自己也身在其中。这个事实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喜悦。

我们再次向前走。

「说到生气，今天中午时纸木同学很帅哦。从来没有人敢那样对亚里沙说话呢。」

「哈哈……被你见到难看的样子了，真丢脸。」

「不会不会！这是称赞哦。纸木同学那时候很帅呢！」

「是、是吗？」

我忍不住拔高声音。被星原称赞，我开心到快要飞起来。不妙……就算现在被不认识的人撞到，摔进田里，我也有说「没关系」的自信。不然自己跳进田里也可以。

有鼓起勇气出头，真是太好了。我打从心底这么想。

「这样一来，班上的气氛一定会变好，亚里沙也一定反省过了。」

「……是啊。」

我回应著，田间小路到了尽头。我们又前进了一会儿，来到十字路口。

「那就明天见了！不过明天开始，要认真念书了！」

不是今天，是从明天起啊……我心想，和汐一起与星原道别。

星原站著骑脚踏车离开了，背影很快就消失无踪。

好了。

有些话，我想趁著与星原分开，只剩两人的这个时间点告诉汐。经过午休的事后，下午上课时，我一直在做心理准备。我不再迷惘了。

「汐。」

我叫住正想向前走的汐。

汐安静地转头，表情平稳到不可思议。说不定他正在等我主动开口。

我吞了吞口水，以裤管抹手，擦去掌心的汗水。

「关于告白的事。」

「嗯。」

「关于告白的回答，我……就像中午时对西园说的，我觉得你很可爱，也有心跳加快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那种感情算不算喜欢……所以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出回答的。」

「是吗？」我说完，汐如此回应。我无法从那声音中判断感情。是回应别人说可有可无的事时的那种附和吗？

「无所谓啦。」

汐又说。

我困惑了。「无所谓啦」是什么样的无所谓呢？「什么时候回答都无所谓」吗？还是「不回答也无所谓」呢？对汐来说，那告白应该是很重大的事，所以不会是后者……虽然我这么想，可是刚才的「无所谓啦」之中似乎带有拒绝的意思。有点像被人约唱歌或打保龄球，但是不怎么想去时的那种「无所谓啦」。虽然我没被约过就是了……

不论如何，必须弄清楚那「无所谓啦」的真正意思才行。尽管不想特地确认，可是这部分很重要。

「呃，对不起，那是什么——」

「我也有事想问你。」

汐打断我的话。

他顿了一下，不等我的回应，继续说下去：

「你喜欢夏希对吧？」

我说不出口。

有种一直藏得好好的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突然被一把抓住的感觉。我无法否认，也无法承认。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看著僵住的我，汐觉得有趣似地笑了。

「果然。」

「为、为什么？」

「为什么？看就知道了。喜欢上什么人时的表情，我看多了。」

汐轻快地说著。

「夏希很可爱呢。又单纯又正直，难怪你会喜欢她……啊，我不是在怪你哦。应该说我会帮你加油的。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事，尽管说哦。所以把我说喜欢你的事忘了吧。」

他一口气地说著，彷彿想快点结束这话题似地。又或者，一直说话的话，可以把某些东西蒙混过去似地。

「而且说起来，我说的喜欢是对朋友的喜欢，是误会的你不好哦。想想看嘛，男人怎么可能对男人告白呢？再说，没有被同性喜欢更恶心的事啊。那种事我也知道啦。所以、呃、所以……！」

他说到哽噎，一道泪水从眼角滑落。

汐摸了摸自己脸颊，看向指尖的泪水，自嘲地笑了。

「哈哈，果然不行呢，为什么每次都马上就哭呢？明明早就知道了……」

「汐……」

我想朝他走近，但汐低著头摇头。

「我没事。没事……」

他说著，把手探入裙子的口袋，似乎想找可以擦眼泪的东西。不到三秒，他从右边口袋拿出手帕。正想擦眼泪，又停下动作。

汐拿出来的，是有红黑色污渍的手帕。是星原想帮汐止住鼻血时使用的手帕。汐应该是打算洗乾淨后再还给星原，所以收在口袋里吧。

之所以停下动作，是因为手帕上有血吗？还是说，因为是星原的手帕？我厌恶起这么想的自己。

汐无力地笑著，缓缓地抬起头。

「果然赢不过女生呢。」

如残雪般虚幻的微笑底下，究竟隐藏著多少悲伤与绝望，以及心死呢？我胸口发疼，想不出任何回应的话。

蝉声远远地响起。

夏天已经到来。

第一卷 第二章 崩毁

我在蝉鸣中醒来。

眼皮一睁开，刺眼的阳光立刻射入眼中。脸很热。阳光从窗帘缝隙钻入，直接照在我脸上。

我躺著，拿起枕头旁的手机。今天是七月三日，早上六点四十分。

我从床上起身，以双手拉开窗帘。

窗户外，是一大片会令人想刷上油漆的青空。

抵达椿冈高中时，衬衫已经因为汗水而黏在背上了。一想到今后会愈来愈热，我就不由得感到忧郁。

我走进教室，见到好几名以垫板或课本代替扇子搧风的学生。星原也是其中之一，她一面对胸口搧风，一面看著摊开在桌上的课本。

忽地，「呼啊～」星原打了个呵欠，正巧与我对上目光。

她连忙阖起大大张开的嘴，难为情地朝我轻轻挥手。

真、真可爱～……我回味著早晨的幸福，轻轻挥手回应后，朝教室后方前进，来到自己的座位。

我看向前方的空位。

西园还在停学中。星原说，西园会被停学到期末考为止。这么说来，还要被停学一个礼拜。虽然是自作自受，不过在这种时候被停学，还是挺伤的。

我正想把书包里的东西放进抽屉时，一名带著清凉感的学生走入教室。

是汐。班上的人已经习惯穿著女生制服的汐了。尽管仍然有点特殊，但已经没有人会在背后对他指

指点点了。

汐把书包放在自己的位子后，朝我走来。

他停在我桌前。

「咲马，早。」

「早。」

汐的态度，普通到令人有点不安。

期末考快到了，老师们开始赶进度。我眺望著迅速地写著板书的世界史老师，脑中想著与课业无关的事。

——你喜欢夏希对吧？

汐对我说这句话，是前天的事。那时候，我在想不出回应的情况下，回到自己家。

回家后，我烦闷了一整晚。该怎么面对汐呢？隔天，我忐忑不安地上学，没想到汐的态度却平淡得惊人。午休时，汐一如往常地和星原一起吃饭；三个人一起回去时，还能开玩笑。

起初，我以为他是故意装开朗。因为就汐来说，那和失恋没两样。而且实际上，他在那时候也哭了，应该很难受才对。可是从隔天起和他话时，他不只没有难过的感觉，甚至没有尴尬的反应。

难道说，汐已经完全振作起来了？再说，汐对我说的「喜欢」，说不定真的如本人说的，是对朋友的喜欢。随著时间经过，我的想法开始改变。

应该说，这么想比较轻松。不需要烦恼该如何回应汐的告白，而且汐还说会帮忙撮合我和星原。对我来说，汐的那些话太符合我的需求了。

但正是因此，才会感到不安。

「唉……」

「纸木。有空叹气的话来回答这题吧。」

「咦！」

突然被老师点名，我吓了一跳。感觉起来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事。

世界史的老师，以粉笔敲著黑板上文字的空白之处，要我回答该填入什么。可是我完全不懂。

「对不起……我不会。」

「你啊——快期末考了，专心听课啦。」

被骂了。不过老师说的没错，离期末考只剩一周了。

我打起精神，从抄板书开始做起。

午休。

和平常一样，我和莲见、星原和汐两两一组各别一起吃饭。我和莲见一面闲聊，一面动筷子。

「梶木的女装已经看得很习惯了呢。」

莲见咀嚼著日式蛋卷说道。

我以筷子指著他：

「不是女装。」

「咦？是这样吗？」

「男人穿女人的衣服才叫穿女装。汐的话，因为内在是女的，而且也不是基于兴趣才穿的，所以和女装有点不一样。」

「……哦——」

「你那是什么反应？」

「没有啦。因为你突然认真回答了嘛。」

「我一直都很认真哦。」

「……哦——」

「你那种回答真的会让人火大耶。」

我用筷子戳便当里的肉丸。

「随便啦。如果槻木能更被班上的人习惯就好了。不然到秋天时，会有很多事。」

「随你个头……很多事是指？」

「学校的活动啊。文化祭和运动会之类的。」

唔。我把肉丸送进嘴里。

文化祭和运动会吗？冬天的话还有修学旅行。除了文化祭之外，其他两个活动都有男女分组的情况。那样一来，汐要分在哪边呢？

汐和老师们应该也很难决定吧。我正想著这问题时，一名男学生从门口探头，在门边环视教室。

那人个子瘦瘦高高的，脸上挂著浅笑，五官绝对可以列入帅哥之流。身段似乎很柔软，看起来颇为成熟。可是……不知为何，总有种可疑的感觉，该说像很会玩的大学生呢，或是很会拉客人的业务呢？

我把脸凑到莲见旁：

「谁？三年级的？」

「你不知道吗？他是 D 班的世良，从东京转学过来的。」

「哦，是他啊……」

世良慈。在升二年级的同时转学到椿冈高中，东京出身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就和班上同学起冲突，之后几乎不来上学……我是这么听说的。刚转学就和同学吵架，我还以为是不良少年型的，不过看起来挺温和的，没有流氓感。

「啊。找到了找到了。」

世良锁定目标，看向教室的某处，开心地睁大眼睛。

「呐，那个银发的女生，我有话要和你说，可以出来一下吗？」

我的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在这间教室，应该说在椿冈高中，银发的学生只有汐而已。不过，「银发的女生」？难道世良以为汐是女的吗？不对，把汐当女生本身不算有错。但既然他是转学生又一直不来上学，说不定根本不知道汐原本是男的。

班上大多数同学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疑问，教室因世良的发言而嘈杂了起来。

「槻木是男的哦。」

一名坐在门口附近的男生，贼笑著对世良说道。

世良讶异地看著那男生。

「槻木？」

「银发的那个。」

「……咦？真的吗？男的？」

「对。」

世良一脸难以置信地把视线移回汐身上。看样子，他果然不知道汐的真正性别。

汐以厌烦的表情看著世良。

「有什么事？」

也许从低沉的嗓音确定汐是男人了吧，世良露出大受打击的表情，以手扶额，看著天花板。

他维持了一阵子这个姿势，突然又露出豁然开朗的表情，看著前方。

「算了，无所谓啦。」

……什么东西无所谓？

世良走进教室，来到汐面前。和汐一起吃饭的星原担心地看著两人。

「呃——槻木？名字呢？」

「……汐。」

「好。汐，我有很重要的事想和你说，可以出来一下吗？」

「我正在吃饭，可以晚点吗？」

「不会很花时间啦。拜托你了。」

世良双手合十地求著。

汐大大地叹了口气，「我马上回来。」他对星原说完起身。

世良与汐一起离开教室。

很重要的事是什么？重要到必须中断吃饭？想拜托汐当模特儿吗？因为喜欢玩摄影，所以想拍汐吗？哦，我的著眼点还真不错呢。如果是这样，就和性别没关系了。

还以为世良要告白呢。但是一般而言，不可能是那样的啦。

&#10045;

真的是告白。

「咦—————！？ 」

我非常惊讶。并排行走的星原也同样非常惊讶。

在学校时，世良说了什么？就算我们发问，汐也只回答「晚点再告诉你们」而已。但是在三个人一起回家的路上，「我被世良告白了。」汐突然主动这么说。

咦？告白？世良？对汐？

「告、告白……是喜欢，的那种告白？ 」

我加以确认。汐点头。

「他说，希望我能和他交往。」

完全是喜欢的那种告白。

开玩笑的吧？两个都是男的哦？怎么可能有那种事——虽然我这么想，但是无法说出口。假如否定那是喜欢的告白，等于摆明了自己把汐当成男人看待。

「然然然后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

星原难掩动摇地发问。

「我说可以啊。」

我和星原一起哑口无言了。「不过。」汐淡淡地继续说：

「但是有条件。」

「条件？」我和星原异口同声地发问。

「如果他期末考拿到全校第一名的话，我就和他交往。」

全校，第一名。

我不知道世良的成绩如何，所以无法判断这条件是严苛还是宽松。但是没有二话不说地直接拒绝，表示对汐来说，和世良交往确实是可能性之一。

「小汐，你是怎么想的呢？ 」

星原迟疑地发问。

「怎么想？ 」

「就是……和世良同学交往的事， 」

汐沉默了一下，歪著头道：

「不知道呢。但全校第一名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拿到，而且如果他真的努力拿到第一名，我觉得和他交往也无所谓。」

「是这样啊……」

星原显得难以接受。我知道她的感觉。对汐有好感的她，心情应该比我还复杂吧。

「你本来就认识世良吗？ 」

世良似乎完全不知道汐的事，那么汐呢？

「不。我只知道他是从东京来的转学生而已。他好像几乎不来上学，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啊，对了。」

汐现在才想起来似地说著：

「今天早上，我在校门口和世良对上视线。虽然只有那样，没有说话，不过世良就是在那时候喜欢上我的。」

世良本人是那么说的。汐补充说明。

「也就是说，他是一见钟情？ 」

「大概吧。」

唔……我思考起来。

世良喜欢上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性别，更不曾说过话的汐。即使知道汐是男的，喜欢的感情也没有改变。这么想的话，世良应该算是很真诚的人吧？虽然外表看起来有点轻浮，说不定其实很纯情。

假如世良喜欢汐到就连性别也不在意，那么我应该声援他才对。至少，他比我适合当汐的恋人，而应该也比星原适合。

——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闷闷的感觉呢？虽然不知道原因。

我在十字路口与星原道别，接著与汐分头回家。

我骑著车。到头来，汐的反应一直很平淡，星原则是显得难以接受。

离自家还有五公尺时，手机震动了起来。不是讯息，是电话。我停下脚踏车，从口袋拿出手机。是星原打来的。

她不是才刚和我们道别吗？怎么了？

我心跳不已地接起电话。讲电话比当面讲话还紧张呢。

「喂、喂？ 」

『我是星原。对不起突然打来，可是我有些话想和你说……等一下可以见个面吗？ 』

「好啊。」

我想也不想地答应。速度快到差点打断星原的话。

『谢谢！那你可以到椿冈车站前吗？我在那边等你！ 』

「好。我马上过去。」

『那就待会见！ 』

通话结束。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呼！」地喘了一口气。原本跳得飞快的脉搏缓和下来。

有话想说……吗？和星原独处虽然令人开心，可是我有不太好的预感。假如是「我觉得纸木同学告诉我的小说很有趣」之类的话，我会听得很高兴，但八成不是那类话题。



我骑了大约十分钟，来到约好的地点。

白天时没什么人的椿冈车站，在放学的尖峰时间可以看到不少国、高中生。从验票口出来的学生，纷纷前往附近的停车场，跨上脚踏车回家。

星原人在车站前的钟塔下。只见她坐在脚踏车上，把手肘搁在握把上，正在玩手机。

我推著脚踏车，朝星原走近。

「星原。」

星原抬头，露出明亮的笑容。

「纸木同学！谢谢你过来。你来得很快呢。」

「因为我家离这里不远。」

我克制著不让自己漾开傻笑。都是放学后约在车站前的这种情境不好。这不是约会，不会有你期待的那种发展，不要想太多。我如此告诉自己，让自己保持平静。

「不要一直站著，去家庭餐厅吧。」

「嗯，好。」

我骑著脚踏车，跟在星原身后。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车站附近的家庭餐厅。店里有不少人。虽然见到一些椿冈高中的学生，但似乎没有和我们同学年的学生。

我们跟著店员，来到禁菸席的后方座位。点了饮料无限续杯，我拿著可乐，星原拿著哈密瓜汽水回到座位后，切入正题。

「我要说的……」

星原微微低头，战战兢兢地开口。我点头要她快点继续说。

「是世良同学的事。」

「……世良？」

我有点惊讶。还以为她要说汐的事呢。

「嗯。刚才回家的路上，汐不是说了被世良同学告白的事吗？那时候我……呃……」

星原抬眼，自下而上地窥探我。这角度太可爱了吧……

她有些难以启齿地开口：

「我真的不想看到小汐和世良同学交往。」

「我知道。因为你很在意汐嘛。」

「虽、虽然也有那个原因！……不过，我现在要说的，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不然是哪个呢？应该说，星原今天特别凝重呢。

「嗯哼。」星原轻咳一声。

「因为关于世良同学的传闻，都不太好。」

「是说他的风评？」

星原点头。

听说他刚转学就和班上的人吵架，是指那件事吗？星原彷彿看穿了我的想法似地，「世良同学转学来的那天——」她说：

「开学的第一天，不是都会做自我介绍吗？世良同学的 D 班当然也有。听说就是那时候说的话，成为问题。」

「所以和同学吵起来？」

「咦？你已经知道了吗？」

「没有，我只知道他和同学吵架而已。对不起，你继续说吧。」

星原喝了一口哈密瓜汽水。

「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是被全班炮轰。而且世良同学完全没有反省的意思，所以更是火上加油。」

「他说了什么？」

星原迟疑了一下，开口：

「全都是土包子呢。不过这种乡下鸟地方，也没办法啦……之类的。」

「呜哇。」

我不否认椿冈是乡下鸟地方。应该说我完全同意那说法。但是因此说同学们全是土包子，就没办法帮他说话了。不管是谁，被那么说都会生气。世良被炮轰也是当然的。

「难怪风评不好。」

「而且不只那样哦。就我个人来说，这部分更讨厌……听说世良同学很爱拈花惹草，只要看到漂亮的女生，都会跑去告白。」

「欸……」

毕竟是传闻，所以不能尽信，不过我觉得满可信的。第一次见到世良时，之所以觉得他的笑容很可疑，就是因为有种很会玩的感觉。果然东京出身的人都是玩咖吧。

——不行不行。这想法完全是偏见。以传闻和出身来判断一个人，未免太肤浅了。那不就像我最讨厌的乡下人的思考一样吗？

我转换心情，喝起可乐，星原显得很严肃。

「当然，那些都只是传闻，我不知道真正的世良同学是什么样子……可是，我果然还是不想看到小汐和世良同学交往……我很恶劣吧。」

「才不会。」

星原似乎和我有同样的矛盾。一方面觉得不该先入为主地下判断，但是又难以放下成见。

「光是会自我反省，就已经很棒了。再说自己重视的人被风评不好的人搭讪，不管是谁都会警戒啊。」

「……是这样吗？」

「是啊。而且汐不是也说了吗？全校第一名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拿到的，用不著太烦恼吧。」

「可是，听说世良同学很聪明……」

「咦？真的吗？」

「嗯。虽然是朋友说的，不过听说他完全没念书就通过转学考了，还在班上拿这件事炫耀呢。」

「呃、哦。」

「还有就是五月的期中考，听说他的国语和英语都拿了满分。但是因为没考完所有科目就回家了，所以全校排名只在中间。」

我不知道转学考的难度，不过期中考可以拿两科满分，确实很厉害。特别是上次期中考的国语相当难。就连擅长国语的我都只有九十二分。既然如此，在期末考拿到全校第一名，对世良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说不定世良是真心想和汐交往——

「唉，怎么办……」

星原消沉地垂著肩膀。

「用、用不著那么担心啦。世良又不一定真的能拿到第一名，不然的话，只要我或你拿到第一名，世良就只能放弃了。」

我故意开玩笑，想鼓励星原。

没想到星原以「对耶！」的表情猛地抬头。她探出身子，以闪闪发亮的眼睛看著我。

「对啊，只要我们拿到第一名就行了！那样一来就不需要担心了！」

「等、等一下。你确定吗？第一名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拿到的哦？」

「可是，只要从今天起拚命念书……！」

「离期末考只剩一个礼拜了哦？你期中考第几名？」

也许因为这个问题冷静下来了吧。星原坐回椅子上，垂头丧气。

「……………一百七十六名。」

整个二年级大约两百人吧……这、这成绩比我想像的还糟。

「纸木同学，你呢？」

「我吗？我好像是……二十三名。」

「你行嘛！」

星原拍著桌子，眼神再次亮了起来。感情的起伏很激烈呢。

我本来就打算高中毕业后要离开椿冈，到外地念好大学，所以比别人用功念书。话虽这么说——

「第一名还是太难了。我从来没进入前十名过哦。」

「我会努力帮你的！为了我和小汐，你一定要拿到第一名哦！拜托拜托！」

「可是——」

「只要你拿到第一名，我愿意答应你的任何要求！」

「咦？」

「我会献身帮忙的！」

「咦！？」

星原要，献身？答应我的要求，献身。这个意思是……

我脑中闪过星原的身影。星原羞涩地红著脸，「因为纸木同学，很努力……」她一边说著，一边解开领结……

我完全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

「好。我会全力以赴，拿到第一名的。」

「太好了——！」

星原开心地高举双手。我则是立刻感到后悔，想把头撞在桌子上。

离开家庭餐厅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了。

「那你要努力加油哦！」

我在店门口与星原道别，缓缓挥手，目送星原骑著脚踏车远去。直到见不到她的背影之后，我才踩著脚踏板，朝著与星原相反的方向前进。

「要怎么做呢……」

我一面迎风前进，一面沉吟。

要怎么办，当然就是死命把考试范围的内容全塞进脑子里了。最近因为汐的事，我一直没有认真听课，事到如今，肯定要把睡觉的时间拿来念书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情沉重。

「唉……」

我叹了口气。

是说，就算没有拿到第一名，努力念书对我来说也没有损失。既然如此，就尽可能地用功吧。而且拿到第一名的话，还可以对星原提出『愿望』。啊，这么一想，就比较有干劲了……好，加油吧。

红灯了。

我停下脚踏车，把脚放在地上。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了起来。我拿出手机一看，是妹妹彩花传的讯息。

『优格』。

内容只有这两个字而已。也未免简洁过头了吧。是昭和年代的电报吗？

应该是叫我买优格回去吧。她偶尔会像这样使唤我买东西。虽然令人不爽，可是无视的话会后患无穷，所以我还是在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一买好了。钱之后再跟她要。

我还真宠妹妹啊……我一面想著，调头往回骑。离现在地点最近的便利商店，在椿冈车站里。我骑了一阵子，来到车站的停车场。

我放好脚踏车，进入车站。这个时间，车站里的上班族变多了。我逆著人流前进，在便利商店买到优格。结束任务。

我走出便利商店时，见到一张认识的脸孔。

穿著椿冈高中制服的高个子男生。那是……世良。他身边有一名穿著其他高中的制服，绑著双麻花辮的女生。两人正愉快地说笑。是世良的朋友吗？

忽地，两人停止说话。世良把手环在女生的肩膀上。在干嘛？我正这么想——

世良自然到惊人地，把嘴唇按在女生的嘴上。

我说不出话。脸颊不由自主地发烫。在人这么多的地方做那种事，真、真是不知羞……是说不对啊，世良不是才刚对汐告白而已吗……？

被亲的女孩怔怔地看著世良，最后逃走似地跑进闸门。世良一脸满足地朝我这边走来。被发现我在偷看了？我紧张了一下，但世良面不改色地从我身边经过，进入便利商店。太好了，没被他发现。他应该不知道我是汐的同班同学吧。

——刚才的接吻，不是眼花。

『听说世良同学很爱拈花惹草。』

我脑中闪过星原的话。

那传闻，果然是真的吗？

我在意到无法离开，这时，世良已经从便利商店走出来了。

「啊……喂，等一下。」

我叫住准备离开车站的世良。

发现有人叫自己，世良停下脚步回头。

「嗯？什么事？」

「呃……」

「啊，你也是椿冈高中的？难道你和我同班吗？」

「不是。」

世良看著我，脸上挂著友善的笑容，没有惊讶的神色。所以我也开门见山地问了。

「刚才那女生，是怎么回事？」

「啊，你看到啦？那你应该懂啊。你会和什么人接吻？」

「……女、女朋友？」

「对啊。虽然小我一岁，不过很纯情可爱呢。」

世良开心地说著，没有任何愧疚或罪恶感。由于他对我似乎没有警戒心，所以我试著深入追问。

「你明明和那女生交往，又对汐告白？」

「咦？你知道告白的事啊？消息真灵通。」

「不是……汐是我朋友。」

「哦——是这样啊。回到刚才的问题，没错啊。我一面和那女生交往，又对汐告白哦。」

那态度太过理所当然，使我困惑了。被发现脚踏两条船时，不是该动摇吗？为什么感觉起来错的是我呢？

「……你不打算和汐交往吗？」

「想啊。虽然知道他是男的时，我吃了一惊，不过那样也很新鲜嘛。虽然他提了啥条件，不过也不是多困难。」

在期末考中拿到全校第一名，不是多困难？真有自信。看来他很聪明的传闻是真的。

——不对，问题不在那里。

「一面和其他学校的女生交往，又想和汐交往，这不是脚踏两条船吗……」

「是啊。不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这样太不诚实了。」

「不诚实！」

世良有如听到有趣的笑话似地重复我的话，接著扬起嘴角，格格笑了起来。

「有、有什么好笑的？」

「对不起对不起。不诚实，吗？可是，他们两个我都很喜欢。只要你不说出去，我就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我会尽我所能地不让他们伤心，这样也算不诚实吗？」

这是狡辩。虽然我这么想，可是没办法反驳。其实只要冷静思考，应该能做出有条有理的反驳。但现在的我，完全是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所以没办法做出回击。

就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时，「呼啊～」世良打了个呵欠。

「那我走了，再见。」

「喔、喔……」

世良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期待我的回答，以轻快的脚步离开。看著那背影，烦闷的感觉从心底涌上。

「那家伙是怎么搞的……」

他是我从没遇过的类型。从他身上感受不到恶意或虚荣，有如面对纯粹的孩子似地——有种难以捉摸的感觉。

我只知道。

我似乎和那家伙处不来。

&#10045;

隔天早上。

「呼啊……」

我一面走向二年 A 班的教室，一面打呵欠。

昨天回家后，我把优格放进冰箱，向把我当工具人的彩花讨钱后，为了期末考，做了简单的进度表，开始用功。虽然完成了昨天的进度，可是花的时间比预期的更多。第一天就这样，之后的进度堪虑。

我走进二年 A 班的教室。汐还没来，不过星原已经到校了，正在和真岛与椎名聊天。

我有点意外。

真岛与椎名是西园小团体的成员。直到不久之前，都还跟著西园，与星原保持距离，现在却与星原有说有笑。

与其说是和好了，不如说是因为西园不在，所以没必要泾渭分明吧。既然星原看起来很开心，就无所谓了。

我在自己的座位坐下。

趁著第一节课开始前，小睡一下好了。我正想趴在桌上，见到汐走进教室。

不知为何，世良走在汐的身边，两人一起进入教室。

我忍不住抬头。不用说，世良不是 A 班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和汐在一起？

「还有啊——我打开电视时，居然在重播奇天烈大百科，真是吓死我了。」

「东京的电视台没播吗？」

「怎么可能会播啊！又不是穿越回昭和时代了！」

「可是我觉得奇天烈很好看啊。」

——什么啊，很普通地在聊嘛。

虽然汐的态度很平淡，不过也没有赶走世良的意思，而是和他聊著。即使坐下后，也继续和站著的世良聊天。

全班同学都以讶异的目光，看著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的世良。可是世良完全不在意周围的目光，依然高声说笑。

一名女生朝两人走近。是星原。她看起来有点紧张。

「早、早安。世良同学也早……」

「早啊，夏希。」

「你叫夏希？你好你好，我是世良慈——慈爱能让世界变好，这样就能记住了哦。」

「嗯、好。」星原僵硬地笑著，声音中带著敌意与戒心。

「小汐和世良同学很要好吗？看到你们说话，我有点惊讶呢。」

「你叫他小汐！？这叫法真好玩！我也叫你小汐好了？」

星原的笑容变得更僵了。

汐苦笑著摇头。

「不要这样叫我啦。」

「咦～为什么？啊！难道说你在害羞？」

「被你那样叫，会有种被取笑的感觉。」

「哈哈！才没有呢！不过既然你那么说就算了。」

星原似乎放心了一点。

「哈哈……世良同学不是昨天才认识小汐吗？已经变这么熟了，好厉害哦。」

「因为我们说好要交往了啊。」

星原僵住了。

我也是。其他同学也都是。喧嚣声暂停了半晌，再次吵闹起来。

「咦？交往？」「他说了交往对啊？」「谁和谁？」「槻木和世良？」

对汐来说，刚才那些话似乎不能无视。他以责怪的眼神看著世良。

「还没有确定。」

「我知道啦。期末考拿到全校第一名的话，对吧？不用担心，我很会念书哦。」

我不是那个意思——汐正想这么说，上课前的预备铃响了起来。

「啊，要上课了。那我回去了。再见啦，汐。」

世良潇洒地离开教室。

惊人的炸弹发言，使同学们议论纷纷。汐觉得头痛似地按住额头，星原则是茫然地站在原地。

至于我，则是感到惊悚。

世良以全班都听得到的音量，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想与汐交往的事。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目光。

这让我觉得可怕。因为对方是汐。汐不是普通的女生。在生理方面是不折不扣的男儿身。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把汐当成男的。而世良完全不打算隐瞒地说，想和立场如此微妙的汐交往。

他不在乎周围的人怎么想吗？等一下下课时，一定会变成话题人物哦？光是走在走廊上，就会被笑或被回避哦？

——不对。

说不定，是有这种想法的我错了？

世良的言行没有任何偏见。他只是对汐一见钟情，告白了而已。虽然态度轻浮，不过的确确实地面对了汐。就这点来说，是该称赞他才对？

不对，可是，世良已经和其他学校的女生交往了。不管怎么想，打算脚踏两条船的人都不是正确的吧。虽然他说「我两个人都喜欢」，但只出一张嘴的话，要怎么说都行。

那么，奇怪的究竟是我，还是世良？

正当我陷入混乱时，班会的铃声已经响起了。

每节下课，世良都会来我们班上找汐。

和今早一样，世良若无其事地聊天，快上课时回去。午休时也拿著便当过来，和汐一起吃饭。虽然

星原也和汐在一起，但她几乎没有加入对话——应该说，是因为世良一直和汐说话，她没办法插嘴，因此一直露出生闷气的表情。

不出所料，世良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每当他来我们班时，一定会出现笑声。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世良明白自己被嘲笑了，可是不但不会生气或难过，而且还以和善的态度积极地与那些人说话。

例如被说「两个都男的不行」时，会回「你要不要也打开新的大门？」；或是听到「就算交往了也不能干嘛吧」时故意装无知，「不能干嘛是什么意思呢？」如此反问。

尽管有种可疑的感觉，但是世良的应对相当得宜，午休时，他已经成为班上公认的搞笑咖了。尽管他根本不是 A 班的人。

虽然说班上的头目西园不在，不过和众人打成一片的速度太快了。班上同学虽然会笑世良。但是没有人会批评或否定他。一天就能创造出这种氛围，我觉得莫名地可怕。

放学后，世良又来了。

「汐，要不要一起回去？」

汐正好走出教室，而且他的身边有我和星原。世良彷彿我们两个不存在似地，只对汐说话。

「可以帮我介绍车站附近吗？我对椿冈还不是很熟呢。」

对于从旁介入的世良，星原不高兴地皱眉。

「快要期末考了，我想还是别玩过头比较好……」

「噢～是吗？原来夏希这么认真向学啊。」

「啊，没有……可是这样会让小汐困扰的……对吧？」

星原对汐使眼色。

「我没关系啦。」

汐如此回答，似乎很想答应世良的邀约。星原露出大受打击的表情。

「那、那我也一起——」

「没关系，不用了啦。你和咲马一起回去吧。」

汐说著，朝我看来。

难道汐是故意的？因为知道我喜欢星原，所以故意制造让我们独处的机会。虽然很感谢汐的贴心，但是我高兴不起来。

「好了汐，我们快走吧。」

世良拉著汐的手，「再见。」汐对我们说完，与世良一起前往鞋柜区了。

教室外，只剩我和星原两人。

我战战兢兢地朝身边看去。

「……回去吧？」

&#10045;

「真是的～～～！那算什么啊！」

星原推著脚踏车，在放学常走的田间小路，泄愤似地大叫。夏日的阳光强烈，只见她额头浮现汗珠。

「常来找小汐是无所谓，能和小汐相处融洽也很好，可是！世良同学那个样子，根本是霸占了小汐！我也想和小汐说话啊！」

「好了好了。」我苦笑著安抚星原。

「你无所谓吗！？ 」

「虽然不是无所谓……」

该怎么说呢。虽然我不喜欢世良，但他和汐交往好不好，我还没办法做出结论。

「我可是很不甘心哦！果然不能让小汐和世良同学在一起！我脑中亮起警告灯了！」

「那是什么啊？」

我笑了起来。这比喻还真抽象。

也许大叫完比较舒畅了吧，「呼——」星原平静了下来，吁了一口气。

「所以纸木同学，你要努力拿到第一名哦。」

啊，到头来还是这个。

「交、交给我吧。我会加油的。」

虽然我这么说，但是语气不太有自信。

还是增加念书的时间吧……我如此盘算，「对不起。」这时星原突然道歉。

「什么？」

「我这样子，根本是把麻烦的部分都丢给你了呢。」

「是啊。」

「回答得太快了吧！你也稍微犹豫一下啊！」

我第一次觉得星原很烦。

我本来就知道她是把麻烦的部分丢给我。尽管如此，我还是试著拿下全年级第一名。所以我没打算在这部分责怪星原。而且话说回来，我是因为『星原愿意答应我的任何要求』这种不纯粹的动机，才答应的。

星原再次垂下头。

「可是，我真的真的不想看到小汐和世良同学交往。尤其是世良同学，怎么说呢……我有一种讨厌的感觉。」

「是……生理上无法接受的意思吗？」

「那种说法有点太过头了……唔～该怎么说呢……」

星原沉吟了起来。隔了一会儿，「西瓜吧。」她这么说。

「西、西瓜？」

「嗯。用手指敲西瓜时，不是会有砰砰，或咚咚的声音吗？然后啊，听说可以靠那些声音判断这颗西瓜好不好吃。」

「是有听过……」

「我想，人类也是一样的。用说话来敲打，根据回答的声音瞭解对方的个性。」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西瓜举例，不过我知道星原想说什么。

「可是世良同学啊，就算用说话来敲打，也会从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发出声音。明明拍的是这颗西瓜，但砰的声音却是从旁边的喇叭发出来的。怎么说，有点诡异……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会。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难以捉摸的感觉吧。」

「嗯。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他……」

虽然我没有完全摸透星原的个性，可是被她明显地厌恶成这样，应该是非常少见。对星原来说，世良就是这么危险的人物吧。

「要不要把你的感觉告诉汐？只要好好说明，汐应该也会比较提防世良吧。」

「没有。我不能说。世良同学不是坏人，只是我个人不喜欢他而已。」

「可是你就能把这些想法告诉我？」

「因为你是……我商量事情的对象嘛。」

商量事情的对象！这头衔听起来很令人开心。感觉比普通的朋友更高级。

我在心中摆出胜利姿势，「话说回来。」星原转移话题。

「你书念得怎么样？」

果然在意的是那部分吗？我这么心想，回答道：

「唔——基本上还算顺利，不过觉得时间有点不够。」

「没有不会的地方？还是有不擅长的科目吗？」

「硬要说的话就是数学吧。因为我完全是文组脑，对数理不行。」

「原来如此，数学啊。还有其他的吗？」

「除了数学之外，就是要背的吧。不过这部分就只能硬记了。」

星原连连点头。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如果还有其他不擅长的部分，再告诉我吧。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我哦。」

「嗯。先谢谢你了。」

其实我很想知道星原说的「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我」是到哪个程度，不过真的问了的话，她应该会觉得我很恶吧。所以绝对不能问。

明天是星期六。因为没有特别的预定，六日都来读书吧。

&#10045;

星期一转眼之间就到了。

真的是转眼之间。虽然我六日一直念书，可是进度不佳。光是世界史和英文这类记忆的科目就念不完了，根本没空碰数学。

想拿到全年级第一名，每科至少要有九十分。但就算我照现在的进度念书，顶多只能拿到平均八十分而已。就算能进入前十名，也不太可能拿到第一名。

期末考是三天后的礼拜四、五、六。成绩则是在下星期一公布，之后就是暑假了。

现在只能拚命冲刺了。

我走进椿冈高中的鞋柜区。

我在鞋柜前发现汐。明亮的发色很显眼。他现在是一个人。

汐弯腰脱下鞋子。一面拎起鞋子起身，一面顺手把浏海梳到耳后。

那动作很像女生呢，我心想。虽然过去从来没注意，不过光是脱鞋，就看得出男女的差异。对汐来说，现在这是他自然而然的动作吗？或是在成为女生后，特意让自己的动作女性化呢？

我正想著，汐已经发现我了。他朝我转身，漾开笑容。

「早啊，咲马。」

「早。」

我来到鞋柜前，迅速换成室内鞋，和汐一起前往二年 A 班。

「咲马，你没睡好吗？」

汐突然发问。

「咦？怎么这么问？」

「你长黑眼圈了。」

「哦……因为我昨晚熬夜念书。」

「咦？你是那么用功的人吗？」

「啊——因为最近上课都不专心，所以想说要用功点。」

「哦……是这样啊。」

我没把打算拿到全年级第一名的事告诉汐。说了只会更麻烦，而且就算要说，也得先徵求星原同意才行，现在还是别提比较好。

「话说回来，上个礼拜五怎么样？有和夏希说到话吗？」

「嗯。不会很尴尬。」

「是吗？那就好。」

汐连连点头。



「你呢？你不是和世良去车站那头吗？」

「是啊。我们在车站附近随便绕了一下，在咖啡厅吃过甜点后就回家了。」

真像约会呢。我心想。

我想想著并肩走在路上的汐与世良，看在旁人眼里，应该是俊男美女组合的制服情侣吧。也许真的很相配呢。

「你觉得世良怎么样？」

「怎么样是指？」

「比如说，感觉像好人还是坏人。」

汐一面走著，把手指抵在下巴。来到二楼时，他抬起头。

「是很不可思议的人呢。」

难以判断好坏的评价。说不定汐也还在评估世良这个人吧。

汐看著前方，淡淡地说著：

「和他聊天时，有一种像是面对小孩，又像大人的感觉。虽然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应该不单纯。还有……」

「还有？」

汐露出有点迷惑的表情，瞥了我一眼。

「我觉得你最好别接近他。」

他以严肃的语气说著。

「这是什么意——」

——思啊？我话还没说完，「汐！」身后有人喊著汐的名字。

用不著回头也知道是谁。是世良。他一来到汐身边，就想伸手搂汐。「很热。」但手立刻被汐拍掉。

「真冷淡，这样比较亲密嘛。」

「这样很难走路，离我远一点。」

「有什么关系？」

「等一下，很重啦。不要靠过来。」

一早就在给人看什么啊？我傻眼地心想，同时又有种不痛快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怪，是由数种感情混合而成的「不痛快」。是看到两个男的黏在一起的厌恶感吗？还是对没跟我打招呼的世良感到不高兴呢？或者是因为只有我插不上话，所以觉得被疏远了呢？

总之，我觉得很不愉快。

我加快速度，比两人先走入教室。

我把书包放在桌上，坐下打开英文课本，开始自习。只要有时间，就该拿来念书。

过了一阵子，汐与世良也走进教室。我听到「那家伙又来了。」「还真不会腻耶。」的说话声。由于那些人是笑著说的，感觉起来并不排斥世良。

汐一坐下，一名男生就朝汐与世良走近。

「你们感情很好嘛——是说世良你乾脆当 A 班的学生好了。」

「好啊，下次我问问老师可不可以。」

「哦！汐你有听到吗？要好好盯著这家伙，让他说话算话哦。」

「不用了，现在这样就好……」

先不管已经完全融入 A 班的世良，刚才的对话，使我感到惊讶。

汐正自然地与班上同学对话，和之前相比，可以说进步了非常多。虽然已经有一部分男生试图瞭解汐，可是在班上，汐仍然是烫手山芋。但如今，在世良的影响下，其他同学也开始能以普通的态度和汐说话了。

假如汐真的和世良交往，说不定汐能和身为男生时一样，与全班融洽地相处。

……可是，该怎么说呢。

就算汐因此再次成为班上的风云人物，老实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不对，最重要的是汐的心情。可是……唔唔。

可恶！搞不懂啦。我到底在烦恼什么？

之后，老师们一如往常地上课，来到放学时间。

星原迅速地做好回家的准备，走到汐身边。她应该是想趁著世良来之前，邀汐一起回家吧。

虽然我这么想，可是汐只和星原说了两、三句话后，就一个人离开了。只见星原失落地低下头，隔了一段时间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教室。

我收拾好书包，追了上去。

「怎么了？」

我在走廊发问，星原消沉地回头。

「哦，纸木同学……小汐啊，说要和世良同学一起回去……」

「啊——真的假的……」

被先发制人了。

是说，汐居然选择了世良。他应该知道星原想和自己一起回去的……

难道说，汐又为了帮我，想让我和星原独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做反而是反效果。假如只有一、两次，也就算了，一直那样拒绝的话，我和星原相处时反而会尴尬。因为汐才是我和星原之间的桥梁。

话虽这么说，但我也不想主动问汐「要不要一起回去？」假如汐觉得和我、星原三人在一起很不自在……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胃痛。

「怎么办？」

我向星原发问。

「老实说，我觉得很可惜……但是也没办法。」

「是吗……」

「我们也分别回家吧？」

那是我最害怕的话。

就算有点尴尬，我还是尽可能地想和星原在一起。可是，没有交往的男女每天一起回去，太不自然了。星原应该也会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吧。

「嗯。就那么做吧。」

我藏起失落，点头同意。毕竟我不想让星原感到困扰。

不过还是可以和星原一起走到鞋柜区的。我们一起在走廊前进。

「纸木同学，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星原边走边问。

「没有。我预计要一直念书……」

「说的也是。其实啊，我想帮你办个读书会。六点时，你可以来车站前的家庭餐厅吗？」

本来在地上拖行的情绪，如今像搭乘了上升气流似地在天上飞。

星原要帮我办读书会？有比这更令人雀跃的行程吗？我用力忍住想大叫的心情，露出爽朗的笑容回道：

「好啊。你要教我功课吗？」

「不是不是。我哪有可能教你功课啊。」

你在说什么啊？星原笑著。那不就没辙了吗？

「是别人教你哦。」

啊，不是两人独处啊？说的也是，毕竟是读书会嘛，只有两个人太少了……

期待的心情有如破了洞的气球似地缩小。真是白开心了。

「那么还有谁呢？」

「这个啊……敬请期待！」

知道有其他人时，我已经提不起劲了，老实说谁来我都无所谓，但好歹要是我认识的人吧。

我们一来到鞋柜区，「再见！」星原立刻加快脚步离去。

下午六点又三分。

我骑著脚踏车，来到星原指定的家庭餐厅。穿著制服来有点那个，所以我换了 T 恤与休闲裤。我把装了文具与课本的托特包背在肩上，走入店里。

「一位吗？」店员发问。「我和人有约了。」我说完环视周围，寻找星原的身影。虽然就晚餐时间

来说有点早，但店里的人不算少，大多是学生或一家子出来外食。

我正四处张望，「这边这边——」在禁菸区的后方听到有人这么喊叫。是星原。她正坐在椅子上，朝后方转身向我挥手。我轻轻举手回应，朝她那儿前进。来到靠墙的四人桌前。

星原也已经换了便服。她穿著素色的细肩带背心，外面套著薄针织衫。由于我只看过她穿制服的模样，所以感觉很新鲜。

不过比起她的便服，我更在意的是坐在她对面的两名制服女学生。其中一名肤色偏黑，剪了男孩子气的短发，另一名则留著优雅的黑色长发。

是真岛和椎名。

「唷，你是纸木？对吧？多指教～」

「你好，纸木同学。」

是从来没有说过话的两名班上女同学。虽然我有想过会是这种状况，但仍然像被蛇盯住的青蛙一样动弹不得。同时与复数的女孩相处，对我来说难度太高了。

「呃，你们好……」

总之先回应再说吧。但声音小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星原拍著自己旁边的空位对我说：

「先坐下吧。」

「哦、嗯。」

我照著星原说的坐下。

三人似乎在我来之前就已经点了饮料无限续杯了，她们面前都摆著饮料。真岛和椎名之所以穿著制服，应该是刚练完社团的关系吧。真岛是软式棒球社，椎名的话，好像是吹奏乐社。虽然快期末考了，不过有些必须参加全国比赛的社团，还是会每天练习一个小时左右，明明这么忙，她们还是特地集合在这里。

我正想掌握现况时，真岛突然噗哧笑了起来。

「你也太紧张了吧？是说被这么多可爱的女生包围，也是没办法的嘛——」

「不是、呃……」

我狼狈了起来，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喂。」椎名以手肘顶了顶真岛。

「你别闹了。我们今天是为了讨论正经事才来的哦。」

「是是是。」

真岛没诚意地回答。

正经事？不是读书会吗？

正当我感到疑惑时，椎名朝我看来。

「我们已经听说了。夏希不想让世良同学拿到全校第一名，所以拜托你帮忙。」

星原似乎已经把事情全告诉她们了。不过她应该没把自己喜欢汐的部分，也说出来吧？

「嗯。是啊。」

「对于槻木同学与世良同学交往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我只是被星原拜托……」

椎名眯起眼睛。

「因为被夏希拜托，所以就答应了？这是破坏他人感情的行为，以这种半调子的心态做，真的可以吗？」

我很惊讶，没想到会被这么说。

虽然我不否认自己的心态有点半调子就是了。我一面思考该怎么回答，一面朝身旁看去。星原苦笑著帮我说话。

「小椎，纸木同学只是被我牵连……」

「不好意思夏希，我现在要知道的是纸木同学的想法。对于没有半点主见的人，我不想教他功课。」

「咦？怎么这样……」

星原露出困扰的表情。真岛「滋滋——」地以吸管喝著饮料。

「我说小椎啊，既然纸木同意了，那种事根本无所谓吧？」

「你闭嘴。」

「是——」

椎名清了清喉咙，开口道：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从星原的说法听来，我感受不到你的主见。帮助没有想法的人，老实说，我会觉得不安。」

椎名尖锐地说道。

她说的没错。虽然同班，但我和椎名从来没有说过话。就算是星原拜托的，还是不会想帮不清楚底细的人的忙吧。

可是……又不是我主动拜托椎名的，她的态度干嘛那么高高在上？我同时也有这种感想。当然我没有说出来。

毕竟对方是在期末考前、在社团活动结束后，特地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教我功课。所以我该放低态度，诚实回答才对。

「我……不是很信任世良。我觉得他不是诚实的男人。但假如他和汐交往，对汐来说也许比较好，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要说赞成或反对的话，其实我是很摇摆不定的。不过因为星原拜托我，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反对……就是这样吧。」

虽然说得断断续续，但我觉得自己说明得很好。

可是椎名皱起眉头，似乎不满意我的回答。

「这样太模棱两可了吧。」

「但这是我的真心话。不然你呢？」

椎名思考似地沉默了一会儿，开口：

「我觉得槻木同学和世良同学交往的话也不错。」

「咦！」星原大叫。

「是、是这样吗……」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世良同学，但是我觉得他对槻木同学的好感是真的。否则不会一直来我们班找槻木同学。再说……既然身体是同性，就不太可能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真岛发问。

「你不用管那部分。」

椎名继续说著：

「虽然槻木同学现在还是与世良同学保持距离，但随著时间经过，也许就能接受他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交往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夏希的拜托让我改变想法。夏希从来没有拜托过我们做出疏远谁的事。虽然她觉得世良同学很危险的理由很模糊，可是我相信她的直觉，所以想帮她。但是因为夏希很好骗……所以我想瞭解第一个被她拜托的你是怎么样的人，再决定最终要不要帮忙。这就是我的想法。」

「……这算啥？」

我傻眼。这算面试吗？

应该说……

「所以你的想法和我没什么不一样吧？到头来，都是因为被星原拜托，所以改变自己本来的想法不是吗？话说回来，把别人的直觉当成下决定的根据，不是更不成理由吗？」

「我从一年级就和夏希同班了，很清楚她是怎么样的人，所以知道夏希这次有多认真。我和你不同，我是真心为朋友著想。」

这句话让我理智断线。

「为朋友著想？对西园的霸凌视而不见的你，还真好意思这么说呢。」

椎名原本冷冰冰的脸上浮现愤怒之色，以利刃般的眼神瞪著我。

我后悔了。不妙，说过头了。

得道歉才行。我心想。但我真的该道歉吗？同时，又有这样的疑问。

我知道刚才的话很伤人，可是我不认为自己说错话。站在嘲弄汐的西园身后，尴尬地闭著嘴巴的椎名的模样，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一清二楚。

……可是。

话是这么说，但是在这个时间点，还是不该与椎名为敌。就算椎名是星原找来的，但我仍然是有求于人的那一方。

我正想开口道歉时，真岛突然把冰块从水杯中捞出，塞进椎名后领。

「呀啊！？ 」

椎名尖叫。反射性地将上半身向前挺，强调了胸部的线条。我连忙别过头，但还是稍微看到了一点。

她努力捞出滑到背部的冰块，浑身发抖地捶打真岛肩膀。

「笨蛋……！别人在说正经事，你在干嘛啊！」

可是真岛毫无反省之意，而且还嘿嘿笑了起来。

「没有啦——我看你好像火气有点大，所以帮你消消火。」

真岛说著，按了按桌上的服务铃。虽然椎名不满地想抗议，但因为服务生来了，只好苦涩地闭嘴。

「一个大薯。纸木你也点些什么吧？」

「啊、那……饮料喝到饱。」

店员复述我们点的东西后离去。

「真凛，你干嘛在我们说话时做那种事……」

「好啦好啦，别气了。既然大家的目的都一样，你就别那么吃醋啦。」

「我哪有吃——」

「不对，有哦！小夏拜托我们教纸木功课时，你的表情很恐怖呢。为什么突然和那种不认识的男人变那么好？你脸上根本写著那几个字哦。」

「那、那是因为……」

椎名的视线飘忽了起来。看样子是说中了。

「我懂你的心情，不过现在还是先帮小夏吧。」

椎名咬著嘴唇，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虽然不是这么想的时候，但我还是不由得佩服起真岛。原本险恶的气氛被她一下子扭转过来，看来她可能比我以为的更会控场。

接著，真岛一脸认真地看著我：

「还有，视而不见什么的，小椎也很在意，可以别再提吗？关于那件事，我也有好好反省过了。」

「……嗯。我知道了。」

我看向椎名。

「那个，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失控了。」

「……没关系。是我说得太刻薄。我才要说对不起。」

椎名面有愧色地道歉。

星原松了一口气。真岛笑咪咪地道：

「是说纸木，既然已经点了饮料，你要不要先去拿喝的？」

「说的也是……」

「啊，我也要去！」

我起身，星野拿著空了的杯子和我们一起离开。

一来到饮料吧，星野就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看得我好紧张哦～还以为你们会翻脸呢。」

「对不起啊……要是没有真岛帮忙打圆场，还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真凛很成熟又能干哦，她是软式棒球社的副队长呢。而且和小椎是从小到大的玩伴。」

「是这样啊。」

难怪两个人的互动特别合拍。

我在玻璃杯中装了可乐，星原装了苹果汁，两人一起回到座位上。

桌上多了两张资料夹。

星原先坐下来，接著是我。

「这是什么？」

我发问，真岛把资料夹中的纸拿出来。

「这是去年期末考的考题——我跟社团学姊借的。」

「哦哦……！」

太好了。我一直是自己苦读，没想到还有参考考古题这招。对于没参加社团的我来说，这资料相当宝贵。

椎名也同样把资料夹中的纸拿出来。

「这是我在补习班拿到的期末考讲义。这是另外影印的，可以直接给你。」

虽然刚才那么针对我，不过还是帮我准备了教材吗？

「谢谢，我欠你们一份人情。」

「没什么。你要好好把这些看完哦。」

我点头。

没想到她们居然会特地向学姊借考古题，或者把补习班的资料印给我。这也是星原做人成功的缘故吧。不论如何，有资源的话当然要好好利用。就算是为了面子，我也要拿到第一名才行。

我接过资料夹，翻著考古题时，真岛点的薯条来了。

「大家一起吃吧。纸木，你还没吃晚餐吧？」

「嗯。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从桌侧的餐具盒中拿出筷子，夹起一根薯条放入嘴里。又咸又油的口感，与想像中一模一样的滋味。

不知为何，真岛一脸讶异地看著我。

「你平常都用筷子吃薯条吗？」

「没有啊。平常都用手拿。」

「那你现在为什么筷子夹啊？用手拿啦！干嘛这么秀气！」

「不是啦，因为我怕弄脏这些资料。」

「啊！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有洁癖呢！」

真岛哈哈笑著。真是愉快的家伙……

椎名斜眼看著真岛。

「你才是应该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呢。上次借你的漫画里，居然夹著点心的碎屑。」

「咦——真的吗？我有小心地边吃边看耶。」

「不要边吃边看好吗？有些人可是会因此抓狂哦。」

椎名吐槽。「好啦——」真岛拉长了声音回应。星原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扬起微笑。

我已经不紧张了。不只如此，还对这充满女孩子的空间感到舒适。仔细想想，只要是年轻男性，都会对现在的情境感到开心吧。我会觉得舒适也是当然的。

我正如此心想，此时身后传来「恶！」的声音。

我回头，见到一名穿著大胆地露出肩膀的上衣与极短的热裤，打扮得很光鲜亮丽的女孩。那女孩头上戴著鸭舌帽，漂染的亮色头发绑成双马尾。

是西园亚里沙。

我的表情有如被冷水浇淋般僵住了。

「为什么这家伙会在这里……」

西园露出明显嫌恶的表情。那是我要说的话。

星原朝西园探出身子道：

「啊！你总算来了！已经开始了哦，快来这边坐著吧。」

「咦！？ 」我和西园异口同声地惊叫。居然是星原叫西园来的？她什么时候和西园和好了？

西园抽搐著脸颊，指著我。

「夏希，你说希望我能帮忙教功课的……是这家伙？」

「是啊。」

「我要回去了。」

「咦！？ 等、等一下！」

西园转身就要走，星原连忙拉住她。由于来不及等我离开座位起身，所以是从我腿上跨过去般地拉住西园。从大腿上传来的柔软感觉与刮搔鼻腔的甜香……是说太近了吧！我只能让背部紧贴在椅背上，动弹不得。

星原总算成功从我身上离开，抓住西园的肩膀。

「等一下嘛亚里沙！先听我解释！」

由于星原的声音太大了，周围的客人纷纷朝她们看去。

在意其他人视线的亚里沙见状，只好放弃离开。「和你们挤一下。」她对椎名说完，在对面的座位坐下。虽然有点挤，不过她的态度还是一样大牌。椎名贴心地缩起身体，真岛则是困扰似地笑著刮脸颊。

见西园愿意留下，星原松了口气，在我身边坐下。

「其实啊——」

星原把世良对汐告白的事、汐以拿到全校第一名为条件，答应和世良交往的事、为了不让两人交往，所以星原拜托我拿到第一名的事，照顺序说明给西园听。

「然后呢？」西园听完后，不耐烦地发问。

「呃，所以我想，如果能拜托成绩很好的你教纸木同学功课，就不用担心了～这样……」

星原在脸上堆起笑容，奉承著西园。这么说来，和外表给人的感觉不同，西园的成绩其实很好呢。我想起这件事。

可是，就算西园的成绩再好，找她帮忙仍然是挑错人选了。想想上次吵架的事，就知道西园不可能帮我。

「……我啊，之前一直无视你。其实我也觉得那样做很过分，所以昨天你打电话给我时，我才会答应你的拜托。不过这我不行。为什么我非得教这家伙功课不可？」

西园责问地以指尖敲著桌子。

「因为我的朋友里，成绩最好的就是你嘛……再说，我想这也能做为你们和好的机会……」

星原战战兢兢地回答，西园听了很傻眼。

「我说啊，所谓的和好，是指让本来交情很好的人恢复友情哦。除了上次吵过架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交集的家伙，哪来的和好可言？」

「可是……」

「没有可是。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期待什么，不过我绝对不会和这家伙道歉的。应该说我之前就觉得很奇怪了，你为何突然和这家伙变这么好？明明之前从来没说过话的。」

星原看了我一眼，又回头看著西园。

「因为纸木同学人很好，让我商量了很多事。」

「哦——……」

西园以锐利的眼神瞪著我。

「你该不会想藉著对夏希施恩，趁机和她交往吧？」

「怎、怎么可能呢。」

我心脏一跳。虽然嘴巴上这么说，可是无法完全否认自己有那种念头。

「哼！明明满脑子都只有交尾的事。男人啊，对女人好时，百分之两百是贪图女人的身体哦。其实你也是用色情的眼神在看夏希对吧？」

「才、才没有！」

为什么她有办法脸不红气不喘地讲那些低俗的话啊……可恶，脸好烫。

我紧张地侧眼偷看星原，与星原四目相对。星原尴尬地低下头，缩起身体。啊啊真是的，都是因为西园乱说话，才会变得这么尴尬。

「你啊……个性真的很差耶。都变成这样了，还是不打算反省吗？」

「反省什么？虽然有点做过头了，可是我没有说错任何话哦。」

这家伙，说得这么斩钉截铁。

到底哪来的自信那么说？我已经气不起来，变成傻眼了。可是我不打算退让。我和椎名不同，我是不会助长这种人的气焰的。

「你不是一直说汐恶心什么的？你觉得那些话也是对的？」

「我只不过是老实说出自己的感想而已。觉得恶心的事就是觉得恶心，有什么办法？」

「但也没必要说得那么粗暴吧？看不顺眼的话，无视汐不就好了？」

「同班的话不管怎样都一定会看到啊。而且为什么不能说恶心？又不是腿太短或长太丑之类的先天条件，既然是努力就能改变的问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说我可是为了汐好，才那么说的哦。」

「骗人。那些话哪里是为汐好了？你只不过是为自己好，所以想改变汐的想法而已吧。」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太激动了。」

真岛插嘴，椎名也跟著开口：

「亚里沙，先喝点什么吧。这样可以冷静一点……」

「你们不要多话。」

不由分说的高压语气，使真岛与椎名畏缩了。

西园双手抱胸，稍微向前探出身子，把脸迫到我前方。眼神异样冰冷。

「反正你说的为汐好，只不过是说些汐喜欢听的话，让他觉得舒服而已。到头来，仍然都是些场面话。你啊，真的有正确理解汐这个人吗？」

「……你想说什么？」

「汐超有女人缘的哦。就算他什么都不做，女生们也会主动靠过去。假如被汐主动告白，肯定不会有女生拒绝。所以，假如他继续当男人，一定能活得比普通人更轻松更愉快。可是变成女人的话，就享受不到那种好处了。不只如此，还会变成众人的笑柄，被大家避之唯恐不及，活得比现在艰难太多。就算变成那样，你还是希望汐当女人？」

西园认真的眼神，令我有点狼狈。

我吞了吞口水，回答她：

「虽然你说活得轻松愉快，可是对汐来说，那种生活方式反而令他痛苦。不管周围的人怎么说，我都想尊重汐的意志。」

「哈，只会说漂亮话。你尊重的不是汐的意志，而是同情汐觉得很可怜的自己吧。而且说意志什么的，人的心啊，可是会简单地改变的哦。就算现在觉得当女人比较好，可是在认识超可爱的女生后，

或是出社会工作之后，说不定又会后悔，觉得还是当男人比较好。」

「那种事……继续当男人的话也一样吧？不管怎么选，都不可能完全不后悔。」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结果的哦。汐那种不普通的生活方式，只会让他很辛苦。再说就算想法改变了，性别也不可能简单地一变再变。既然如此，就算多少有点不满，配合自己身体的优势生活，才是健康又聪明的做法。尤其像汐那样，身为男人条件特优的人。还是说你敢保证汐以后绝对不会改变想法？」

我说不出话。

有一种地面摇晃的感觉。手心冒汗，觉得周围的说话声大到令人厌烦。

自从来到家庭餐听后，西园眼中第一次露出愤怒之色。

「如果回答不出来，就给我闭嘴。你这个伪善者。」

「亚里沙。」

说话的是星原。

西园滑动仍然带著敌意的眼神，看向星原。

「什么事？」

星原的身体微微发抖，尽管如此，她还是笔直地看著西园。

「我已经知道了。所以不要再对纸木同学说那么过分的话啦……」

西园眼中渗出失望之色。

「……你的想法果然也和这家伙一样呢。」

「我知道你想说的事。可以想到那么久以后的将来，不愧是亚里沙。可是小汐……她一定也是考虑了很多，而且用力鼓起勇气，才决定要以现在的样子生活的……所以，我没办法对她说，不要那么做。」

星原努力挤出声音，继续说著：

「想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我觉得那种想法很棒。所以，我想帮小汐加油。」

她说完，这桌陷入沉重的沉默。

西园以冰冷的眼神，一眨也不眨地看著星原。那是如刀般锋利的视线。尽管如此，星原仍然没有别过脸，仿佛忍受痛楚似地，努力挺直身体。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西园。

「……是吗？」

她收刀似地垂下眼帘，起身。接著面无表情地转身面对星原。

「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不会再对你说什么。不过……纸木。」

西园第一次喊我的名字。

她一看著我，眼神就变得凶狠。

「我是绝对不会认同你的。」



她说完，转身背对我们离去。

西园一走出家庭餐厅，星原立刻像把头探出水面似地，大大呼出一口气。

「呼～好可怕……」

她安心地说著，趴在桌上。

真岛和椎名也从紧张中解放似地，卸下身上的力气。毕竟刚才剑拔弩张成那样，会紧张也是当然的。只见真岛靠在椅背上，椎名则头痛似地按住额头。

至于我，现在心情仍然剧烈起伏不已。西园的那些话，不断地撞击我的头盖骨内侧，在我脑中回荡不已。虽然西园已经不在，但我的身体还是无法脱离备战状态。

星原抬头看著我。

「纸木同学，你还好吗？你脸色很差哦。」

我回过神。

「没有，我没事。谢谢你帮我说话。」

「没什么啊。比起那个……你不要太在意亚里沙说的话哦。」

「嗯……」

尽管我点头，可是说真的，很难做到。我的心已经动摇到像拔了一半的牙齿似地。

也许看穿了我的心情吧，星原露出不安的表情。

「亚里沙有亚里沙的想法，只是刚好和我们不一样而已。对我来说，亚里沙说的话和你说的话，都是对的。所以真的不用在意哦。」

星原的话，让我觉得轻松了一点。可是同时，自己说的那些，终究只是西园口中的「漂亮话」吧？我也不由得这么想，所以没办法全盘接受星原的安慰。

「是说啊，敢和认真模式的亚里沙针锋相对，你挺厉害的呢。」

真岛苦笑起来。这可以看成帮我说话吗？

「就像小夏说的，你不必在意对或不对哦。之前上课时不是有讲到吗？那个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要每个人都朝著自己的目标前进，就能为所有人带来利益。所以你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了。那样一来，应该可以帮到汐，也能帮到大家哦。」（译注：典出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所著的《国富论》。）

「对吧？」真岛微询椎名的意见。

「嗯。是啊。」

「咦？你好像不是很同意？」

「不是那样……」

椎名交互看著我与星原，微微垂下眼帘。

「……我只是在想，亚里沙果然很强。不管做什么事都认真到像傻瓜一样，而且只要下定决心，就会坚持到底。老实说，我有点羡慕她那种一心一意的性格。当然，我不是完全认同她的话，而且也决定帮纸木同学了……不过我想，亚里沙的那些话，也不能这么简单带过。」

我自我警惕地点头。

「你说的对。」

虽然没有说出口，不过星原和真岛应该也同意椎名的话吧。我想她们也知道，西园的说法有她的道理。

我突然有种想躺下来的冲动。当然不是因为那么做可以靠在星原身上，只是单纯觉得疲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与各种想法碰撞，脑子快要处理不过来了。

「啪！」星原突然拍了拍手。那是转换气氛，让人绷紧精神的拍手。

我与真岛、椎名看向星原。星原开口：

「来念书吧。」

在那之后，我们依照原本的目的，开始为期末考做准备。由于这基本上是为我开的读书会，所以我提出不懂的部分，其他人教我，以这种方式进行。

椎名教的主要是数学。虽然有点斯巴达的风格，但是托了她的福，不懂的部分大致上都解决了。真岛则是从老师的个性与上课时的发言，推测考题可能会出的部分，帮我抓题。

虽然一开始有点小争执，不过对我来说，包含那部分在内，这场读书会都非常受用。

我们在快八点时解散，走出家庭餐厅后各自回家。

我骑在回家的路上，天色已经全黑了。

离开家庭餐厅后，与西园的对话一直在我脑中重播。有如超市的背景音乐或电视广告的歌曲一样，在耳旁萦绕不去。

不断重覆之下，我一面觉得西园的话相当正确，又同时觉得那只不过是粗暴的言论。我在两种想法之间摇摆不定，差点失去自我。

星原、真岛、椎名，以及西园，她们全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有我没有想法，是个不上不下的半调子。我对这样的自己感到难为情，觉得非常羞耻。

我忽然想起真岛的话。

——你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了。

我想做的事。

我，想怎么做呢？

我一面思考，一面踩著脚踏板。一对男女进入我的视野中。女生搂著男生的手，两人正愉快地聊天，朝这边走来。他们应该是情侣吧，男生穿著椿冈高中的制服，女生和我一样，穿著便服。

再差几公尺，我就会与他们擦身而过。就在这时，我发现一件事。

那男生是世良。女生是……我不认识的人。

我与他们擦身而过，又向前骑了一小段路后，停车回头。

高个子，即使只看背影也看得出来的微长头发。不管怎么看，那人都是世良。

既然如此，他身边的女生又是他的谁呢？至少我可以肯定，不是他上次在车站亲吻的那女生。在车站见到的那女孩绑著麻花辫，而这个女孩的头发，顶多只到肩膀而已。

我心中涌起一阵阵的骚动，觉得自己有义务确认世良与那女孩是什么关系。我无法不在意那两人。

我推著脚踏车，悄悄跟在两人身后。他们似乎没发现我，一路上完全没有回头。

最后，两人走进椿冈车站。我把脚踏车随意停在路边，跟了进去。其实那里不能停车的，但是绕到停车场的话，就会跟丢他们了。

虽然已经过了下班的尖锋时间，验票口附近仍然有很多人。两人在验票口外停下脚步。

只见他们面对面站著，无言地凝视对方。尽管周围人来人往，但是只有那儿，彷彿是另一个世界。

我有一种严重的既视感。不会吧？我如此心想。

世良与那女孩接吻了。

而且这次是长达十秒左右的，相当久的深吻。

两人的嘴唇分开后，女孩露出恍惚的表情，脚步虚浮地走向闸门。世良则转身回头，脸上挂著与平时相同的浅笑。

朝这边走来的世良与我对上目光。但是又立刻若无其事地看著前方，从我身边经过。

「喂。」

我转身叫他。但世良并不回头。我追了上去，伸出手，用力把他的肩膀向后拉。

世良总算回头——应该说，是被我拉得转过身。

「什么事？」

就算这种时候，他脸上仍然挂著笑容。不是为了自保的陪笑脸，也没有因为我突然动手而动摇。我想，对世良来说，这种笑容应该就是他的扑克脸吧。

「刚才那是什么？」

「刚才？」

「你刚才……和女生接吻了对吧？」

「是啊。」

世良坦然承认。

「怎么了吗？」

而且还不知道哪边有问题似地回问。

「你不是和其他女生交往了吗？而且还对汐告白。」

「咦？你还真清楚——啊！」

世良眼睛微睁。

「你是上次在便利商店前和我说话的人嘛。还真巧呢。」

不知为何，他开心地扬起嘴角。

「不要以为用笑的就能蒙混过去。你真的有心和汐交往吗？不是脚踏两条船，根本是三条……不

对，搞不好还有其他交往中的女生吧！」

「哦——嗯，我会好好说明的哦。别一直站著，要不要进店里坐著聊呢？」

「不用了。你快说。」

说完，我才发现自己正在生气。

绝对不能轻易接纳这家伙，本能如此告诉我。

「可是这里太显眼了，而且还会挡到行人的路，说不定会被站务员赶走。你也不想变成那样吧？」

虽然很不爽，不过他说的没错。

我确实在意他人的眼光，可是不想照这家伙的话做。所以我沉默了一下，指著售票机旁的长椅。

世良点点头，走到长椅处坐下。他双腿交叠，把手放在腿上，看起来游刃有余。我不坐下，而是站在他正前方。

「然后呢？你到底想怎样？」

世良听见我的问题，抬起头来看我。

「是指我有没有心和汐交往吗？当然有了。要我说这么多次也挺不好意思的，不过我真的喜欢汐哦。」

「可是不只汐，你还有其他喜欢的女生。」

「是啊。刚才的女生，还有上次在车站接吻的女生，我喜欢她们的程度和喜欢汐一样哦。所以我现在也还和她们交往。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世良不当一回事地发问，我怒气涌了上来。

「当然有问题了。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地公平地爱……爱所有人，一定会走不下去的。反正你一定是因为觉得有趣才向汐告白的吧？如果你们很快就会分手，害汐难过的话，还不如撤回告白算了。」

「你很为汐著想嘛，感觉很像他的监护人呢。」

「我只是他的童年玩伴。」

世良眉尾一跳。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咲马啊。我听汐提过你的事哦。你小时候很顽皮对吧？」

「那种事不重要。你到底想怎样？」

「我不会撤回告白的。」

世良明确地说。

「你应该是被『只能喜欢一个人』的既定观念给局限的人吧。所以没办法接受可以同时爱好几个人的我。」

「在心里喜欢多少人是无所谓，但交往的话就另当别论。如果你脚踏好几条船的事被汐知道……不用我说，你也想像得到会怎么样吧？」

「可是——」

「你想说你一定不会穿帮吗？光是被我撞见两次，那种说法就没有说服力了。」

「话要听到最后啦。可是已经穿帮了哦。应该说是我主动告诉汐的。」

我睁大眼睛。

「……什么？」

「你说的没错，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发现，所以昨天已经跟汐说过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这样你也 OK 吗？我认真地说明我的想法，汐也明白了。他说，只要我拿到全校第一名，还是会按照约定和我交往。」

我觉得头晕目眩。

「你骗人。」

「我没有骗人哦。不然的话，我现在打电话给他？你打也可以。」

虽然世良的说话方式与那种浅笑看起来很假，但刚才那些话，听起来像是真的。仔细想想，他不可能说那种立刻会被拆穿的谎话。

可是，我不想承认。大脑、耳朵，全都出现拒绝反应。

「就算是那样……还是不行吧。就算本人同意，但是那种像外遇的事，还是不能原谅。」

世良以哼笑了一声。

「不能原谅？谁不能原谅？难道是你吗？你只不过是汐的童年玩伴，又不是他的监护人，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太奇怪了。」

「就算汐能接受，和你交往的那些女生说不定也不能接受。你没对她们说过这些事吧？」

「嗯。还没说。不过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说白了，我和汐的事，也和只是汐的童年玩伴的你无关。之所以像这样说明给你听，纯粹是出于我的善意。」

「什么善意啊，你、你……」

我口乾舌燥，声音发抖，没办法好好说话。

「是说我也不是不懂你的心情啦。脚踏两条船、三条船的说法，听起来确实给人不好的感觉呢。但这不是很奇怪吗？从小到大，我们都接受广阔交友才是美德的教育。要和大家和睦相处哦、要爱你的邻人哦，之类的。可是换成交往或结婚时，就变成只能和一个人要好。假如没办法做选择，同时喜欢两个以上的人，就会出现像你这样大肆批判的人。真是太不讲理了。这个世界对我这种博爱主义者来说，实在很难生存呢。」

「……什么博爱主义者啊。你的话根本没有重量感。我才不相信你有办法平等地爱、爱三个人。」

「就算你这么说，世界上也没有能具体证明喜欢的程度的方法啊。话说回来，既然你知道我在学校是什么样子，就该知道我有多努力讨大家喜欢，不是吗？」

「你那个样子……只是逢迎谄媚而已。」

「都一样啊。而且话说回来，逢迎谄媚有什么不好的？不但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对方对自己有好感，是很健全的交易哦。没有人会讨厌这种事，除了像你这种特别会忌妒别人成功的人之外。」

「我才没有！谁要忌妒你这种人啊！我只是关心汐……」

「我也一样啊。不只汐，玲香、亚美、小空……为了她们的话，我就算赌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哦。」

全都是没听过的名字，应该是他的女朋友们吧——咦？

「……喂，等一下，你刚才讲了四个名字哦？」

「是啊。我喜欢的人总共有四个。玲香高中毕业了，现在是打工族；亚美是住在隔壁镇的高一生，兴趣是逛咖啡厅；小空还是国中生，正在用功念书想考上椿冈高中。汐的话……不用我说明，你也知道。」

「你连国中生……都出手？」

「我不喜欢出手这种说法呢。我是打从心底爱著小空，认真和她交往的哦。」

我开始觉得想吐。大脑整个揪结在一起，明明不冷，牙齿却不停打颤，掌心不断冒汗。

我舔了舔乾躁的嘴唇，把心中的污秽部分全部收集起来——

「……真恶心。」

接著用力排出，如此唾骂世良。

世良不生气也不难过，不只如此，还哈哈大笑起来。

「说得太过分了吧？别因为自己无法理解，就那样批评他人哦。」

说完后，世良仍愉然快地大笑不已。

我只能沉默不语。因为我发现，不管自己说什么，都像难看的辩解。

笑够了的世良擦了擦眼角，笑咪咪地看著我。

「还要继续吗？」

最后，我没办法再做任何反驳，离开车站。

回到家时，我脑中乱成一团，无法思考任何事。

不过，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以薄被裹住自己，听著传到枕头上的心跳声，安静地燃烧起昏暗的斗志。

我绝对不要让世良拿到全校第一名。那么做，不但是为了汐好，也是为了维护我的尊严。不论如何，我都不想输给世良。

&#10045;

星期三。明天起就是期末考了。

第四节下课时，我拿著一张影印纸，前往教职员办公室。

段考期间，学生不能进入办公室。不过规定也没有那么死，假如和老师在门口讲话，是没问题的。

我走进办公室，对离门最近的老师说「我找伊予老师」，请对方帮忙叫人。不久之后，绑著长长马尾的伊予老师从办公室后方走了过来。

我把手上的影印纸交给她。

「这是我的出路调查表。对不起，这么晚交。」

不是因为对出路感到迷惘，单纯是因为最近忙著念书，所以忘了交。

伊予老师接过调查表稍微瞥了一下，点点头。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不过，要不要挑战更好的大学看看？我看你最近上课很很认真，应该能再进步吧。」

「……嗯。我会想想的。」

因为我差点打出呵欠，所以晚了半拍才回答。

「怎么？很想睡吗？」

伊予老师苦笑。确实是这样没错。

打从礼拜一——和星原她们开了读书会，和世良说话的那天起，我念书的时间比之前更多了。昨天和前天我都念到早上四点，接著睡死到早上七点。睡眠时间当然不够，因此现在非常想睡。

这全都是为了不让世良拿到第一名的缘故。对立场摇摆不定的我来说，有强烈的念书动机也许是好事吧。但我完全不想感谢世良。

我含糊地笑著，「话说回来——」伊予老师改变话题。

「你最近和汐处得好吗？」

「咦？」

「你们不是挺要好的？最近常看你们一起回家。」

「哦……不，该怎么说呢。自从汐变成那样之后，我是常和他说话，但如果要说处得好不好……」

老实说，有点微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但是内心的距离，我就没有信心了。总觉得汐一直在隐瞒真心，而我也偷偷瞒著他，想拿到全校第一名。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能算「处得很好」吧。

伊予老师困扰地笑了起来。

「果然还是很复杂呢。十七岁本来就是多愁善感的年纪了。」

「我是十六岁啦。」

「细节不重要——老是吐槽这种事，会不受女生欢迎哦？」

不要多管闲事啦。我心想。

伊予老师将双手抱胸，表情稍微严肃了一点。

「不过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托了你和夏希的福，汐才能再次展露笑容。其实应该要靠老师们做好关怀体制才对的。」

——可是学校里有很多思想顽固的老师。

伊予老师以不被办公室其他人听到的音量嘀咕著。虽然音量很小，但是带著悲痛之色，我多少明白了她的辛劳。

「……老师也很辛苦呢。」

「那当然啊。光是准备期末考和暑假作业、社团活动就够忙了，还得特别照顾某名学生。工作量超多的哦。如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我早就摆烂了。」

说完，伊予老师轻轻叹了口气，忧愁地眯起眼睛。

「……汐是这年头难得一见的好孩子。虽然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不会骄傲，而且还很体贴。话虽这么说，但那种乖小孩反而容易一个人钻牛角尖，所以我一直有在特别注意……没想到他居然想变成女生。人心真的很难预测呢。」

「……是啊。」

我深有同感地点头。

两人沉默了半晌，「糟糕！」伊予老师想起什么似地叫道。

「话说太久，面都要糊了。」

「老师午餐是吃泡面吗？」

「是啊。」

「真朴素。」

「要你管。以前啊，我也会自己带便当哦。但是你应该不知道，每天一早起来准备便当有多辛——」

「面要糊了哦。」

「呜哇我有种被随便打发掉的感觉呢……算了。那我要回去吃饭了。你的话，适度用功就好，别太逞强哦。」

「是。」

我说完，转身离开办公室。

教学大楼的二楼很安静，学生们的笑闹声从隔壁楼远远地传来。

老师也有老师的辛苦呢。我一面走在走廊上，心想。

从伊予老师的话听来，老师们之间应该也对汐的事有争议吧。说到「思想顽固的老师」，我立刻能想到好几人。虽然想像不出教师之间有过什么样的争论，不过伊予老师应该很辛苦吧。你可千万别累倒哦，我在心里祈求。

我在走廊左转时，「啊」两道声音重叠在一起。

汐刚好从转角处的对面走来。他现在只有一个人。我们一起停下脚步。

正当我思考著该对汐说什么好时，发现他手中有一张纸。

「你也是来交出路调查表的吗？」

「嗯。你也是？」

「是啊，我才刚交。」

「这样啊。早知道就和你一起来了。因为被世良缠上，所以晚了一些离开教室。」

世良。从汐口中听到这个名字，使我的心情郁闷了起来。

我想起前天的事。汐在知道世良有女朋友的情况下，仍然答应只要世良达成条件，就与世良交往。我还没向汐确认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想听汐亲口承认世良说的是真话。

汐朝著办公室的方向转身。

「那我走了。」

「啊、汐。」

我下意识地叫住想离开的汐。

汐停下脚步，以疑问的表情等我说话。我看著汐，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迷惘。

「怎么了？」

汐担心地发问。

「……世良，不是正经的家伙哦。他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

这些话无视我的思考与说话的先后顺序，自顾自地从我口中冒出。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说错话了。应该说，我觉得这才是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汐一点也不惊讶。

「我知道啊。」

砰！我有一种头部受到重击的感觉。

不敢相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有什么地方弄错了，继续发问：

「那，就算是这样，只要世良能拿到全校第一名，你还是答应和他交往的事，是真的吗……？」

「是啊。你听世良说的吗？」

我在极度动摇的情况下点头。

世良说的是实话。虽然还不确定会不会和世良交往，但汐的确认同了脚踏多条船的行为。一丘之貉。这个成语出现在我脑中，使我无法直视汐。我开始觉得汐很肮脏。

我别过头，汐朝我踏近一步，看向我的脸。浏海下方的灰色眼珠，带著认真的色彩。

「你觉得呢？」

「觉得？……不要和那种家伙在一起啦。他根本有问题。明明有女朋友了，还和其他人告白……不管怎么想，都不是好东西。」

「我刚听说时，也是这么想的哦。但是他……至少会在各方面顾虑我，所以对他有女朋友的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你觉得这样好吗？」

「是啊。世良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很诚实，和他在一起很轻松，不需要顾虑什么。」

我握紧拳头。

「……我不能理解。既然不是因为喜欢，为什么要交往啊？那么做只是浪费时间吧。反正那种人很快就会腻了，就算和你交往，还是会去追其他女生。那还不如趁现在拒绝他。」

「就算很快就腻了，我也无所谓哦……我觉得应该要累积一点和男人交往的经验。」

「可是！」

「你为何要那么生气？」

汐冷静地指出问题点。我只能沉默不语。

我没生气。虽然想这么回答，但是盘踞在我心中的这种不愉快，确实只能以生气来形容。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

不知道。不对，其实我知道原因，可是下意识地逃避把那想法化为言语。

我有如在黑暗中摸索似地，探索自己的内心。自己究竟想怎么样？究竟在追求什么？我以这些问题为镐，挖掘自己的真心。

最后，我总算抵达某个核心之处。

「我……不想看你被世良抢走。」

除了占有欲，什么都不是。不想见到曾经疏远过，但是又变得要好的童年玩伴，被突然杀出的外人抢走。就只是这样而已。虽然不知道这感情中是否有恋爱的成分，但不论如何，我就是不想看到世良和汐在一起，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我难为情到脸颊发烫，很想拔腿就逃。

汐把嘴唇抿成直线，用力握紧胸前的制服。以带著热度的眼神看著我。

「那，如果我不和世良交往，你……能成为我的什么人吗？」

我倒抽一口气。

「我……」

我说不出话。

沙沙。汐手中的影印纸发出被捏皱的声音。假如周围不是这么安静，我应该不会发现吧。但是，可以从那细微的声音中，感受到汐有多失望。

「……不必勉强自己啦。你不是喜欢夏希吗？」

汐笑著安慰我。那是温柔到会令人心痛的笑容。接著，他缓缓低下头。

「对不起，我得去交这个才行。再见。」

他不等我回应，径自朝教职员办公室前进。

「汐。」

我在汐身后呼唤，虽然他停下脚步，可是并不回头。尽管如此，我仍对他说道：

「我……我会尽可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事的。」

「……随便你。」

汐继续前进。

我凝视著那略带哀伤的背影，最后，转身回到教室。

期末考，就是明天了。

&#10045;

星期四。期末考的第一天。

我比平常早上学，一面忍住呵欠，一面走进教室。已经有许多同学坐在自己位子上了，气氛比平常肃杀很多。众人不是看著课本，就是和其他人讨论英文单字的意思。

其中也有星原与汐的身影。星原站在汐身边，两人正在讨论著功课。

我移动视线，见到一名打扮很花俏的女生。

是西园。她总算可以上学了。真岛和椎名坐在西园身边，她本人则是一脸凶狠地瞪著课本，似乎没空把汐放在眼里。我想她应该不会再找汐的麻烦了吧。

我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打开笔记。

我正在复习可能会出的英文单字时，发现身边有人。我抬头一看，是莲见。

「你这次很认真耶。」

莲见还是老样子，面无表情地说话。

「嗯，这次我是来真的。而且是以满分为目标。」

「难道是为了和世良比成绩？」

「怎么可能……」

其实就是那样，但我不爽承认。

「是吗？都可以啦。」莲见不怎么感兴趣地结束这话题。

我有点傻眼。

「实在搞不清楚，你到底对其他人有兴趣还是没兴趣耶。」

「有哦。应该说比一般人更有兴趣。可是我不想和其他人扯上关系。」

「所谓的以观察人类为兴趣吗？」

「大概吧。就像变成透明人，在旁边听别人讲话的感觉吧。只想听对话而已，不想介入。」

「你是妖怪啊……」

「因为人际关系那种事，太深入的话会很烦人。」

嗯。我以微妙的表情点头。这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莲见的思想。

他说的没错，人际关系很烦人。特别是最近这阵子，我深刻地体会到这点。与他人扯上关系时，喜欢或讨厌的感情会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变得剪不断，理还乱。

直到那天——放学后在教室和星原交换联络方式，在夜晚的公园见到穿著水手服的汐的那天——为止，我从来没有为了喜欢或讨厌他人而烦恼过。虽然有点孤独，但当时的校园生活比现在轻松多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曾希望时光倒流，回到那天之前。

预备铃响起，英文老师走进教室。

同学们纷纷坐下。「抽屉里不能放任何东西。」老师说完，把背面向上的考卷分给第一排的同学。

「还不能翻面。」

老师交待。

等全班都拿到题目和答案纸后，教室安静下来。自动铅笔在桌上滚动的声音、谁的咳嗽声、椅子的吱嘎声，全都变得清晰异常。

第一节课开始的铃声响起。

「可以开始写了。」

我心无旁骛地动笔。

英文是死记硬背的科目。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要趁著还没忘记时，尽可能地多回答几题。

我回答得很顺利，顺利到痛快的程度。几乎不需要思考，手就主动写出答案了。真愉快。也许是因为睡眠不足，使我有点亢奋了。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喀喀，笔芯前端隔著纸，敲打著桌面。

不到十五分钟，我已经写到阅读测验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不会的题目。

但阅读测验的话，就没办法立刻写出答案了。我以笔尖滑过文字，在脑中进行翻译。虽然不到一看就懂的程度，但也没有无法理解的部分。

阅读测验的文章是某个先人的经验。

某间汽车工厂在制造过程中出现错误。为了防止错误再次发生，上层订出了严格的检查程序。但是为了完成那些检查，反而压迫到了作业时间，使作业员出现了更多失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可能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

『但是做太多准备的话，反而容易造成更多错误。』

文章以这样的教训作为结尾。虽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章，但是被自己翻译后，却不可思议地觉得寓意深远。这和自己煮的菜特别好吃是一样的心理吗？

先不管个人的感想，我把答案写在空格中。既然看得懂文章，回答起来就不困难。

最后，我放下笔。

所有的空格已经全部填满了。没有任何题目不会。

——说不定可以拿到满分？

我心中充满自信。

在那之后，我开始检查答案，直到钟响为止。

之后的化学和古文，也都考得都很顺利。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满分，但肯定都有九十分以上。幸好考题的格式与题目都和去年差不多，得感谢借我考古题的真岛才行。

第一天只考三科。所以今天的考试已经结束，可以回家了。

班上弥漫著打败仗的氛围，不少人因为精神上的疲劳，或是叹息，或是趴在桌上。

「惨了——」「死定了。」「完全不会写。」「你看得懂那题吗？」

到处都有这类的声音。



「纸木同学，辛苦你了。」

我正侧耳倾听同学们的哀号，星原走到我身边慰劳。我觉得消耗的体力恢复了一点。

「嗯，你也辛苦了。考得怎么样？」

「呃～啊哈哈……」

星原空虚地笑著。那不是充满自信的笑容，而是除了笑，已经不能怎么办的笑容。看来我还是别多问比较好。

「先不管我了，你呢？」

「嗯。挺不错的。今天这三科应该行。」

「哦！好厉害！纸木同学真是太可靠了！」

这次是欣喜的笑容。我也因为被夸而感到开心。但星原开心的原因是「我能阻止世良拿到第一名」，这么一想，就觉得她看著的人不是纸木咲马，因此有点空虚。

话虽这么说，不过我也同样想阻止世良拿到第一名。所以还是先别想太多，单纯地开心就好。

「明天是数学。还有不懂的地方吗？」

「没问题。多亏了上次的读书会，我已经大致做好对策了。」

「太好了太好了！就这样一路冲到最后吧！」

星原很有活力地说著，「大家辛苦啦！」但是另一头出现更大的声音。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在门口见到世良。这么说来，现在是他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班呢。

世良一面对附近的同学说「有够累的耶」「辛苦啦～」一面朝汐走去，就在这时，他与我对上视线。

「哦！这不是咲马吗？什么啊，原来你和汐同班啊？」

你之前都没发现吗？

世良改变方向，朝我走来。由于世良对所有人的态度都很友善，所以其他人并没有因此注意我们。

「辛苦啦。要不要来片口香糖？」

「呃，不用了……」

「是吗？很好吃的说——」

世良说著，从口袋中拿出片状的口香糖，打开银纸放入嘴里。他一面咬著口香糖，「夏希，你考得怎么样啊？」开始和星原聊天。

「呃～可能有点危险吧……」

星原困扰地笑著。「哦～？」世良应声。

「不然我来教你功课吧？」

并以轻松的语气提议。

我吃了一惊。让世良教星原功课……当然不行。

「那、那你呢？」

我抢在星原开口前发问。就算不这么做，星原应该也会拒绝世良才对，但如果万一星原答应……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插嘴。

对于我的介入，世良稍微睁大眼，但是又立刻露出平常那种软趴趴的笑容。

「当然是轻松得点啰～毕竟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嘛。」

「……你很有自信呢。」

「因为我之前念的高中程度更好啊。你也加油吧，虽然不可能拿到第一名就是了。」

他留下可恨的话后，去找汐了。

感觉就像被看扁了似地，很不愉快。

「纸木同学，你要加油哦……」

星原小声说著。虽然声音不大，但充满力量。

我用力点头，不想输给世良的竞争心再次燃烧。疲惫的脑袋一下子变得充满活力。

回家后要马上开始用功。明天的数学是我的死穴，要再一次把公式记在脑子里，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一定会做到最好的。

尽管我充满斗志，考试的第二天却面临了最坏的情况。

也许就是因为斗志太高昂了，昨天我念书念到深夜，坐在椅子上睡著了。害我现在身体像灌了铅般沉重，关节也时不时发疼。

如果只有这样就算了。

我的头和喉咙都非常痛。我摇摇晃晃地下楼，在客厅量体温。三八・七度。

感冒了。

平常的话，我会打电话到学校请假，可是今天和明天，不能轻易请假。

……不，应该可以吧？段考当天生病请假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等感冒好了之后再补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假，因为我现在身体非常沉重。

我迷惘了一会儿，打电话到学校。虽然怕时间太早了没人接电话，幸好一年级的老师已经到校了。

接电话的老师告诉我，会以『可能的成绩』来打分数。

假如在段考时请假，缺考的科目将会以我过去的段考平均成绩来打折扣。不过有时候也会依有没有医生证明，或入学时的成绩来扣分。

总之，简单地说，假如我今天请假，数学肯定拿不到九十分。顶多只能拿到五十、六十分吧。其他科目应该也差不多。

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就不可能拿到第一名了。

我挂上电话，吞下感冒药，做上学的准备。

吸了户外的空气后，身体也许会好一点。虽然我如此期待，但当然没有那种事。不只如此，骑到学

校时，我已经喘不过气，光是爬上楼梯就很困难了。

我奄奄一息地进入教室，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教室内的喧闹声，直接回荡在我脑中。我拿出数学课本，开始翻阅，可是头痛与身体的沉重，使我完全无法把内容看入眼中。

这样下去，我有办法专心考试吗？

不安使我胃的抽痛了起来，并开始想吐。早知道就别吃早餐了。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感冒啊……不对，正是因为这种时候，才会感冒吧。

最近这几天，我不但睡眠不足，还为了准备考试，累积了许多压力。如今已经超过容许范围，以感冒的形式爆发了。也就是说，我的自我管理失败了。但后悔已经太迟，总之要把数学……

「——同学——纸木同学？」

我惊讶地回过神。

抬头一看，星原正站在我身边，担心地看著我。

「你、你还好吗？你的表情很可怕哦。」

「啊～因为我感冒了……」

「咦咦！？有发烧吗？」

「嗯。量过体温了……」

「几度？」星原问，「三十八度。」我老实地回答后。星原瞪大眼睛。

「你还是请假吧。」

「不行。这样成绩会掉下去的。」

「可是……」

「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就考完了，我会撑过——」

说到一半，鼻水流了出来。我吸了吸鼻子。想当然尔，感冒正在恶化。

星原的眉毛困扰地低垂成八字形。

「……你在逞强吧？」

「没有啦……哈哈……」

我试图笑著蒙混过去。

见状，星原的表情变得很认真。「等我一下。」她说著，回到自己座位，从书包中拿出什么后，回到我身边。

她把那些东西交给我。是三包面纸与牛奶糖。

「这些给你。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总比没有好。」

我觉得胸口发热。

「谢谢你。因为我没带面纸，你帮了我大忙哦。还有谢谢你的糖果。」

我道谢，但不知为何，星原有点悲伤地垂眼。

「真的不能逞强哦。我只能帮这么点忙，对不起……如果真的受不了，还是请假吧，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优先哦。」

「星原……」

糟了，好想哭……人在虚弱时被温柔对待，真的很容易被打动。

就算星原的温柔是因为汐的缘故，我对此感到开心，仍然是事实。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不好。

我对她展露笑容。

「谢谢。就算没有你的拜托或汐的事，我还是想拿到第一名，我会努力到最后的。」

「……嗯。那我也会期待的。但是真的不能逞强哦！」

星原也笑著回应，回到自己位子。

好。加油吧。

今天的最后一科，世界史结束了。

我一把答案纸交给前座的人，身体立刻失去力气。

好、好痛苦……感冒药，一点效果也没有……

外头明明蝉声大作，我却因身上的汗水而感到寒冷。再加上鼻水流个不停，假如没有星原给的面纸，我光是吸鼻水就够了，根本没时间作答。

喉咙的肿胀也变严重了。光是吞口水，就会感到剧痛。现在我完全不想说话，所以就连过来关心我的星原，我也只说了两、三句话后就结束交谈，开始收拾书包。总之，我现在想尽快回家。

我收好书包，撑起沉重的身体起身时，与汐对上视线。他似乎以欲言又止的眼神看著我，可是我现在没有和他说话、或是思考他眼神的力气，我直接离开教室。

期末考第三天。

虽然昨天很早就上床睡觉，可是病情仍然没有好转，而且发烧还变严重了，全身不断地冒汗。也许眼睛里的水分也蒸发了吧，我觉得视野很模糊。是最近几年最严重的一次感冒。就连那个对哥哥说话很难听的妹妹彩花，也担心地问「哥，你真的要去学校？」看来我现在应该显得非常憔悴吧。

不过，我当然要去学校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撑过今天，就可以直接休息到放暑假。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使出全力逞强。

我吃下感觉没什么用的感冒药，做好准备就出发去学校。

一走出家门，火辣辣的阳光与热气，就毫不留情地灼烧著我。眼睛深处感到刺痛，而且阳光似乎有重量似地，压著我的身体，使身体沉重到几乎走不动。

由于双亲比我和彩花更早出门上班，因此没办法送我到学校。既然如此，我也只能自立自强了。我从院子里拉出脚踏车，朝学校前进。

脚踏板很重，意识愈来愈模糊。假如停下踩脚踏板的动作，似乎就会直接倒在路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挤出所有力气，勉强抵达学校。

我换了鞋，经过走廊，进入教室。

我正坐在自己位子上发呆，啪啦！前方的人的自动铅笔掉到地上。物理老师走了过来，帮那学生捡起自动铅笔。

——咦？考试，已经开始了……？

我一惊回神。老师走进教室、发下考卷与答案纸、铃声响起……所有的记忆一口气涌入脑中。

我的头皮涔涔冒汗。

不好了不好了，刚才完全失去意识。考试早就开始了。

我把视线放在桌上，眼前是空白的答案纸。我看向时钟，物理考试已经开始十五分钟了。难道我睁著眼睛睡著了？记忆模糊到不知道刚才自己怎么了。

我连忙在答案纸上写名字，开始解题。自动铅笔的握柄部分被汗水弄得又湿又黏。

文章式的问题读起来很吃力。我的专注力涣散到和连续熬了两天夜差不多。光是阅读问题，就会看到失去意识，不知道自己看到哪了。这种情况不断发生。

我对问题无法进入脑中的事感到焦躁，焦躁反映在手劲上，使笔芯一直折断。离考试结束只剩十分钟，我有一半的答案没写。

我用力地拍打自己的两颊。

我拚命解题，连眨眼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鼻子完全塞住了，我只能像兽类般呼呼地用嘴呼吸。只剩一分钟了。

填满最后一个空格时。

铃声响起。

我把答案纸交给前面的人，趴在桌上。

——好恶心。

第二节。我一面填著地理的答案，在心中不知道第几次示弱。

头痛与呕吐感一直无法消除。手臂因汗水而黏在答案纸上。早上吃的土司与香蕉在胃中翻滚不已。

真的很恶心。我的心不断哀号。身体好重，好想吐。好恶心。

——恶心。

我脑中突然响起西园的声音。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想起那家伙的话呢？西园说的恶心，不是身体不适造成的恶心，而是对汐的人身攻击。

真是过分。我心想。

哪里恶心了？汐明明很适合穿女装。虽然身体是男性，而且声音有点低沉，但外表看起来和女孩子没有两样。有问题的不是汐，是西园的眼睛吧。

而且说到令人恶心的家伙，世良才是真的恶酒吧。

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连国中生都出手，还想染指汐。根本是污秽的集合体。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汐能和那种人相处。

……咦？

西园对汐说的『恶心』，与我对世良说的『恶心』。

两者其实没有任何不同？

地理考试结束。经过短暂的下课后，开始考现代国语。

这是期末考的最后一科，只要撑过去，我就能从漫长的苦行中解放了。可是，第二节考试时冒出的问题，仍然黏在我脑中。就像发霉似地生根，不论我多努力忘记，都会钻入思考之中。除非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否则那问题可能会一直留在脑中。

所以，我以发热的脑袋思考。

我和西园的『恶心』，是相同的吗？

不不不，不对。当然不一样了。西园的恶心只是人身攻击，我的恶心不是人身攻击，是我纯粹的感想。所以，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呃……

完全想不出有什么不同。因为发烧，所以脑袋无法正常运转？不，应该不是那样。因为，我们有明显的不同。两者应该差很多的，只是无法说明……

——难道说，是一样的吗？

『你根本只是在说汐的坏话而已。「你们应该接受因为不能理解汐所以攻击汐的我」？你是白痴吗？」

『别因为自己无法理解，就那样批评他人哦。』

我对西园说的话，以及世良对我说的话，在我脑中重播。

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说出这两句话的前因后果非常相似——都是在没有足够的根据的情况下，把对方想成恶者，唾骂对方。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一模一样。

我和西园都在见到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时，产生了拒绝反应。简单来说，就是基于偏见，说对方『恶心』而已。不对，西园的恶心中还有「希望汐能变回男人」的愿望，以及「不希望汐过得很辛苦」的体贴在内，偏见说不定比我少。

那么，我呢？

到头来，我也只是充满偏见，排他性极强的乡下人吗？

怎么可能？是在开玩笑吗？

我不想承认。不想承认，可是不得不承认。假如不趁现在承认，真的会回不了头。

该死。我一下子羞愧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发现这件事？其他时间也可以吧？现在正在考试哦。必须快点作答才行哦。可是。啊，可恶。高热与后悔使我大脑糊成一团。我这个人真是太肤浅了。

——可是。

可是啊。

恶心的事，果然还是很恶心。

我完全不想理解世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单纯的无法接受。不管是谁，应该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虽然把这想法说出口是不妥的，可是觉得恶心，已经是无法改变的心态了。就算说这种话会被指

责是直接摆烂不想改善自己，但我无论如何就是受不了世良，所以不希望汐和他交往。

铃声响起。

期末考到此结束。

&#10045;

期末考完的下午，我到附近的诊所看病。

勉强自己去学校考试，果然还是太乱来了。「太逞强的话会死哦。」医生以认真的语气对我发火；「没死算你运气好。」父母如此取笑我；「你是白痴吗？」彩花露出傻眼的表情。每人的反应各不相同。

回家后，我像空壳子一样躺在自己的床上发呆。在期末考中燃烧殆尽的我，光是从床上起身，就艰难万分。

尽管如此，晚上星原打电话来时，我还是一秒就跳起来接电话。

『纸木同学辛苦你了！总算跑完全程了呢！你真是太厉害了！虽然最后一天的你看起来和僵尸没两样，所以我很担心就是了！』

「哈哈……确实是那种感觉呢。我也觉得自己快死了，所以根本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

『有、有那么极限吗？』

「说真的，我那时真的是差一点就昏倒了。所以……对不起，我不知道能不能赢世良。」

我老实说出自己的应考感想，『没关系啦没关系！』星原紧张地安慰我：

『应该说根本没没想到，你会拚到那种程度呢。对不起，对你做了那么无理的要求……你有希望我为你做的事吗？』

星原突然发问，我不禁心跳加速。

数不清的『希望星原做的事』在脑中浮现。我想了很久，选了最安全的要求。

「小……」

『小？』

「小说。我想和你多聊一些小说的事……之前推荐你看的书之类的，如果看完了，我希望能听听你的感想。」

『咦～只要那样就行了吗？那种事简单啦！不过我只看了第一本的一半而已——』

虽然星原那么说，但还是以那一半的内容为起头，滔滔不绝地聊起小说的事。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书、今后想看哪些书……因为我喉咙痛，所以只能听，不能多聊，有点遗憾，但我还是幸福到觉得自己有努力真是太好了。

几天后。

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我的身体也完全恢复了。以快死的状态参加期末考的那几天，如今回想起来，甚至令人有点怀念。

今天是第一学期的休业式。

椿冈高中的所有学生，集合在闷热的体育馆里。我心不在焉地听著校长的无聊演讲，想著期末考的事。

考卷已经全发回来了，我每一科都有九十分以上，肯定有前十名。

可是，我不知道世良的成绩。直接问他的话，他应该会告诉我吧，如果他的总分比我高……想到这里，我就不敢发问。话说回来，就算我的总分比世良高，也不一定能拿到第一名，说不定有比我和世良更高分的人。

不过，这件事，今天就会有个了结了。

「——休业式到此结束。」

校长总算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让学生们回自己教室，由各班导师发成绩单了。到时候，就能知道自己的名次了。

我很紧张。虽然一开始只是不想让世良拿到第一名，但既然拚到这种程度，我也真心想拿到第一名了。

在教务主任的号令下，二年级学生们开始离开体育馆。相对于学生人数，体育馆的门有点窄，一群人因此挤在门口。

咚，有人撞到我的肩膀。

「啊，对不——」

先道歉的人，是汐。

发现撞到的是我，汐露出惊讶的神色。但他又立刻尴尬地别过头，加快速度走远了。

我有点难过。

期末考结束后，汐就一直躲著我。明明能和世良或星原普通地说话，却特意与我保持距离。

我大概猜得到原因。应该是因为我说了「不想看你被世良抢走」那种话，所以他心里有疙瘩吧。老实说，我也觉得有点尴尬。

不只考试的排名，这部分也是我一直忧心的问题。必须想点办法才行。话虽这么说，可是我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

从明天起，就是暑假了。仅管如此，我的心情却很沉重。

回到教室的不久之后，伊予老师就进来了。正在聊天的同学们就座，转换心情，面对最后一堂班会课。

「从明天起就是暑假了呢！」

讲台上的伊予老师很有活力地说著。

「这学期发生了很多事呢。大家过得快乐吗？还是很辛苦呢？应该没办法简单地断定吧。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放暑假了，你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飞快，要尽情享受暑假，不要留下遗憾哦！」

「啪！」伊予老师拍了拍讲桌上成叠的纸。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成绩单。

「让你们久等了。接下来要发成绩单了哦！」

教室内吵嚷了起来，期待与不安的声音此起彼落。

伊予老师照五十音的顺序叫名。我是八号，很快地就轮到我了。

「纸木咲马。」

我起身，走到教室前方。

伊予老师看著我，笑咪咪地开口：

「你这次很用功哦。」

我接过背面朝上的成绩单，回到自己座位。

心脏剧烈跳动著。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翻开成绩单。

「……咦？」

年级排名的栏位上写著『1／214』。

我揉了揉眼睛。印在纸上的，仍然是『1／214』。座号八号以及班上的排名都没错，所以我当然没有拿错成绩单，这是纸木咲马的成绩单，不是别人的。

咦……那么，我真的拿到第一名了？这……呜哇，真的吗？咦？哇噢！

发完所有人的成绩单后，伊予老师又说了什么。但完全无法进入我脑中。心脏吵得让我听不见其他声音，身体因兴奋而颤抖，整个人轻飘飘的，没有真实感。

「起立。」

班长发号施令，我比其他人慢了一拍起身。所有人一起敬礼。

伊予老师离开后，班上同学们开心地迎接暑假，开始互相邀约去玩或离开教室前往社团。

星原走了过来。她战战兢兢地地窥探著我的表情，发问：

「纸木同学，怎么样……？」

我僵著脸，把成绩单拿给星原。

「第……第一名。」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三个字说出来。是了，我是第一名呢。说完后，我总算有了真实感。

星原震惊地以手掩嘴，兴奋地在原地跺脚。

「太厉害了！真的是第一名吗！？哇！纸木同学你太厉害了！」

「没有啦，哈哈……」

星原有如孩子般开心地叫著，吸引了还留在教室中的同学们的注意力。接著，我的成绩被传开了。

「咦？纸木是第一名？」「哦——」「他有那么聪明吗？」「所以不是世良第一名啊？」「我比较想看到世良第一名呢——」「我懂。」

惊讶与失望的声音传入我耳里。

事到如今，我才想起一件事。

我拿到第一名的话，意思就是，世良不是第一名。

「不好意思啊！我没拿到第一名～～」

说人人到。世良边说边走进教室。虽然他是以哭音那么说的，可是脸上却笑容满面。

「真可惜」「下次再拚拚看吧」其他人纷纷对他这么说。从同学们的反应可知，大家都希望世良拿到第一名。虽然八成是因为「这样比较好玩」而已。

世良来到讲桌旁，不知为何，转变方向朝我走来。他不是来找汐的吗？但这是个好机会，因为我有事非对他说不可。

「唷，咲马、夏希，你们考得怎么样啊？」

星原轻轻耸肩。

「我完全不行……不过，纸木同学很厉害，是全年级第一名哦！」

她有如讲自己的事般，骄傲地挺胸回答。由自己说出来有点可耻，幸好她主动帮我说了。

就算是那个世良，应该也会因此露出有点不甘心的表情吧。虽然我那么想，但他的扑克笑容仍然没有消失。

「哦～～～！真厉害。早知道你那么会念书，就找你教我功课了～」

与期待中的反应不同，世良开心地拍著我的肩膀。我不知该怎么反应。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呐，世良。」

「什么事？」

「上次说你很恶心。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这是我非对他说不可的话。

我并非认同了世良的恋爱观，就算是现在，我也认为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是不应该的。而且他还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对汐告白，更是不可原谅。话是这么说，但因此劈头否定他整个人，还是不对的。所以我有必要道歉。这是很单纯明快的道理。

「有那种事吗？」

世良笑著，歪头发问。似乎已经不记得了。算了，我早就猜到他会是这种反应。因为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去找他，所以拖到现在才说，已经隔太久了。

「忘了的话就算了……话说回来，你第几名？」

「唔～我啊——」

世良说著，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折得小小的纸。

那是成绩单吗？他把那张纸放在我桌上，似乎要我自己看。干嘛不用说的就好……我心想，打开那张纸。

果然是世良的成绩单。我把目光移到排名的部分。

『34／214』

世良的年级排名是第三十四名。

「咦？」

我忍不住疑问。

第三十四名。就全年级来看，这名次不差。但既然世良宣称要拿到第一名，而且听说他成绩非常好，这名次就令人无法理解了。星原从旁边探头，看到排名后，也同样露出困惑的表情。

我询问原因般地抬头看向世良。「没有啦——」只见他难为情地刮著脸颊。

「因为考到后来就腻了……」

「啥？」

「所以我开始在答案纸上画四格漫画。」

「……啥？」

什么？四格漫画？他刚才说，在答案纸上画漫画？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腻了？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可能有那种事。这明明是和汐有关的重要考试，居然说腻了……

——啊，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这是在帮自己找藉口。

虽然听说这家伙的成绩很好，但其实没有好到那种程度。不论多用功念书，别说第一名了，连前十名都挤不进去。所以才会以「腻了」这种难看的藉口，假装自己没有认真考试。

我差点露出笑容。只要摸透他的心态，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可悲的家伙。

……可是，真的只有那样吗？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个解释。脑中有个部分正在说「如果是这家伙，真的有可能乱搞」。

我再次看向成绩单。最上方是排名，接著是各科成绩。

我睁大眼睛。除了某两科，世良几乎每一科都满分。至于那两科——地理和现代国语，分数则是异样地低。我记得那两科是最后一天的倒数两科。就世良的说法，就是「考到后来」的科目。

难道说，这家伙真的……

在考到一半时，腻了？

「开什么玩笑……」

我头皮一阵阵发热，起身瞪著世良。

「你对汐果然不是认真的。」

「不不不，我当然是认真的哦，只是对这次的考试提不起劲而已。虽然这次输了，但我不会放弃哦。而且说起来，考试成绩本来就无法测量感情的深浅吧？」

看著鬼扯的世良，我涌起难以言喻的愤怒。但同时，脑中深处的某个部分也突然冷却了。

我可能稍微能理解世良这个人了。总而言之，这家伙以逗弄人，观察对方的反应为乐。比起良心或自尊心，满足好奇心才是他的优先事项。他的行动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不行了。我再也没办法信任这家伙了。我刚才为什么要向这种人道歉啊？

「你真的……非常，非常差劲。」

「这么说太过分了吧？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哦？」

「什么诚实，你——」

「纸、纸木同学。」

星原拉了拉我的手。

我在怒气未平的情况下看向她。她似乎很在意旁人反应似地左右张望。

回过神时，还留在教室里的同学们全都看著我们。其中有好几人眼中亮著八卦的光芒，兴味盎然地看著我和世良争论。

发现自己的愤怒变成别人眼中的笑点，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像白痴。怒气立刻萎缩，只剩下对世良的纯粹厌恶。

我轻轻地深呼吸，瞪著世良。

「我果然很讨厌你。」

「不过我挺喜欢你的哦。」

「哈哈。」世良愉快地笑著。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感。星原也以轻蔑的眼神看著他。

短暂的停顿后，世良突然像是投降似地轻轻举起双手。

「是是是。我懂了我懂了，那么败家之犬就快点撤退吧。我也不想惹人厌呢。」

不用担那种心。我和星原对你的观感已经差到谷底了。

「再见～」世良若无其事地挥手，离开教室。被折过的成绩单仍然在我桌上。

真的是本性很差劲的家伙。到底是吃什么长大，才能长成那么恶劣的性格啊？可以的话，我再也不想和那家伙扯上关系，也希望汐与星原都别和他扯上关系。

见教室中的气氛缓和下来，我搔著后颈，看向星原。

「谢谢。幸好有你阻止，我才能冷静下来。」

「不、不会。那没什么……」

星原不安地环视教室。还在在意其他人的视线吗？我如此心想，又立刻明白真正的原因。

「咦？汐呢？」

到处都见不道汐的身影。难、难道？

「槻木早就回去了哦。」

站在我身后的莲见出声。他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虽然有点在意，但现在不是管那种事的时候。

糟了，被世良浪费太多时间。那也是当然的，和世良说了那么多无聊的话，他当然会先回去了。

「谢、谢啦。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莲见点头。

我和星原迅速收拾好书包，离开教室，朝鞋柜区前进。在快到一楼的楼梯发现汐的背影。

「啊！找到了！小汐——！」

星原呼唤，汐肩膀一震，回过头，犹豫了一下后，拔腿就跑。

……咦？逃走了？

我和星原面面相觑，星原脸色大变。

「快、快追！」

「嗯！」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不能让汐自己回家。

我和星原一齐追了上去，可是在转角处追丢了汐的身影。我们搜了一下鞋柜区，汐的鞋子还在，表示他仍然在校舍里。

我们决定分头寻找。我前往教学大楼，星原到餐厅与图书馆找人。

我一面在走廊上奔驰，一面推测汐可能前往的场所。

教学大楼的二楼有教职员室，三楼是文化社团的社团教室，再上去是屋顶。但通往屋顶的门上了锁，无法上楼。话虽这么说，但汐应该不会停在可能被人发现的二或三楼。所以我继续向上跑。

果不其然，我在通往屋顶的门口处发现汐。他把书包放在一旁，背对著我蹲在地上。

我一面走上楼，一面调整呼吸，「汐。」呼唤他的名字。

隔了一拍后，汐起身回头，以略带险恶的表情，冷冷地向下看著我。

面对汐散发的拒绝之意，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但我不打算退让，再次朝汐迈步。

「汐，我们一起回——」

「听说你拿到第一名？」

汐打断我的话。

「你没那么聪明，考试那几天又感冒，应该不可能考太高分。但你却拿到第一名，表示你真的拚了命在念书。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汐的语气粗鲁了起来，我困惑地回答。

「……为了不让世良拿到第一名。」

「为什么不肯让世良拿到第一名？」

「因为……那家伙不是好东西。你刚才可能也在教室听到了，那家伙对你果然不是真心的。明明说要拿第一名，其实只有三十四名。要是知道他根本没那个心，我就不需要那么拚了……」

我说完，汐用力抓了抓头发，重重叹气。

「……世良的事不重要啦。」

「不、不重要……他从一开始就只玩玩而已哦？」

「我知道啊。他不是认真的。只要聊过就知道了。」

我忍不住脱力，肩上的书包滑落地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啊啊！真是的！你为什么不懂啦！」

汐突然发起脾气。

无法跟上他的情绪，我狼狈了起来。

「我是不懂啊……所以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到底想说什么？」

「用心体会啦！笨蛋！」

「所以说你不说出来的话我就不会懂啊！我和你不一样，不会察言观色啦！」

「因为我不想放弃啦！」

凌厉到刺耳的叫声。

我有种腹部遭到重击的感觉。透过鼓膜传来的汐的感情压迫著肺脏，使我难以呼吸。

「我不想放弃你……可是，我已经累了……所以想忘了你。只要能让我忘了你，不管怎么做都好。可是你却……」

灰色的眼睛亮起锐利的光芒。汐突然掀起我的领子，把我用力按在墙上。「呜！」从背部传来的冲击，使我忍不住吃痛轻呼。

揪住我领子的手，正在微微发颤。

「咲马，你到底想怎么样？拿到第一名后和我交往吗？不是吧？你喜欢夏希，是为了表现给夏希看，所以才拚命用功的。你快点这么说啊。说你根本不在乎我。半调子的温柔最折磨人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悲……」

汐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著。

原本愤怒的眼神，如今脆弱地摇晃著，眼中浮起薄薄的水膜。

「说清楚啊。拜托你。说你一点也不喜欢我。一直以来，我对很多人说过这句话。不论是要好的女生，或是交情普通的女生，就算我不愿意，也一直用这句话伤害她们……可是你，却一直不肯明说。你真是太软弱又卑鄙了……」

「汐……」

我缓缓地把手覆在汐的右手上。

白皙、纤细、冰冷、骨感无肉的手，令我觉得悲哀。

我沿著汐的手臂向上看，细细的脖子、小小的脸蛋。嘴唇紧抿，脸上泛著潮红，从门上的玻璃窗射入的阳光，使灰色的眸子变得明亮。银色的发丝有如织入了光线似的，闪闪发光，在头顶形成光圈。

又可爱，又美丽，又眩目。

但是，我果然……

「……我知道了。」

我不能让汐继续痛苦下去了。

把自己的心情分析清楚吧。不能再以『不知道』来解释对汐的感觉。说起来，在回答『不知道』的



那个时间点，我的答案早就出现了。当时的我，在仔细检视自己的心情后，试图摸索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方法。

可是，没有。

「对不起。」

我道歉。汐有如忍受痛楚似地紧咬嘴唇。

胸口很痛。汐应该受伤了吧。说不定会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可是。我必须斩断这段感情才行。这肯定是被喜欢上的人的责任。

「我喜欢星原。所以……我不能和你交往。」

汐低著头，用力揪著我的领子。

我痛切地感受到从胸口传来的痛苦与悲伤。

「可是啊，汐。」

汐仍然低著头，我不在意地继续说下去：

「我和你的关系，不会因此结束的。就算你觉得尴尬，我还是会一直干预你的事；就算你嫌我烦人，我也绝对不会因此住手。不论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一定会介入。因为我是你的童年玩伴。」

呜噎声从汐的口中传出，汐如抓住浮木似地揪著我的领子，无声地哭泣。

我抚摸著眼前的汐的后脑。一点也不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厌恶。只是因为后脑就在容易抚摸的高度，而且我觉得该摸，所以抚摸了起来。

我以汐听不见的音量轻轻叹了口气，抬头向上方看。隔著镶在通往屋顶的门上的窗户，可以看到四角形的蓝色天空。

汐停止啜泣。

「……对不起。」

「没什么啦。你不用在意。」

我回答。汐抬起头，以带著眷恋的湿润眸子，自下而上地看著我。

泛红的脸颊、冶艳的气息、湿润的睫毛。

——我倒抽一口气，心脏剧烈跳动，有种发烫的血液在全身流窜的感觉。兴奋与恐惧在心中交错，全身发直，有种面对位在顶点的捕食者的感觉。

有那么一瞬，不是藉由鼻腔，而是透过肉体，透过刻在全身细胞内的初始本能——从汐的身上感受到，只能以女人味形容的气味。

汐扯著我的领子，把我的上身拉近。

把嘴唇按在我的唇上。

那是。

我的初吻。

……咦？

什么？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汐立刻把脸退开，难以置信似地睁大眼睛，嘴唇发抖。

「对不起，咲马，刚才那，不是……」

「唧！」橡胶与木质地板摩擦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我和汐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星原正站在楼梯的转弯处。

「因为楼下没见到人，所以我往上找……呃，你们刚才……接、接吻，了……咦？」

星原陷入混乱。

我也混乱了。

汐应该也是。

极度混乱，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确实地听见了，什么东西崩毁的声音。

#### 第一卷 后记

本后记会提及小说的内容，请大家注意。

有一种说法：人类在逃命时，跑步的速度最快。我觉得很有道里。应该说《银荆的告白》其实是在想某个故事想到卡住时，把突然想到的点子寄给责编而开始的。接著进度愈来愈快，如此这般地成为本书。虽然不能说一切顺利，但是至少比过去的两部拙作相比，算是写得相当顺利。

本作的重心是「因槻木汐的告白而出现变化的人际关系」。

假如男性朋友突然穿著女生制服上学呢？

假如自己被同性朋友告白呢？

假如喜欢的女生，喜欢的是自己的童年玩伴呢？

本作是以我个人的想法，一一对这许多的「假如」做出回答。在这些情况下，他们与她们会有什么表情？会有什么想法？我想知道这个部分。

假如已经看过内文的话，说不定有些人会觉得在意吧。本作特地避开了某些词汇。之所以这么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本作不想把那些人物局限在特定的框架里。不管是哪个角色，我都希望能令人觉得就像自己身边会有的人物，可以自由解释这个故事。是说，我不只想在这个作品中那么做就是了。

希望《银荆的告白》能多少带给各位快乐的时间。

以下是谢辞。

责编滨田大人。

上次的后记写了什么？我翻开书，见到「我有预感下次也会很辛苦呢～」的句子。幸好没有真的变成那样……应该没有吧？今后也请您继续鞭策指导。我会努力写作的！

くつか老师。

感谢您这次也绘制了如此美丽的插图，真的太谢谢您了。每次收到插图时，我都有像打开枕头旁耶诞礼物般的孩子的心情。插图中的各种毫不妥协的细节，使我不由得正襟危坐，觉得自己也要更努力。今后也请多指教。

最后要感谢各位读者大人。

都是多亏各位认知到我这个人，我才能成为八目迷。今后我也会继续写作，可以的话，希望各位能继续宽大地眷顾我。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二〇二一年 六月某日 八目迷

〈参考文献〉

『変えてゆく勇気―「性同一性障害」の私から』上川 あや（岩波书店）

『人はなぜ不伦をするのか』亀山 早苗（SB クリエイティブ）

『「男の娘」たち』川本 直（河出书房新社）

『性別に違和感がある子どもたち』康 純（合同出版）

『性同一性障害って何？ ――一人一人の性のありようを大切にするために』野宮 亜纪／针间 克己／大島 俊之／原科 孝雄／虎井 まさ卫／内島 豊（緑风出版）

第一卷 插图

第一卷 Melonbooks 特典 狗派？猫派？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轻之国度 × 天使动漫录入组

图源：拉菲 & 公子夜殇

扫图：公子夜殇

录入：勤奋的懒惰的羊

修图：不会修图的 kid

「你在吃午餐时，都和汐聊什么啊？」

放学的路上。我不经意地对走在身边的星原发问。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虽然离期末考不到一个礼拜了，但世良还是把汐找去玩，星原的心情因此变差。话是这么说，不过她现在已经冷静一些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哦。例如上次——」

「小汐，你是狗派还是猫派呢？」

我边吃便当边问。

「又问得这么突然。」

小汐说著，微笑起来。就连拿筷子的动作也很美呢，和我完全不一样。我心想。

「你觉得呢？」

「咦～是哪派呢？唔……猫？」

「哦，猜对了。比起狗，我更喜欢猫呢。」

「有这种感觉！应该说我觉得你很像俄罗斯蓝猫呢。」

「哈哈，那只是因为我有俄国的血统吧？」

「咦！？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那样啦，我只是刚好想到而已——」

「开玩笑的。那你呢？你喜欢狗还是猫？」

「我、我吗？唔……应该是狗吧～」

「哦——确实有狗的感觉呢。适合你的品种……腊肠犬？」

「腊肠犬吗……应该不是因为我的脚很短吧？」

「不是哦。虽然腊肠犬看起来很可爱，但其实是猎犬哦。有事时会勇敢地面对比自己巨大的对手。我觉得这部分很像你哦。」

「哦哦～好厉害，可以做这么有条有理的回答。和我完全不一样……」

「我是在夸你，所以别太看不起自己啦。」

汐说著，优雅地把饭运进嘴里。

「——大概就是这样吧。」

确实是很普通的对话。就话题来说了无新意，但是很和平。

「那你呢？你喜欢狗还是猫？」

「我啊……」

唔唔，我沉吟起来。我喜欢狗也喜欢猫。再加上星原是狗派，汐是猫派，害我思考得比平常更久。

我想了一阵子，得出结论：

「……兔子？」

「不是狗派也不是猫派嘛……」

星原傻眼地回我。

因为我没办法做选择。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我想在更加瞭解星原——以及汐之后，再找出自己的答案。

是说，根本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就是了……

第一卷 Gamers 特典 Mix!  
“来，久等了。”

真岛咚的一声在我的桌子上放下装有茶色液体的玻璃杯。

地点在家庭餐厅。我、星原、真岛、椎名四人正在开学习会。这时真岛突然说“我去接点饮料哦

~”后离开了座位，回来后她手上就拿着刚才的迷之液体。

“我说真凛。”椎名叫着真岛的昵称。

“怎么了？椎名？”

“我点的应该是冰红茶吧。夏希是可乐，你的话是可尔必思对吧？”

“嗯，我记得哦。”

“那这是什么？”

“刚才你说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嘿嘿，真岛骄傲地挺胸抬头，坐回了座位上。

我和星原不禁苦笑。通过这个学习会我算是明白了，真岛她好像很喜欢恶作剧。几分钟前她这样缓解了险恶的气氛。不过这回就是单纯的恶作剧了。

“不要这样对待食物。”

这么说着椎名敲了一下真岛的脑袋。真岛辩解道“明明是喝的……”但我想问题不在那里。

“……所以，要怎么办？”

我指着饮料问。

“纸木，你可以喝哦。”

真岛回答我。

“不我才不要啊……说回来我什么都没点吧……”

“诶，是吗？那……我们四个一起猜拳，输了的人喝掉它，怎么样？”

才不是“怎么样？”吧。话说四个人，若无其事地就把我也带进去了啊……

椎名瞪着真岛开始说教，“给店里的人添了麻烦，你自己想办法。”，星原在一帮“算啦算啦”打起圆场。

“就当放松一下不也挺好的嘛，而且说不定尝了之后意外的好喝呢！”

“没错没错！夏希说的没错啊！中场休息很重要哦，椎名。”

椎名叹了口气，不情不愿地伸出了右手。然后真岛和星原也一样伸出右手。看起来猜拳已经不可避免了。我也只好伸出手参加。

真岛喊着口号，剪刀石头布——。结果我和真岛还有椎名是剪刀，只有星原一个人出了布。也就是说，只有星原输了。

“诶！骗人吧！我要喝吗？”

真岛说着“请吧”，若无其事地将杯子向星原那边推了推。

星原看起来虽然接受了惩罚游戏的结果，但还是没有拿起杯子来。一副真心不想喝的感觉。我实在看不下去星原这个样子，开口相助。

“……要不，果然还是我试试吧。”

星原的表情“唰”地亮了起来。但，很快又不安地皱起眉头。

“……可以吗？”

“嘛，反正自己的饮料也喝完了。而且，确实点在味道。”

说着，我将星原面前的杯子拿了过来。

星原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真岛吆喝着“上吧！上吧！”，不过很快被椎名制止了。

我试着尝了一口。也不是不能喝。只是细品一下后，可乐的甜味和可尔必思的酸味和冰红茶的涩味在喉咙里缠绕，稍微有些恶心。慢慢喝的话可能不太妙，一口气喝光吧！

我将空杯放在桌子上，星原和真岛发出欢呼，椎名一副无语的样子。

虽然感觉有些恶心，不过像笨蛋一样参加这种游戏，好像也挺不错的。